

海上大觀園

社會秘密寫真



上海中央書局印行

海上大觀園

第十七回 招羅羣賢創廣倉會 延聘多士辦女學堂

話說肖僧留住五人等散會送客之後，專與五人談論辦學事務。當翻開簿來，瞧那女人所署名姓，只見一個姓黎，號鞠潭，江西生員。兩個姓李，同是蘇州生員。一號竹如，一號佩五。一個姓邱，是如皋廩生。號久之。一個姓陳，號澹然，乃是安徽休甯舉人。這位舉人却有特別形狀，足令閱者解頤。肖僧一一依次請教。末了請教到陳澹然，說道：「足下就是陳澹然先生麼？這個陳澹然，恭恭敬敬立起來，兩手拱揖道：『兄弟是陳澹然。陳仲子之陳，澹而不厭之澹。然而所以之然，肖僧又問：『恭喜那一科澹然又立起說道：『兄弟僥倖癸巳恩科第八十五名舉人。座師是恩培，房師是李國華。題目是子謂子產全章。兄弟就中在首篇。』肖僧聽他說話，曉得是個書獃。看他身上穿一件青灰布夾衫，拖着地長一件天青小呢馬褂，約有二尺七八寸長。袖口足有一尺大帶一副銅邊月亮大眼鏡。坐椅之旁，柱立一把黑油紙雨傘。立起來時，纔見他着一雙青鍊布毛布底鞋子，看其服式，甚覺可笑。但肖僧因常聽夫人說起，對於讀書人，不可以衣服看輕他，所以仍不失恭敬之態。一會兒又說道：『我們今天

開會振興倉教。蒙諸位熱心贊成。來者都是老師宿儒。兄弟着實可以領教。現在此地罕夫人。因與倉教。想辦學堂。諸位都是富有經驗的。也能幫我們一下忙麼。各人聽了。都說很願。惟有陳澹然大模大樣說道。辦學之事。莫熟於我。我用了二十年苦功。居然僥倖中得一個舉。如辦起學堂來。能教得學生個個都像我。纔算得衣鉢真傳。肖僧笑問道。個個能像先生。要幾年呢。陳澹然道。四書五經讀起來。須要熟背。聰明的三四年。愚笨的五六年。還要學作文。這不是容易的事。至少也要兩三年。總要七八年。肚皮纔可讀通。旁邊邱久之忍不住說道。現在用不着四書五經了。如果照此辦起來。那是變成一個家塾。不是學堂了。陳澹然曉得說錯。自己並不會辦過學堂。未免有些虛心。連忙說到別處去道。今天我來這裏。如登天堂一般。肖僧聽他剛纔講些辦學事務。忽然又說出一句如登天堂一般。想此人必有什麼神經病。不覺暗暗好笑。一壁回過頭來問道。此話怎講。澹然道。我四十年來。到過多少花園。從沒有見過這樣大的花園。我看去竟無樣不好。不知到底有多少大。在他意思。以爲這是一種恭維的話。殊不知教人聽了發笑。肖僧道。原來如此。但是這個比方。未免太覺過分。敝處花園。也不過二百餘畝。澹然眼睛一張。忽然立起身來。大聲說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難道比文王之囿還要大麼。肖僧耐不住。只得笑了出來。同列四位。也莫不大笑。澹然正色說道。諸位孟

子謙讀過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並非兄弟造出來的。肖僧笑說道：原是原是。豈敢說是先生造出來的。不過文王之囿有七十里。二百餘畝。還不及遠甚。澹然道：不然。禮記王制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這樣比較起來。二百餘畝。總要到二百四十餘里。那文王之囿只得七十里。豈不是要大數倍麼。肖僧笑得肚子都痛了起來。無可敷衍。只得說道：先生實在書很熟。澹然道：兄弟書熟。所以僥倖中得一個舉。我們徽州那面有句俗語：四書熟。秀才足。兄弟連經書熟。所以能彀中舉。但是別處舉人。經書不熟的也很多。座中一位李竹如。乃是蘇州秀才。生性頗爲刻薄。插嘴道：四書熟。秀才足。這句俗語。吾們蘇州亦有。不過沒有聽見說經書熟。舉人足。想是貴省地方更上一層。澹然道：蘇州地方也有這句話麼。忙對肖僧道：是不是。到底我沒有說謊。至於經書熟。舉人足。我們徽州也沒有這句話。不過讀書可以中到舉人。經書未有不熟的。肖僧本來也想與他尋一下開心。聽李竹如與他尖酸。也就不響。落在旁聽聽。又想到今天開會如此收場。真好要子這一個人。倒要請他閒空之時。可以把他尋尋開心。肚裏打定主意。拱手聽講。又見李竹如問道：先生五經想是熟極。做起經解來。不必翻書了。澹然被這一下悶棍。竟打得無言可答。原來他是一個徽州鄉下人。只會死做兩句八股。偏遇了一個不通座師恩培。竟把他騙進。他不知甚麼叫

經解也未曾見過經解書。想了一想，只得含糊答道：「五經很難解的，兄弟到場中去，亦不能不翻書。一部五經體註，一部五經備旨，不能不約略看看。」李竹如聽了這幾句，陳澹然的分量完全被他掂了出來，有意與他開開心，便說：「先生出來，何以帶把雨傘？」大約昨晚見月離於畢，麼麼澹然茫然不解，面孔漲得緋紅，肖僧見他難爲情，只得代承上來道：「此典出於何處？」李竹如道：「此是孔子家語，也不能算什麼典。」孔子早晨出門，命帶雨具，午後回來果雨，門人問他，孔子說：「昨晚見月離於畢，詩經上不是說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所以知道。澹然聽了一聲，也不敢响，肚裏却着實佩服，但轉念一想，我是舉人，他是秀才，被他駁倒，豈不倒煤？只得支吾答道：「我早晨出來，北風甚大，恐防下雨，所以帶傘。正是詩經上所說：『聿彼晨風，鬱彼北林。』」在他之意，以爲你能賣弄兩句詩經，我也要賣弄兩句詩經。誰知李竹如一聽，尤其曉得這位先生讀書太不求甚解，忙問道：「今天早晨的風，怎樣鬱彼北林？」澹然道：「今天早晨是北風，我從南面來，走過有樹林的地方，俱望北面斜吹過來，鬱彼北林一句，就是這樣解釋。」李先生道：「先生講得很是，不過我們蘇州鄉下先生，真正不通，我幼年讀詩經，先生講與我聽，晨風不是如此講，他講是個鳥名，大約是他講錯的。」澹然聽了一驚，難道我又講錯了？想想看，晨風二字，那會像鳥名，且硬着頭皮頂他一句道：「這是貴老師講錯的。」晨風二字極淺顯，照字面

講亦容易得很。何必多研究。李竹如暗想。我倒不可以再駁他。使他下不來台。忙應道。是。說了一會。孫悟空正送客回來。走進裏面。見了五人。各道姓名。肖僧道。這五位都是願替我辦學堂的。悟空道。好極好極。兄弟是個老朽。辦學堂之事。全然不懂。總要偏勞諸位。彼此客氣了一番。內中黎鞫潭。李竹如。李佩五。邱久之。皆在本地辦過學堂的。邱久之。尤有經驗。只有陳澹然。雖是個舉人。却居住鄉下。自命不凡。看不起學堂。對於學務。從不過問。沒有辦學知識。孫悟空同五個談了數句。便請肖僧約個日期。再請五位前來商辦。今天時已不早。不如再約罷。肖僧因約定四月朔日。問諸位不知有空麼。五人皆應允。告辭出來。孫悟空送出大門。四人皆坐黃包車。只有陳澹然挾傘步行。一望知是書獃。到得四月初一日。陳澹然起個大早。即跑進園來。徐福告以上房關住。不能稟報。陳澹然便在園中各處遊玩。躡來躡去。足有五個鐘頭。徐福纔進去通報。陳澹然此時口也渴極。肚也飢極。周肖僧不知他來得怎早。便請他在花廳上坐坐。自己慢慢洗面吃點心。諸事都畢。然後出來。却又是一個鐘頭。一見澹然之面。笑著說道。陳先生來得很早。貴寓到此不遠麼。坐甚麼車來的。這句話並非肖僧有意打趣他。因看他今天沒有帶雨傘。以爲他或者坐了車來的。誰知陳澹然聽了兩手先除了眼鏡。然後拱手。對肖僧道。兄弟今天步行來的。兄弟向來喜歡步行。在敝處鄉間。每天可行七

八十里。現在寓在法界洋涇濱路公和客棧。到此地甚近。何必坐車。周肖僧道。安步當車。這是甚好。先生所寓旅館。每天房金要幾個錢。澹然道。此地客棧。很貴很貴。每天要二百文。肖僧不覺失笑。起先以為他說很貴很貴。定是每天兩元三元的大客棧。誰知說出二百文。乃是一個最小客棧。便又問先生幾時到上海的。澹然把頭一搖道。一言難盡。肖僧大驚。暗想何以所問非所答。澹然又正色說道。兄弟上一科會試。各處分硃卷。打抽風。沒有拿出什麼本錢來。這一科會試。兄弟逐年所積館穀。共有二百三十八元四百念四文。盡行拿了出來。帶在身邊。滿望今年僥倖中個進士。榜下知縣。分發到省。做他兩任。然後陞了知府。再補做兩個好缺。能穀滿到十萬。我就不想做官了。回家享享福。豈不舒服乎哉。誰知天竟不從人願。于是兄弟之財力竭矣。蒼天蒼天。何其薄待於我也。我所以當日出京。然我身邊血汗之錢。竟耗去一大半。豈不肉痛也哉。然而到了上海。却值貴園興倉教會。幸哉幸哉。乃得躬逢其盛。而且貴主人要辦學堂。兄弟可以幫助。得海上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說到此句。面上纔有笑形。肖僧聽他滿口之乎者也。很是好笑。本來存心要請他。當說道。先生如不嫌簡慢。請搬進花園來住。可以幫兄弟辦學堂。澹然當立起來。深深一揖道。敢不効犬馬之勞。肖僧回揖道。先生言重言重。正要領教。不必客氣。就請先生在此帳房內便飯。澹然道。如此說。兄弟竟老實。

不客氣了。兄弟今早來時，只買了二十文薄粥，兩股小油條。此刻腹中竟有些餓了。肖僧當交代帳房內添一副碗筷，請客人吃飯。隨引到帳房內，與吳先生交談。還有兩位幫辦帳房，都是舉輕之人。一姓楊，一姓陳，又有士良、士玉、肖僧請吳先生陪客。自己回到上房，告知螺螄。前日留了五位辦學人才，一個舉人是書獃子，今天書獃子先來了。我已留在帳房內吃飯。夫人道：他雖是書獃子，你不可看輕他。他既會中舉人，內才總是好的。你格外要加敬些。讀書人往往有犢氣。我見得多。肖僧道：這個舉人內才却是有限。前天幾被李秀才駁倒。夫人道：李秀才是有學問的。他可駁書獃。你不可駁書獃。下半年五位都來了。你留住孫先生，並請慧眼師父合商一切。剛要吃飯，徐福送進兩封信來。乃是許太太和嚴太太送來給螺螄的。螺螄拆開一看，都因前日開會，聽見螺螄想辦女學堂。兩家小姐並許多女親戚，都願前來讀書。螺螄當給回片打發去了。便對肖僧道：外面一班紳士都贊成我辦女學堂。我如今主意更是堅決了。我想現在一般女子講都平權解放。我開起學堂來，須要半新半舊。新學可從之處，也從他一二。一種不好習氣，總要刪除，并仍舊要讀女四書。這個宗旨等他們人到齊時，我也出去見見他們，商議一下。不多一刻，孫悟空到了。看見陳澹然正在帳房裏。談談闊論，却都是一種腐話。便問道：陳先生來得好早。陳澹然道：我早上七點鐘就來了。在此地擾

了午飯少頃。黎鞠潭邱久之也來了。兩位李先生來得稍遲一些。正值鐘鳴三下。慧眼山僧此時也走過來。同到西花廳。家人們早把茶碗擺齊。夫人又命丫環擺四盤乾點心。喚錫芷拿出去。肖僧與五人先敷衍了一陣。隨後夫人也走出花廳來。請教諸人名姓。陳澹然早把月亮大眼鏡除下。恭恭敬敬。把自己姓名報出。夫人最敬重讀書人。看澹然這副狀氣。一點不以爲奇。倒反處處周旋他。曉得這種人向在本鄉讀書。未曾出門過。所以有這一副狀氣。這也是陳澹然合當交運。所以碰到這位夫人。夫人隨又問慧眼山僧道。你計算計算看。這部經幾時可以抄完。慧眼山僧道。現在已抄到八成。今年還有七個月。大約可以抄完了。凡是經律論疏。都已抄齊。惟一種語錄。尙須採取幾種抄起來。不知夫人還是要石印。還是要木刊。兩位李先生都說石印好。邱黎二人說。都好的。只有這位陳澹然是舊學派。獨說木刊好。板子藏在家裏。隨時可印。夫人倒贊成陳澹然的話。即請帳房吳先生明日傳刻字匠來。又對吳先生道。刻字匠來時。價錢你可與他磋磨。大藏經稿子。可同慧眼師父接洽。說完。又與五人扳談道。諸位先生。都是高明學士。我這位表弟周肖僧。年輕沒有學問。想興起這個倉學會。教世界上人都以識字爲根本。他的志向。都還正大。我所以竭力成全他。但是識字必要讀書。讀書必要興學。現在擬先辦一個輕而易舉的女學堂。要請諸位先生幫忙。並要請諸位半

盡義務。我的初意。原想先辦一個佛教學堂。現在這些和尚。都是蠢俗之徒。沒有幾個識字。就是能識字。念經的。也解不出這經裏面的道理。我所以請這位慧眼師父來抄大藏經。我是從小父母見背。沒有盡點孝養。只得刊部大藏經。做些功德。超度我父母。因此想辦佛教學堂。教那些小和尚讀書。請這位慧眼師父做校長。這位師父是有名的秀才。諸位不可看輕。他講起經來。我很受他益處。現在抄經未完。沒有善本作教科書。所以只得暫緩一二年。等刊就大藏經。那時再開佛教華嚴大學。仍要請諸位幫忙。此刻上海紳士。因爲此間開倉學會。要想興學。紛紛來函。請我先辦女學校。諸君那幾位在本地辦過學校的。我當拿出錢來。一一聽命。此地房子很多。我在西半邊撥幾間出來。可以做校室。請諸位公同辦理。五個人都立起來道。夫人此舉。可敬之極。現在各省官家都要開辦女師範學校。可是只有江浙風氣開通。今年已興辦成立。此外尙未開辦。夫人辦起私立女子師範學校。深得風氣之先。於社會上大有益處。將來女子也有自立地步。潏然道。辦學校先要定名。夫人這種熱心。嘉惠女界。依鄙見。就定名爲愛國女學校。不知以爲如何。各人都很贊成。夫人亦歡喜。黎鞠潭道。既辦學校。來學女子程度不等。如今可分爲初級。高級。師範三等。諸公意見如何。各人贊成。夫人照自己眼力看過去。曉得黎先生辦學堂最有經驗。因向黎先生道。准依先生的辦法。邱久之。

道既定了師範一科。各樣科學不可不全。英文算學。都是要緊。體操唱歌。也要另請先生教授。兩位李先生道。英算兩科。我們二人可以擔任。惟體操唱歌。大約我們五人都不擅長。夫人道。這個容易。可以請人。黎鞠潭邱久之道。陳先生是孝廉公。國文應請陳先生主任。澹然自命爲舉人。心裏很想做主任。但是經驗一些沒有。不免謙虛了一番。要推邱先生。邱先生也客氣不敢居。澹然道。你也是一個廩生。同舉人只差一級。何必客氣。這句話一說。夫人聽得。曉得是陳澹然說錯。忙上前說道。舉人廩生秀才。分什麼高下。諸位都是學問優長。皆可做得。這一句話。明明是爲陳澹然遮蓋。恐防三個秀才先生生氣。陳澹然毫不知覺。一味拿主任兩字。謙來謙去。孫悟空道。這個憑主人所命。諸位何必謙虛。然後彼此方不謙了。一切學堂應用傢具儀器。夫人先拿出二千塊錢。交在帳房。請邱先生陸續置辦。因爲邱先生曾在如皋辦過學堂。庶務一切。均歸他承辦。西花廳左首亦軒。改作女學堂。兩對面六幢正室。又旁邊的澹如齋。都作先生住屋。四處廂房。一作休息室。一作齋務處。一爲儀器室。一爲庶務辦事室。邱先生庶務兼學監。再擔任每日一小時歷史。國文歸陳澹然擔任。修身歷史。歸黎鞠潭擔任。英文算學。歸兩李先生擔任。規模粗定。不過未會發表。散會之時。肖僧又請諸人都搬進花園裏面來。各人都各答應。告辭而去。次日一大早。花園門尙未開。陳澹然押了一擔行李。前

來敲門。徐福聽得起來開門，只見那挑夫已在門外等得不耐煩，正與陳澹然吵鬧。徐福把他勸解開，打發挑夫走了，然後替他把行李搬進齋來。澹然朝匾額一看，乃是澹如齋三字，不覺開心之極。私計我叫澹然，此齋適名澹如，大概是我陳澹然如意的地方罷。家人替他鋪陳鋪好，他便在窗口一張桌子上，攤開書包布來，將一種八股文及自己中舉硃卷，咿呀咿呀讀起來。家人聽不過，對他說道：「陳先生此刻不過八點鐘，請你幽雅點，此地雖上房，既不遠，帳房先生又就住在後面，先生大早高聲讀書，人家恐要睡不安穩。」澹然厲聲道：「你是甚麼人？對道：我是家人徐福。」澹然便發話道：「你既是家人，難道不懂規矩，好來管我麼？我是你家主人請來的，你有三等罪名，你知道麼？你是家人，不該來管我師爺以下犯上一罪也。你說早晨八點鐘，人家睡不安穩，難道八點鐘還是應該睡的時候麼？爲人應該黎明即起，既昏便息。你家帳房先生不自責，反來責備我，他如同我辯，我就問他：六點鐘就應該起身，何以八點鐘還不起來？八點鐘正是我們用功時候，難道他要睡覺，不准我用功麼？孔子的學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他不敢來說，乃是自己曉得錯，如同朽木一般。你倒替他來責備我，應當代受其咎，二罪也。你說我還要讀書，你聽聽看，我所讀何物？我又不是什麼小孩子，難道已經中了舉人，還要讀書麼？我在此讀的是文章，你雖不懂，也應該聽見過。你連

文章都不懂。蠢哉蠢哉。我告知你。下次看見人讀文章是搖頭。讀書是直頭的。你不看見我方纔正在搖頭。却來攪斷我的文興。三罪也。有此三罪。你還不當面陪不是麼。是誠妄人也已矣。徐福沒奈何。只得向他陪不是。道這是家人錯極。應受三罪之罰。但是家人有一句不識進退的話。不敢在陳師爺面前講。澹然道。不敢講。不敢講。子何前倨而後恭也。你講你講。徐福道。家人聽見說。去年皇帝家裏改了章程。不用八股文章。用策論了。陳師爺會試做的還是文章。還是策論。如其是文章。理應八點鐘高聲朗誦。如其是策論。家人勸陳師爺不必讀了。陳澹然被徐福駁得啞口無言。大聲叫阿唷。阿唷。凶哉凶哉。這句話被你駁得有理。我也不能不佩服。原來你亦曉得改策論麼。徐福道。但是改錯了。澹然大驚道。什麼改錯了。徐福道。如不改策論。仍攷八股文章。今年陳師爺穩穩當當可中進士的。澹然把桌子一拍道。是呀。是呀。如其不改策論。我豈不是今年穩中的。徐福道。那是光緒皇帝應該要死了。太不體諒人。澹然道。此話怎講。徐福道。他等陳師爺中過之後。再改不遲。他偏要早改起來。豈不是不體諒人。正是應該死的。澹然道。不體諒人有之。應該死這句話。說不得的。他到底底是皇帝。我們讀書人。不可以犯上。君子不尤人。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徐福正要再和他講下去。忽聞裏面上房傳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此一回書專寫陳舉人宛然一劉老也。從此大觀園中乃愈熱鬧矣。陳澹然自命不凡，第一日既受李竹如之奚落，宜可以斂迹矣。乃翌日復仍恬不知恥，可想見其爲人。

八股時代，確有此種人物，專於一門，不識其他。一科之中，難免有一二類此者。無怪今人唾罵也。

螺螄是女中豪傑，能優容此等怪物，且代爲蓋護，尤見忠厚之至。徐福尖酸刻薄，可謂入骨入髓，倘被螺螄聞知，必不相容。

陳澹然受徐福之調侃，妙在到底不知，蓋其人雖鄙，其質尙厚。科舉時代，舉人一級，人人目光中視爲奇貨，凡爲舉人者，雖不至皆如陳澹然之醜態百出，然其心中無一不如陳澹然時時存一鄙陋之念也。

海上大觀園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發奇想呆子拜老師 嚴道貌肖僧講小學

話說徐福正在尖酸陳澹然。忽被裏面傳去。對他說道。今天有幾位先生搬進來。你可同孫福到澹如齋去伺候。各種應用物件。都要預備停當。如不夠用。快快添買。到吳先生處報帳。你們須要伺候周到。不許得罪客人。徐福連應了幾聲。又回道。有一位陳先生。已經搬來了。家人已替他佈置停當。隨走出來。却不敢再尖酸了。暗想東家敬重他。我倒拿他開心。萬一他到東家處申訴。我的飯碗恐怕不保。不如知趣一點罷。到十點鐘時。兩位李先生也搬來。見陳澹然先到。彼此有伴。頗不寂寞。下午孫悟空也來了。亦到澹如齋談話。那時兩位李先生見園中佈置甚好。出去走走。裏面只有陳澹然一人。陳澹然見孫悟空年紀已尊。有花甲光景。當作是個老實人。便問孫先生在此幾年。辦些甚麼事。悟空道。兄弟在此兩三年。辦些文牘事務。澹然道。我們初來不懂。凡事都要先生指教。悟空道。高明如先生。兄弟那裏敢當指教二字。澹然道。不然。兄弟雖然是個舉人。實在少學問。先生不可吝教。悟空曉得他又擡出舉人招牌來了。有意要作耍他。反正色說道。閣下乃是舉人。兄弟是個荒疏老諸生。真有天淵之隔。只有閣下指教兄弟。兄弟那裏敢當。澹然暗想。他雖是個諸生。然而他已在此多年。且是位老先生。我倒不可以怠慢。便問道。請教昨天我們散後。罕太太同這位肖僧先生。

背後怎樣談論。悟空道：「罕太太非常佩服閣下，說到底舉人與廩生秀才不同，舉人自有舉人的樣子，肖僧更是佩服極了。」澹然道：「我昨天並沒有講什麼話，就是取了一個學校名稱，愛國兩字，怎麼他們如此佩服。悟空道：「正是愛國二字著當，這是舉人想得，秀才想不出的。高才不必多言，只這兩個字，就可以驚天動地。你看，他們說了許多話，太太毫不注意，你舉人說了愛國兩字，他就大稱贊而特稱贊，便可知了。」澹然道：「我說的時候，亦不過隨便說說，此刻被你道破，這愛國兩字，却是取得的。罕太太是個女流，別樣不想做，徧徧要開女學校，解放女子，將來女子人人有知識，豈不勝於男子。這於國家很有利益，所以愛國二字，闔大還算闔大。悟空道：「豈但闔大，就是第二個舉人，也想不出來的。澹然聽了，欣然得意，這可見天下的事情，恭維人家最好。悟空是個老滑頭，在衙門多年，見人說話，見鬼說鬼話。陳澹然是個鄉下人，那裏是他對手。悟空又問道：「閣下恭喜是那一科。」澹然道：「是癸巳恩科。座師是恩培。悟空道：「恩培是滿州有名的才子，所以識得閣下的卷子。若不一遇這個才子，閣下恐怕還要委屈呢。」澹然道：「哦，敝座師是滿州有名才子，兄弟那倒還不曉得。他取中兄弟的卷子，也是兩個字。那科的題目是子謂子產全章。孔子說子產，惠人也，合於君子之道。我就用惠人兩個字扣題做去，很爲他所賞識。」悟空聽完，站起來道：「妙啊，妙啊，這正是天造地設，閣下

怎樣會想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這兩句話真是不虛了。澹然一屏此言。更是快活之極。悟空見他默氣漸露。故意抬頭想一想。把桌子一拍道。咳。這種卷子。何以不中元。澹然道。敝座師原定是元。因為兄弟二場薄弱一點。三場又是定策。不是我頭篇做得出色驚人。幾幾乎還不得中。實因那年我考二三場時。人有小病。所以不甚經意。悟空道。原來如此。這真是才子取才子。足見名下無虛。澹然道。敝座師才子之名。不知孫先生從那裏聽見的。悟空道。你是門生。難道不曉得。現在我們中國有三大才子。南俞北張滿恩。久已膾炙人口。凡做這三個人的門生的。都是非常光彩的。澹然聽了。更格外得意起來。悟空又道。閣下可惜不留京。如其留京。只要告知人是恩培才子的門生。不怕沒人來請。或西席。或奏摺。或辦各樣筆墨。定都有人請教。而且只要是才子的門生。做出來的。臭的也都算是香的。他這麼一說。澹然又懊惱起來。深悔自己從前失算。悟空又接著說道。才子門生的館穀。人家也不敢輕送。至少一百兩銀子一月。二百三百也不定。碰你的運氣。澹然不禁雙足亂蹬道。我真該死該死。我那時因帶去的二百三十幾塊錢。已用去了一大半。心上未免肉痛。所以急急趕回。誰知竟失去了這個好機會。可惜不能早早碰見閣下。悟空道。現在幸而還好。你總算還有運氣。無論如何。你有一個舉人好牌面。我們一個諸生萬萬趕不上。此地的周肖僧。他在京裏大

有權力。王公大臣都與他上代來往。你能結交奉承他。將來做起官來。要得好缺。要得好差。只要他寫封信好了。澹然道。他是北京人麼。怪不得聽他口音。舌頭是灣灣的。原來他家裏是做大官的。孫先生替我想個法子。怎樣巴結他。悟空道。這個很容易。你不聽見做京官的秘訣麼。要得好差使。莫妙拜老師。澹然道。拜老師之法。兄弟在京也時常聽見。不過我年紀太大。他要比我小一半。我拜他爲老師。不妨事麼。悟空道。你又跌了。京裏拜老師的。豈講年紀。很有鬚髮皆白之人。拜那班貝子貝勒做老師。講到那班貝子貝勒。無非是些乳臭未脫的小孩子罷了。而且肖僧這個人。沒有人拜過他老師。你是第一個。他必定歡喜。不要講將來怎樣。就是在此地。也是極有權。如此一來。你的教務長穩穩可到手了。不過他是京中大老官。最講禮節。你見面。須得垂手。挺腰。請安。高聲喚老師。他方才快活。澹然道。多承指教。一壁暗想。昨天我本想教務長這一席。如被他們占了去。我這個舉人豈不失了面子也罷。現在且借此謀得教務長。將來會試中了進士。更好不中。大挑知縣。有此照應。也是好的。當對悟空道。我明天寫帖拜他便了。再談了片刻。忽又問道。孫老先生。你自己爲什麼不去拜他。悟空隨機應變的答道。我夠不上。我一個諸生。沒有官階。你是個舉人。下科可以大挑。他寫封信照應一下。不是穩穩一個知縣麼。陳澹然開心之極。以爲從此官運可以亨通。孫悟空又

關照道：你拜他之時，務要恭敬，兩手擎起，呈上帖子，請老師坐下，然後再拜。再關會你一句話，不要被人看見，恐別人仿學。陳澹然一一遵命。果然去備了一份門生帖子，恭楷寫上受業門生陳簡文頓首百拜等字，偏偏又寫錯了。自己又上街去買，把來寫好。到次日，先拿與孫悟空看。孫悟空道：你寫錯了，不必寫受業二字。京裏拜老師，都只稱空頭門生就是了。陳澹然忙又出去買過，寫好備好。這一方面，孫悟空日日與周肖僧有文牘上事接洽，因笑嘻嘻對肖僧道：有人要拜你做老師，你也知道麼？肖僧驚道：那個要拜我做老師？悟空道：你且想想看。肖僧道：莫不是你家小世兄？悟空道：不是。此人是大，已經半老，有四十多歲，而且有功名的。肖僧道：如此說來，應該我拜他爲老師。我不過二十歲的人，要比他小一半咧。你不要拿我開心。悟空道：官場拜老師，只講階級。那管學問年紀，你不看見京裏那班貝子貝勒，都是些小孩子，動不動收那班窮翰林爲門生，從此放學，差放試差，賄賂鑽營，無所不至。肖僧道：我又不是貝子貝勒，一沒有官階，二沒有權勢，怎好如此說法？悟空道：有我替你在外吹牛，自有人想來拜老師了。肖僧道：罷了罷了，你不要拿我開心。這有誰人能信？悟空道：別人原不會相信的，只有書獃子。他相做官，很是相信。你落得擺老師架子，收他爲門生，玩耍玩耍，也很有趣。肖僧道：我沒有路子保舉他做官，怎樣報答他？究竟是那個，快快說出來。我在

悶葫蘆中要難過死了。悟空道：此人現在正有求於你，你把這樁事實了人情，就可以做他的老師。肖僧道：莫非就是陳澹然那個跋子麼？悟空大笑道：正是。肖僧道：不行不行，他雖學問平常，究竟是個舉人，況且他年紀大，我年紀輕，拜起來像甚樣子。臨時我面紅耳赤起來，豈不成個笑話？悟空道：這不要緊，你儘管擺起架子來，他不過想你安置他一個教務長，你不是很好做人情麼？肖僧道：我一則因他是個舉人，二則年紀較大，原要請他為教務長的。悟空道：那你更可趁此賣個人情，豈不現成？肖僧道：可是名稱老師，總要有一樣學問超過他，他的八股雖不值錢，我却連八股也不懂。悟空道：這不要緊，他不懂小學，你就可以賣弄小學，讓我替你前去吹牛，他來請教時，你對他略說幾句說文源流，不是學問超過他麼？肖僧大笑道：奇事奇事，隨走進去告知夫人，當作笑話。夫人不肯相信，說天下無此跋事。次日，孫悟空來園，陳澹然等了許久時候，方得見面，因問應于何日去拜。悟空道：你等兩位李先生出去的時候，你拿片子進去，請他出來好了。次日，兩位李先生并不出去，偏偏黎先生與邱先生又到了，足足等了好幾天，居然四人都走了出去。陳澹然忙拿了片子，喚徐福拿進去，請大爺出來。肖僧料到此事，却推却不來，立刻走到西花廳，只見中間擺了一張椅子，陳澹然手拿一張紅帖子，說道：老師請上坐，受門生一拜。肖僧道：甚麼事體，說時面孔不覺漲紅。

起來陳澹然定要他坐說道前日已請孫先生先容請老師切莫見外周肖僧曉得定要拜他推却不得也就坐下只見澹然恭恭敬敬朝上一揖將帖子遞與肖僧隨即跪將下去肖僧也只得跪下回禮澹然却不肯先立起來定要肖僧先起這總算拜過了老師肖僧看他點頭蹙腦竟不同他客氣說道如今我與你既做了師生以後是一家人凡事彼此關切陳澹然道得蒙老師栽培門生感激不盡肖僧道你雖然拜我爲師不過是個名目我却沒有甚麼學問教導你陳澹然道門生小學全然不懂就請老師指授小學肖僧道若講小學我可以稍稍指授你且去買一部說文通訓定聲一部許氏說文留心看起來就夠了小學不難只要曉得六書就能深通小學陳澹然道那裏六樣叫作六書肖僧道一象形二諧聲三指事四會意五段借六轉註曉得了這六書自然化得開譬如上一畫開天下一畫立地如同本末兩字本字在上加一畫算地底下一點算根就是本字木字在下上面一畫加點算枝葉就是末字陳澹然欣然領教自此以後澹然見了肖僧總是垂手挺腰站在一旁口口聲聲喚老師肖僧亦直受不辭這日肖僧收徒之後走進上房告知夫人夫人道照此形狀我却看他不起了他向來雖然有點蹙頭蹙腦我因他是讀書本色是忠厚人處處迴護他誰知他現在如此沒有氣節竟拜你爲老師這算甚麼樣子虧你也會得直受豈不笑話我如今要問

你他拜你爲師。還是佩服你。還是貪圖你有甚麼照應。肖僧暗想。不好說是爲了教務長。這個位置。所以拜老師的。恐夫人聽了發氣。只得說。他要向我請教說文小學。夫人聽了。只是搖頭不信。過了幾日。已到五月中。邱先生已經辦好許多儀器。預備暑假後開校。一切設備。均係他一人佈置。惟教務長一席尙未定。肖僧因與夫人商議。要請陳澹然擔任。夫人道。他越沒有氣節。我越不要請他。還是請邱先生爲教務長罷。肖僧只得苦苦討情道。此事務要給我一個面子。我已經答應他了。夫人仍是不肯。肖僧再四討情。又請孫悟空來說。給他一個舉人面子。夫人纔肯答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徐福之尖酸。不過在口。孫悟空竟使見諸實事。孫悟空之爲人。可怕。

肖僧本一好人。偏遇孫悟空教以收受門生。又遇陳澹然卑躬屈節。從此周肖僧龐然大。不比前此之謙虛。是皆孫悟空害之也。

螺螄初絕。看重陳澹然。後因拜師一節。遂鄙夷之。不值一錢。謂其無氣節。此確係螺螄人品高。出尋常處。眼光亦覆不差。我服其人。

第十九回 一趨神拳身手矯健 幾套酒令興會淋漓

話說夫人答應以陳澹然爲教務長後，肖僧卽出來對澹然道：「現在月期將近，你可擬個招考章程，准於七月初一開考，初六進校，不收學膳費，大約取三四十人，凡相貌太粗蠢，不像可以讀書的，一概不取。開校之後，我保舉你做教務長，不過你做了教務長，切不可再跌頭跌腦，待學生務要嚴，況且是女學生，尤其要留神一點。」陳澹然聽見教務長到手，頓覺放心，自然啾啾連聲，到了六月二十日，螺螄備了一席酒，請那一班教員。此時又添了一位體操教員，姓徐的，教員共有六人，孫悟空、周肖僧二人陪席。當時陳澹然坐了首位，邱久之次位，黎鞠潭、李佩五、李竹如、徐少伯，以次排定。周肖僧坐了主位，代夫人敬了諸人酒，說道：「今天夫人特備一桌開校酒，要請諸位以後費心。諸位今天未曾進校，不妨開懷暢飲。座中惟主人量最高，其次推黎鞠潭，再其次徐少伯、李佩五也有一斤半斤可飲，陳澹然不過兩杯之量。至於孫悟空、李竹如兩個人，竟是點酒不聞。酒次，周肖僧道：「今天沒有俗客，不要豁拳牛飲，須要想個酒令，大家吃個盡興，千萬不要留量。諸位如有一技之長的，我們酒落歡腸，都要獻出來，如其沒有，罰說笑話一個。」各人聽了，都讓主人先獻技。周肖僧乃是性直爽快之人，便說我會打拳，且吃三道菜後，讓我打拳一套，與各位看看。衆人說好極好極。三道菜後，周

肖僧脫去長衣，走到廊下，擺起馬步，打起拳來。這西花廳有五開間，大兩廊，下寬綽之極，正好打拳。只看他左插花，右插花，前三進，後三退，一脚飛出，丹鳳朝陽，單足跳起，金雞獨立，右手一掌，五雷劫頂，左手一拳，飛來峯顛，跨兩步，三馬同曹，護心鏡，兩手保住，關開來，漁陽三搥，頂一記穿雲，插箭攔，一陣魚縱網羅，殺四門，雪飛六出，由東到西，兩雁排行，由南到北，孔雀屏開，吸受著鱗趾沖霞，轉過來，萬象回春，三翻四覆，五嶽朝天，這一套拳，名爲楊無敵，與少林宗派不同，足足打了念分鐘，衆人齊聲喝采，同說道：請住手，請住手，家人孫福早絞了一把手市，上來代爲揩汗，徐福又遞茶上來，周肖僧略停一刻，已把方纔所飲之酒，完全消去了，衆人又不住向他稱讚道：好拳法，我們可惜不懂，不知肖僧先生何處學來，肖僧道：我在京時，遇見一個保標朋友，大江南北，可說沒有他的對手，我偶爾學他幾套，可以防備不測，如今荒疏已久，今天酒落歡腸，不覺技癢，在諸公面前，獻起醜來，衆人道：太謙了，彼此各賀一杯，于是又吃了兩道菜，一道點心，吃過之後，再輪到行令，要請陳澹然先出令，陳澹然道：我不會吃酒，行令却很歡喜，但是飛字飛花這種老套，太覺沒趣，讓我想個新鮮法子，出一個啞叭泥塑令，乃是等我叫到泥塑二字，席上各人，無論端杯，筍菜，吸烟，坐的，立的，均不准動一動，如有動的，罰酒一杯，以五分鐘爲限，各人欣然遵令，請吃令杯，陳澹然飲了令杯，若無其事。

唱道。啞叭令。口不開。自斟自飲。自開懷。先將鼻兒聳三聳。後將嘴兒歪三歪。說時做出那種聳鼻歪嘴的樣子來。人人見了大笑。口都張得很開。誰知澹然忽叫一聲泥塑。各人大窘。口張不開。好看之極。不免你看我好笑。我看你好笑。可是這個一聲笑。就得罰一杯。那個一聲笑。又得罰一杯。統計幾乎無人不罰。五分鐘過後。這令算是完了。大家都說你出的好令。害得人人罰酒。看你倒人獸心不獸。說完。大家都笑了起來。其次輪到邱久之。邱久之先吃了一杯令酒。見桌上有一副攤盅。盅內六顆骰子。他便背地裏把那骰子擺了一副花式。把盅蓋好。口內念一句詩道。人過橋心倒影來。接著說道。請諸位猜一下。裏內骰子是甚麼色。或是五子。或是全色。或是不同。任猜一個。猜不著罰一杯。猜著的。我罰一杯。開出來不好。或不像。我亦罰一杯。我擺過後。每人再輪擺過去。大眾說。此令甚雅。請主人先猜。肖僧想了一想道。人過橋心。總是人牌。何以倒影。想是人牌反面。我猜三四分相。不知是不是。久之道。不是。肖僧罰了一杯。澹然猜二四分相。說二是板橋。想必是了。久之又道。不是。澹然也罰了一杯。鞠潭猜全紅。倒影定是人牌。久之道。亦不是。又罰了鞠潭一杯。佩五猜全三。久之說不是。是依例罰酒。少伯與悟空兩人。老實說猜不像。願罰。少伯照飲。悟空見意罷了。衆人因請久之。擲示開出一看。乃是四合巧。四顆紅。兩顆二。四顆紅分開擺。左邊兩顆。右邊兩顆。久之道。中間兩顆。二是

板橋左邊一張人牌。右邊算倒影。諸位以爲如何。大衆說好極。我們應罰。輸下去是鞠潭。鞠潭擺好。說道。纔有梅花便不同。應佩五先猜。佩五說全五。潭鞠說不是。少伯猜五合巧。說梅花總不離五。鞠潭又說不是。孫悟空猜二五分相。潭鞠也說不是。都罰了酒。肖僧道。我可猜著了。你擺的是一副不同。却將一顆五擺在旁邊。是也不是。鞠潭道。猜著了。肖僧真聰明。我罰一杯。原來擺在一起的那五顆骰子。乃是么二三四六。所以說纔有梅花便不同。悟空此時搶先說。我來擺十聯詩在御屏風。肖僧便猜是馬軍。兩顆四。兩顆六。疊擺分明是屏風。兩顆五。是十聯詩。這定是無疑了。大衆也說。肖僧猜得不錯。我們別猜了。悟空無奈。只得罰了半杯。對肖僧道。你真會猜。罰你先做。肖僧擺了。說道。一樹梅花一放翁。悟空道。你抄我的墨卷。想來仍是馬軍。四五兩對是紅梅花。兩顆六。是放翁。肖僧搖頭說不是。竹如道。五顆五。一顆六。准是了。肖僧又道。不是。二人齊罰了酒。鞠潭乃猜是全五。肖僧仍道不是。鞠潭不肯罰。肖僧道。你何以不肯罰。鞠潭道。全五是一樹梅花。共有六顆骰子。不是一放翁麼。肖僧道。猜却猜得好。但是我還要比你好。鞠潭不信。佩五澹然亦說猜得好。等到開出看時。乃是五六分相。肖僧道。五是梅花。六是放翁。一樹梅花。一顆五。一放翁。一顆六。一樹梅花。總有一放翁。語氣不斷。一樹梅花一放翁。一樹梅花一放翁。豈不好麼。澹然拍桌道好極。鞠潭纔肯罰酒。下去乃

是少伯擺好說了一句二十四橋明月夜大衆同猜是五合巧一顆四一顆么少伯只得把酒飲了
一杯道我擺得太明了輪到佩五擺時說道太華峯頭作重九澹然道這是一副不同么二是太華
峯頭重九是三六四五肖僧亦猜不同佩五笑說道不是澹然肖僧都不佩服說你難道擺得還要
好麼姑且先罰一杯再講開出一看乃是全三少伯道兩顆三尖對擺作一峯共有三個峯頭六個
三十八點不是重九麼肖僧道這也可以算好不過與不同差不多你自己該罰半杯輪到竹如說
道臥看牽牛織女星纔說出口久之卽猜是一副不同臥看是二牽牛是五六織女是三四星是么
竹如無奈只得罰了一杯此下應歸陳澹然擺了他擺了一擺笑著說道我是特別詩句諸君莫笑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悟空道你能拿四書擺色極妙肖僧道不是全三麼拿骰子疊起擺算立字澹
然道不是罰了他一杯肖僧道你真很偏偏用起四書來悟空道只要擺得好我們都佩服如其才
好要罰雙杯的澹然道不好願罰雙杯大家想了一陣都想不出澹然替各人篩了甯然後開出
來乃是五顆六一顆三大衆見了譁然說道不好不好要罰要罰怎麼我們懂也不懂係悟空便拿
了酒杯要他吃澹然道不好應該吃但是怎樣不好你們須說出來悟空肖僧同說道只有一顆三
代參字那五顆六全然沒有什麼關係澹然道那麼我先罰一杯如果說出來好諸位要罰兩杯的

肖僧道：「這個自然。」澹然飲了一杯，說道：「五顆六是三十點，三十而立，難道還不淺顯麼？久之道好極好極。我們該罰兩杯。」悟空道：「難爲你想得特別，我們專在詩上著想，誰知你却用起四書典來，好好擺詩已畢，再吃菜吃過之後，輪到黎鞠潭出令。黎鞠潭吃了令杯道：『由我輪下去，依次說魚蟲花鳥。』魚要離魚旁，蟲要離蟲旁，花要離草頭，鳥要離鳥旁。」說一轉收令，說不出罰酒，說完自己便先說。比目佩五接下說促織，竹如接下說月季，少伯接下說布穀，悟空接下說石首，肖僧接下說知了，澹然想了半天，想不出，正要罰酒，忽然說有了，有了，鬧陽。大家都說不確不確，且太俗。澹然只得罰酒，久之便接下說晨風，收令。澹然至是，纔曉得自己空疏，他們搬出之貨，我都想不出，枉空是個舉人，真是慚愧慚愧。于是又輪到佩五出令。佩五說：「我們射雕覆如何？」大家說好。佩五吃了令酒，又說道：「我們要即席生風，因爲雕覆太寬，不能不限制，隨說大度二字。」竹如少伯都猜不著，各罰了酒。悟空却猜著了，即在桌縫內一指。佩五道：「是了。」澹然却還不懂，問到底，是甚麼。佩五道：「你且罰酒，我告知你。」澹然只得罰了一杯。佩五道：「是個節字。」大節節度，昔有典故。竹如接說可馬二字，少伯悟空都猜不著。罰酒。肖僧道：「這是我打拳打出來的東西，是不是汗字麼？」竹如一笑，吃了一杯。少伯接說借安二字，悟空拿筷子一擺，猜是箸字。少伯也吃了一杯。肖僧道：「我來說兩個字，很有趣的，你們南邊人吃。」

飯不是喚食祭麼。我就用這二字。澹然先猜不對。罰酒。鞠潭向盆內一指。說是瓜字。肖僧會意。吃了一杯。澹然說不出字來。說我願受罰酒罷。下去輪著鞠潭。說鑽算二字。久之猜對是核字。接著說道。哀棗。却被佩五猜著。乃是梨字。澹然此時自慚腹中空虛。深恐他們又有甚麼高深的酒令出來。把他難倒。暗中便打定了一個主意。如其太難。自己不懂。還是做個假醉楊妃罷。隨又輪到竹如出令。竹如道。我的令。只要你們猜。不要你們做。我有兩個廋詞請教。澹然道。甚麼叫作廋詞。竹如道。就是文虎。澹然仍不懂。却不敢再問。竹如道。陽物掛指揮刀。猜一字。又白板麻雀。自摸一洞。猜一人做之事。大家聽了。都笑起來。說你這兩個燈謎。題面發笑之極。澹然這纔曉得文虎就是燈謎。悟空道。陽物掛指揮刀。莫非是少字。竹如道。不是。肖僧道。白板麻雀。自摸一洞。莫非大便麼。竹如道。正是。正是。兩片屁股。是不是白板麻雀。用草紙揩穀道。是不是自摸一洞麼。這話一說。大家鬨堂大笑。連陳澹然亦笑起來道。你這個文虎。真有巧思。令人猜摸不著。久之道。還有那一個。大衆再猜猜看。猜得著的。各賀一杯。悟空道。你這個題面太俗。陽物上掛指揮刀。好像是取笑一班警察同軍閥。肖僧道。指揮刀既是像形。想必是一撇。陽物二字怎樣切題。想必是代名詞。各人窮思極想了二十多分鐘。連酒也冷了。還是想不出。肖僧不耐煩道。快快講出來。我們願罰酒。如其不好。要你出令的罰酒的。

陳濟然忽然拍桌大聲道：我猜著了，篩酒篩酒，這是一弟字。南方人喚小孩子的陽物，作小八弔。八弔二字，作陽物的代名詞。底下一撇，象形指揮刀，是不是麼？大家都說好極好極。肖僧剛拿了滿杯酒喝著，聽了笑得直噴出來，噴了滿桌子都是酒。忙喚家人捧桌一壁說道：有趣有趣。以下要輪到孫悟空出令。悟空道：酒是有了，主人賞飯罷。肖僧道：酒興未闌，卽如此收令，未免太覺寂寞。悟空道：八弔收令，何嘗寂寞。就拿來下飯罷。衆人又大笑。接著肖僧又向衆人謙道：實在少敬。衆人越發笑起來。席散，肖僧回進上房，告知夫人席間那兩個發笑燈謎。夫人亦大笑不止。此時孫悟空已回家去了。各教員也各歸臥房，一宵無話。次日，徐福拿進一張片子來，乃是本非僧三字。夫人見了，忙喚請進來。徐福便請本非僧在西花廳坐下。夫人趕卽出去，一見面，彼此道些契闊。只見本非僧的鬚髭比前黃了些。本來本非僧是雪白的三絳長鬚。這回由白轉黃，覺得蒼老許多。便問師父一向在何處。本非僧道：我向來行蹤無定。此番從天台山來，特地來向小姐化緣的。夫人聽他叫一聲小姐，快活之極。原來此刻夫人在園中，已無人不呼太太。只有本非僧從小看見，還稱呼他小姐。所以非常開心。隨又問道：師父從來不化緣的。此番忽來化緣，還是看見那一所大殿不修，還是看見那一塊大地新建呢？本非僧道：都不是。我是來化一口棺材的。我的死期，正與你生期將近。下月初一是

我的死期。你的生日却在初七。我不能吃你的壽麵了。夫人道。師父道行很高。能夠曉得自己生死。這固不足爲奇。但何以能夠一定說是初一。或者遲早幾日。也未可知。本非道。這是天數註定。無可挽回的。我今年已八十三歲。壽也算得高了。世界上奇奇怪怪的事情也見得多了。就是現在死去。也不算枉生一世了。我的棺材。只要一百元。加漆一百元。以及買地安葬。大概總不到一千元。這事要你小姐擔任了。因我不要睡富貴人的棺材。也不要睡施捨的棺材。也不要睡自己的棺材。定要睡一個大慈善家的棺材。揀來擇去。所以只有你小姐合格了。夫人道。師父。這個何消說得。自然由我擔任的。不過我恐師父睡一百元的棺材。未免太廉了。本非道。夠了。棺材本是一件糊塗的東西。一百元一千元。不過隨人之品級高下而定。其中很有許多不實不盡的地方。能到一百元。已經交代得過。既蒙小姐答應。那就好了。隨從身邊。拿出一張紙來。上書前清本非僧之墓。旁邊年月。日。下註罕通夫人螺螄氏代葬。再對夫人道。我雲遊四方。葬地已經揀好。不過還尋不出一塊死地。所以在此躊躇。夫人道。你的葬地。尋在那裏。本非僧道。我的葬地。仍要託你。不然。何至於要一千元。我要葬在杭州西湖裏峯靈應寺裏面。太婆橋。郭家七星墳旁邊。此處緊對飛來峯。我走來走去。沒有見比他再要好的。小姐不妨去看看。真箇別有一天。不過現在葬地是有了。還沒有死地。夫人倒笑起

來道。師父要擇什麼死地。本非僧道。我要揀沒有市井氣。沒有習俗氣。沒有烟障氣。沒有積尸氣。沒有凶惡氣。沒有僧道氣。這纔算是我的死地。如此死了去。可以清清靜靜。安安穩穩。一道清氣。飛入萬般空氣之中。豈不是一了百了麼。夫人道。師父說了許多氣。末一句。沒有僧道氣。我却有些不懂。師父自己是個和尚。何以要沒僧道氣呢。本非僧道。現在這班和尚和道士。都是惡俗不堪。和尚只曉得瞎念兩句南無阿彌陀佛。道士只曉得念一句無量壽佛。並非真有道行。有的竟連經懺中字也不識。他們那肚中。只想那位太太來佈施。借了菩薩名義騙錢。又引動鄉鄰中那班老婆子。個個都念幾句阿彌陀佛。惹厭到了萬分。我所以要沒有僧道氣。若有幾個真有道德。熟讀華嚴經。能夠參悟解說的。那我也不厭惡他們了。夫人聽了。想道。他莫非想到我園子裏面來麼。我不如迎合他。便說道。師父不如到我花園裏。尋間空房子住下。幾時要升天。我來看你。本非僧道。要不要。你們那位罕通先生。還有富貴氣。并且此地也不能算十分清靜。所以我不合意。夫人道。照師父說來。只有高山頂上。找個四面皆空的亭子住下。師父纔得合意。但是上海地方。沒有高山。又怎樣辦法呢。本非僧道。你且莫管。讓我自己去尋。尋著了我來通知你。夫人道。照我看來。師父精神頗健。恐怕還有幾年高壽。不至就死。况且師父從前每天看相。數百金可以立致。何以又化起棺木來。這恐怕

和我說笑罷。本非僧道。不然。我因糾纏不過。如今已不替人看相了。休咎兩字。我也不肯多言。因爲告知了人。仍舊是不能避的。我現在走來走去。只要本天有得吃。不留過宿錢。所以死了要化你的緣。別人之緣。我是不情願化的。夫人笑道。師父怕糾纏。我却偏偏又要糾纏師父了。我以前之事。全被師父道著。不知以後如何。本非道。以後一路風順。何消說得。夫人又喚許多小孩。並周肖僧都到西花廳來。說請師父大意看看。不必多言。我不敢向師父多纏。本非逐人看過。對肖僧說道。可惜可惜。看了上良。回頭對夫人道。叫他保重些。此外問他。不肯再說半句。肖僧問道。你講我可惜。可惜甚麼。本非只是笑嘻嘻的。不肯多說。夫人當時留他吃飯。并請他住在園裏。本非答應道。我可以住在這裏。但不能死在這裏。請但留一張空鋪。由我跑來跑去。便了少刻。搬出飯來。本非吃了一淺碗。精神大不及從前。步履也慢慢的。夫人看了。他知道不久人世。但是到七月初一。不過十數日。何以便要死。莫非是他道行高。果真能自己曉得麼。到了六月二十八日。本非來告夫人。說我現在勉強尋得了一塊死地。初一日。請你來收殮我。夫人道。甚麼地方。本非道。在楊樹浦下面。虬江橋下去三里路。有一個茅篷。我已問鄉人買得。鄉人已搬出。讓我那邊一面黃浦江。一面路。只有田。沒有人家。很是一個好所在。你到初一日。可帶了棺材來。夫人笑道。初一即是後天。你人好好的。那便會死。

本非道。你且看看。夫人朝他一看。只見他的鼻子裏。忽有兩根玉柱拖出來。有半寸長。一會仍縮進去。對夫人道。我到後天午時。這個玉柱拖出。不能收進。我便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此回書雖暢說酒令。無關宏旨。然亦不傷大雅。

本非僧開場至此。共與螺螄見面四次。此番施化棺材。卽爲其一人之歸結矣。

古人有預知死期者。究以理論乎。以數斷乎。未能確知。本非僧代人相面。處處以理數相參。蓋純根本學問而來。吾不敢厚非。但何以竟能知死期。豈以大相沖尅之時。爲論斷歟。其然豈其然乎。

所述許多氣味。人所共惡。末復講到僧道氣。仍歸於理。

臨死向鄉人買茅篷。可憐哉。本非僧也。

據古說。凡道德高尚之和尙。圓寂之後。不經風。屍身可以不爛。其玉柱可拖出三寸以上。據鄙見。所謂玉柱卽鼻涕。涕出無力縮進。足徵氣已衰。理應卽死。而和尙死時。向來坐化。故玉柱下拖聞者以爲不然。云玉柱另有其物。吾不與辨。

以可惜二字。了結肖僧。肖僧拊心自問。想當亦曰可惜。

第二十回 入英籍獨資修馬路 開女校大會佈良規

話說本非僧到了七月初一日早晨精神如舊不衰。到了溪邊取半盂冷水吸了一口。因前一日已不食烟火。晚間宿垢盡下。所飲者無非冷水。故臟腑內已空無一物。自己摸摸肚皮乾而且癟。到了十點鐘時分。太陽未直。自己覺得神光已散。正想從門中走進。偶朝天上望望。一片蔚藍之色。暗想再一小時。我的氣與蔚藍天隨風共舞了。正想移步進內。坐上蒲團。不料天不從人願。一個鄉人挑了一擔糞。汗雨通淋。走了過來。一陣穢俗之氣直冲天君。本非僧此時本空虛已極。被兩種俗氣一薰。陡然跌倒。不能起立。這且按下。且說螺螄因為本非僧從幼指示迷途。心中感激已極。頭一天早已預備了一口價值數百金的上等圓心棺木。到八點鐘時分。喚了八個人。抬了棺材先行。到虬江橋老等。自己在九點半鐘的時候。坐了汽車而往。以為到地至遲不過十時。還可以同他講幾句話。誰知還未走到。遠遠看見鄉人挑一擔糞。經過茅篷門口。本非僧陡然跌下塵埃。等到汽車趕到。本非僧倒在地下。已不能言語了。夫人知道係被穢氣所冲。忙喚汽車夫把他扛到蒲團上。將他後面靠住。一會兒。看他玉柱漸漸拖出。已仙去了。夫人放聲大哭。夫人向來生成是慈悲性質。一動感觸。那得不哭。深恨這個鄉人。早不來遲不來。偏是這個時候挑糞而過。那本非僧本深惡穢俗之氣。只

想清氣上升。不意天不從人願。仍被穢氣所冲而死。不然。我還有三五句話。和他好講。今竟來遲一步。可謂不湊巧之極。此時後面棺材已抬來了。夫人便喚車夫去買現成最講究的衾被。自己在茅篷坐等。一會兒看他玉柱漸漸拖到一寸多長。神色清白。滿面現出慈善之相。約二十分鐘。車夫領了專門辦素事的七八個人。將本非僧收殮下去。夫人問何處會館停柩最宜。抬材的說。平江會館最好。每月停費六元。每年七十二元。于是夫人親送到平江會館。先付一年停費。然後回來告知肯僧道。我看本非僧。可算個有修行的人。臨死要尋一塊乾淨土。好容易被他尋到。誰知天不從人願。死的時候。竟有一個鄉人挑糞而過。穢氣一薰。他那空靈的身體擋不住。便跌倒了。可見天下事萬萬不能遂自己的性。我們有了錢。以爲凡事可以如意。但是上天如果不能教你如意。這也是沒得勉強的。他自己看好坟地。本在杭州靈隱裏面太婆橋七星坟旁邊。不知道會改變麼。我總盡我的心。幾時到杭州遊西湖時。且到靈隱裏面去望望。晚間。罕通回來。夫人告知他。替你我二人作合的本非師父。今天已去世了。罕通不覺歎息。問道。他今年多少年紀。夫人道。八十三歲了。罕通道。壽也算高了。他今去世。我們應該在他身上盡點心。夫人道。他已盡託我。明年替他葬在杭州靈隱裏面。這是他自己揀擇的。罕通道。杭州西湖是好去處。我且與你去玩玩。將來買塊地。造個別墅。好麼。夫

人道甚好。罕通道：上次工部局來請我，我因為法工部局已舉了我的董事，辭却不去，誰知昨天這邊公共租界又舉我為董事，面子雖然比前更好，不知道要我助多少捐。夫人道：我看你不如竟入英國籍，如今他們既來請你，你倒不可不去。況且舉你為董事，著實的有面子。罕通素常信服夫人之言。次日，即到工部局裏，當有英國招待員首先歡迎。此時因為某條馬路路政不修，屢次鬧禍，攔翻車子，時有所聞，公議應得大加修理，請各人認捐。罕通因係猶太籍，自己甘願退後，不敢向前。眾人見罕通分文不捐，頗有微辭。其實罕通係忠厚老實人，向來退後，不肯佔人面子，並無別的意思。次日報上載罕通董事不肯擔認路捐，下面將籍貫空起不填。蘇生洋行詹先生看見，忙告知罕通。罕通回來告訴夫人，夫人埋怨道：你既看見別人捐錢，自己也應得捐幾萬，做了董事，原該量力捐助的。罕通道：我沒有同你商量過，所以不敢作主。夫人笑道：那麼我明天跟了你走，你看好不好。咳，這外面捐錢的事情，是你自己的體面，何必同我商量。罕通聽了，也笑起來。夫人道：你如今在中國發了財，買得田地房產不少，一班猶太人知道了，豈肯不和你糾纏。不如現在承認獨修馬路，竟入了英國籍，以為護身之符，花了幾十萬銀子，一勞永逸，豈不是好。罕通暗想獨修馬路，須費百多萬銀子，恐怕擔當不起，未免有些心痛，又想夫人算無遺策，這個主意諒來不錯的，不如聽從了罷。便

應允道：好。我明天去照辦。次日到工部局，局中人知道他是見過報章再來的，他便問裏面當事的大馬路工程共需多少銀子。當事的拿出簿子，計算一下道：總約四五十萬。如其修到府上門口，連到罕通路，約須七十萬光景。罕通道如今既然款項尚未捐齊，請將所捐的作爲別路修費。此條馬路到我罕通路爲止，由我出資獨修，不必勞動衆位局中之人聽了，齊來拉手，恭維罕通的，了不得。罕道路固歸我修，我可要從此入籍，算英國人了。合局贊成，當時開會，准罕通入籍。罕通從此爲英國籍，且爲公共租界領袖董事。罕通也常到工部局，并先撥三十萬銀子進去，尅日開工。不到三個月，已將這條馬路修好。由是罕通富名愈出，無人不知，且無人不知螺螄夫人。因爲修路的主意，都是出自螺螄夫人主張。夫人賢名既噪，各紳士又紛紛來函，勸他早辦學堂。于是夫人主見更是堅決，就先辦起女校來。請陳灑然爲教務長，又請兩位五十多歲的做女管理，一位姓江，一位姓江，又對肖僧道，你快把翠竹軒鋪設起來，好作課堂。歸兩位女教員督課，一面再登起報來，請各教員暫在外面棠艇駐紮，設立報名處，膳宿學費一概不收。統由我拿出錢來，你且先去同各教員商量。學生應分幾等，幾班，學科共有幾種。我是最重國文的，但各種科學都應全備，不可缺少。被外人指駁，還有一樁事情，你須特別注意，不能反對我。就是學堂裏面全體要吃素齋，不准吃葷。我既不收

膳宿學費。吃素吃葷。想來可聽我便。肖僧道。這是甚麼原故。夫人道。你不知道。我曾到過某學校。及某公司。見廚房內。甚不潔淨。難以言喻。買進之肉。都是刀頭肉。鮮血淋漓。不洗干淨。隨即下鍋。死魚臭。豈不堪入目。因爲厨司。只貪賺錢。買進之物。都是下脚貨。更有一樁怪事。我告知你。你可以勸誡人。長長見識。有某公司的大工廠。有千餘人吃飯。每餐要開百幾十桌。有一天。忽然有多個工人。都生了疔瘡。後來醫好了九十餘人。死了八個人。廠長細去推原其故。暗想。祇有傳染的腥紅症。斷無傳染的疔瘡症。何至於同時生此症者。有百餘人之多。四面考查水缸。食品。小菜。飯米。種種物件。都查不出什麼。最後。看見一箇厨司。夥計。用布包了手指。猶以爲他是生的瘡毒。向他問故。云是前日切豬肉時。偶不小心。誤切一刀。切下一塊皮肉。飛入蒸板。此刻用止痛藥包裹起來。廠長聽了。方恍然大悟。你自己只傷了手指。却害了八條性命。你當時只顧手指。不暇顧及別樣。必有血噴在豬肉內。你們懶得去洗。就在蒸板上。換人切下去。落了鍋。大衆不分皂白。吃了。就都生起疔瘡來了。你們不知道。天下最毒的是人血。此血噴在豬肉內。豈不毒極。你們厨司。向來買豬肉。見有血。也不肯洗淨。已成習慣。此刻一點人血。豈肯專門去洗。不却道。害人不淺。當時廠長。雖然查出弊端。可是人已害了八個。來不及挽救了。所以如今我開學校。主張不如吃素。青菜豆腐。倒比那種死魚臭肉。乾

淨許多。肖僧道原來吃人血要生疔瘡。我今日方才知道。我們不妨把這事刻印傳單分送人。也是一椿陰德。但不解古人吃人肉包子。又是怎樣的。夫人笑道。你又跌了。這是小說上騙人之事。如何可以相信。你不信時。試看那班囚犯凌遲起來。隨你是個壯漢。沒有一塊肉好取。如何可做包子。原來人身是氣血造成的。豈是有肉的。肖僧道。孝子割股。又是怎樣。這豈不是血肉。難道沒有毒麼。夫人道。正有毒。那裏一定好醫病。這是愚忠愚孝的人所作之事。以爲割股好比仙丹。其實斷斷不可相信。凡人身上戳一刀。初出之血。尚不大毒。離身五分鐘。此血卽毒不可解。孝子割股。一割下。卽散入藥罐中。或者不毒。如隔時稍久。反害父母了。此等愚孝。實在有害無益。我今天連帶說出做子引證。總之。厨司作葷菜。總總不潔淨。我越想越寒心。故一定主張校中吃素。並非爲省錢起見。肖僧道老姊拿出錢與人讀書。還要存這種好良心。如此好人。世上恐怕少有的了。次日。到澹如軒。把各椿事告知各教員。邱久之此時。已把招生廣告擬好。內分師範。高等。初等。三級。不收學膳宿費。准于七月初三日報名。初五日截止。初六日考試進校。自備鋪蓋書籍。到得初三日。各教員都聚集棠艇。來報名的。紛紛不絕。共有五十餘人。初六日九句鐘。齊來考試。甄別去幾個太粗蠢的。共取了四十八人。邱久之已將漆板粉筆鉛筆等類。以及學堂儀器。一概備齊。夫人又喚家人備下一百副牀鋪。課

桌及課櫬樓上做了宿舍。兩個女管理分東西監舍。設立六個講堂。又定了課程表。每教員平均四小時一天。總算不簡不繁。邱久之原定禮拜日休息。夫人與肖僧商量道。禮拜二字是西式。且是教會派。西俗每七日做禮拜。故七日之中休息一日。頗合人情。得能舉國相從。如今我們中國人何必學他。不妨改換特別樣子。每十天一休息。學生也好多讀幾天書。明天開學。就可以此作爲演說。張本到了初六日下午。學生一律進校。佈置停當。班次定好。即定了初七日行禮開校。夫人爲校長。周肖僧爲監督。陳澹然爲教務長。兼國文主任。黎鞠潭。李佩五。李竹如。徐少伯。分任英文。算學。歷史。理化。地理。體操。各科教習。邱久之爲庶務舍監。幫教國文。另添一課小學。肖僧自己教授。到初七日。校長與監督商量道。我們今天行禮。上面須供孔子牌位。肖僧道。我既與廣倉學會。不如就改供倉頡牌位。他是造字始祖。又在孔子之先。尊他也是應該的。當令黎鞠潭寫了一張倉頡至聖之位。先供起來。隨喚漆匠去做牌位。夫人先行禮。其次周肖僧。其次陳澹然。其次黎鞠潭。李佩五。李竹如。徐少伯。及兩位女管理。行禮已畢。校長先上講堂演說道。今天開學。我有幾句話。要對諸生說。諸生要曉得今日的世界。正是我女界大放光明之日。從前的女子。只講三從。什麼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終身不得出頭。並且男子讀書。女子從不讀書。只知講究裝飾。纏足梳頭。俗不可耐。如今却不

然了。曉得男女平權。提倡天足。男女一體讀書。真大有光明之象了。我開這個學堂。既不收學費。又不收膳宿費。有錢的固可來讀。無錢的亦可來讀。無非爲培植女界人才起見。務望諸生來此。各人都要用功。以學問爲消長。弗以貧富爲消長。無錢沒有什麼可恥。學問不長進。是可恥的。先要研究中國文字。其次英文算學。還有一樁要緊事情。現在一般人都在那裏亂講平權自由。你們千萬不可講錯。不要說男女平權了。就看不起男子。天天與男子相爭。不讓分寸。須知平權者。進步之平權。必須大家都有實力。方可平權。不要說自由了。就可放乎禮法之外。不受父母教訓。自由婚姻。忽張忽李。不顧廉恥。要曉得必先能自立。然後可以自由。必先能自治。然後可以自由。不侵犯人之自由。然後自己可以自由。諸生初進學堂。這兩層道理。總要知道明白。此外諸生到此地來讀書。還有數樁苦事。一要吃素。并不准自帶葷菜。一要從儉。着布衣。不准搽粉抹脂。穿紅著綠。這雖是我這裏學堂一種專制政體。但實在有益你們。還有一樁特別事情。乘各位教員在此。大家討論一下。就是每逢禮拜休息。我不喜歡。總要各位想個法子改良方好。黎鞠潭徐少伯齊道。這是各學堂的通例。大家辛苦了六天。應該休息一天。舒養精神。似乎未便改革。夫人道不然。我並非不准休息。我要避去禮拜這種惡俗名稱。陳澹然道。我亦極惡禮拜。這是他們在教的人一種名目。我們從不歸教。何必

學他的樣子。夫人道：「陳先生講得不錯。我想休息未始不可。不過禮拜休息，則大可不必。不如改爲旬假，逢十放假，休息一天。諸君以爲何如？」各教員都站起來，齊聲說：「好極好極。我們遵命辦理。」內有一個學生姓錢，名墨卿，忽立起來說道：「校長如其禮拜不放假，學生要告辭。」夫人問道：「你告辭是何理由？」錢姓學生道：「我逢禮拜日，全家都要到禮拜堂去做禮拜。」夫人笑道：「既然如此，我就聽你的話，讓你回去。本來我此處也不少你一個學生。」說了此話，又演說下去，無非是一派勸誡勉勵的話。說完，下台。周肖僧又走了上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日本非僧臨終，忽受穢氣，未免太巧。其作者之曲筆乎。

學堂吃素，從來所無。說來頗不易圓轉。因做一篇大文章，特將疔瘡根由指明，從空駕渡了無痕跡，可謂苦心孤詣。

休沐之制，本爲古代所有。今必習從禮拜之稱，未免數典忘祖。螺螄一舉而改革之，實爲快人快事。

海上大觀園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觀察學風飛車四出 宣揚佛法講舍宏開

話說螺螄演說之後，各教員學生都拍掌。只有一個女學生是入教的，不以為然，聽其不歡而去。周肖僧復又上台說道：方纔校長演說的話，諸生諒已了解。校長苦心孤詣，興辦這個學校，原為解放女界。要你們各有自立本事，將來不受男子束縛。你們總要體會這一番好意。我承校長委為監督，總想把這個學校做出一個特別榜樣來。走到外面教人知道，不但學問比別個學校優長，凡於一切儀文，要格外規矩，所以定下幾個規例。凡見師長，總要站立一旁，垂手挺腰，高聲叫某師長。坐要坐得穩，立要立得正。將來再請陳先生選定教課書。第一是論語，句句要讀。第二是禮記內則篇。這是女子要緊的學問，不可不知。你們考取師範班的，這兩種書定然可以領會。還有高小班、初等班，先宜講究識字，字不識那能讀書。我所以興廣倉學會，也是這個意思。諸生不見鄉下人目不識字，要想寫一封信，求東求西，沒有法想，祇好跑進城廂，看見拆字攤，當作神聖一般，拿出一百文、二百文，請他寫封信，走將回來，往回須跑二三十里。這是我親眼所見。你想何等苦惱。你們現在不要出錢，現成有書讀，真正福氣。這都是校長的栽培，不可忘記。我將來要請一位小學先生，請他編識字教課書，教導你們。你們可曉得造字的聖人，叫作倉頡氏。如今我約略說與你們聽聽。這位倉頡

聖人乃是上古時代的一個聖人。有的說是皇帝。有的說是史官。總之是他造出字來。造起之時是篆字。乃由他上觀天文。下察萬物。畫成了形象。總共畫了五百九十餘字。從此漸推漸廣。到周朝變了隸書。到晉朝變了楷書。從此中國文化日盛一日。我所以推尊他是第一個造字的人。你們到了朔望。務要跟隨先生行禮。這一間總課堂。即爲禮堂。其餘各種科學。都要當心學習。見了師長。尤要規矩。我看見別處學校。先生學生如同朋友一般。這是先生不尊嚴。所以學生沒規矩。我最不贊成。如今我做監督。不能同你們客氣。諸生一一記著。說罷。走下台來。要請教務長上台演說。陳淡然素來不會講話。且又是安徽人。一口土語。勉強上去講了幾句迂腐騰騰的話頭。學生因見校長在旁邊。不敢笑出來。演說已畢。各生都歸課堂。邱先生已將課程表排好。次日初八。整齊上課。江趙兩位女管理。輪流看視。學生如有不聽講的。打磕睡。的。立刻定出罰規來。辦了兩個月。成效卓著。上海地方。無人不稱贊。因此哄動了別處學校。什麼敦本學校。崇德學校。知新學校。革非學校。西南大學。春申大學。都派人來參觀。更有許多高小學校。有是校長自來的。有是派了監學來的。還有幾校。帶了學生同來。都說夫人熱心。以一女子辦學。辦到這樣完備。可敬之極。不過內中也有一小部分人。批評課程尚不完備。偏於舊學。然而不收學費。到底可算熱心。只有春申大學校長。帶了一個學生進

來參觀。大肆批評。先說沒有體操場。學堂中最要緊是體操。一個小院子。怎麼好算體操場。又說沒有籃球。網球。足球。這像什麼學校。陳淡然聽了。氣憤之極。跑進西花廳來。告知肖僧。肖僧轉告夫人。夫人便問。這批評的是甚麼人。肖僧說是春申大學校長。同了一個狂妄學生。口出如此狂言。夫人道。隨他罷。不必理他。這種狂妄小人。他批評我。我越有價值。他稱贊我。我倒不免同他一樣。覺得有些可恥。所以我先要問講話的是何等人。請你去告訴陳先生。教他不必生氣。涵養工夫要緊。陳淡然也就不說什麼了。參觀人中。又有人問。夫人熱心辦學。固是第一件公益事。不知夫人還肯辦男學校麼。這句話是一個叫陳知新的問的。陳知新在法界寶昌路。辦了一個知新學校。自己貼錢賠辛苦。非常熱心。想夫人如肯辦男學校。他願來幫忙盡義務。陳淡然答道。夫人極熱心辦學。將來是要辦的。陳知新道。夫人是最開通的人。不知也肯屈尊到敝學校來參觀麼。兄弟當在彼拱候。陳淡然道。容當稟知夫人。請他來參觀。此外還有許多學校。也都請夫人前去參觀。陳淡然邱久之。等當代爲答應下來。客人去後。便都告知肖僧。肖僧道。別人既來此參觀。我們也應該前去的。等到告訴了夫人。夫人心裏也狠高興。道。後天如果天晴。我們可以回去。到了後天。汽車已經備好。使喚肖僧到學校內。問那位教員高興同去。肖僧到校內。一問。陳淡然這一天功課最忙。不能同去。黎鞠

潭鐘點較少。可以去得便邀了黎翰潭出來。剛要動身。忽然馬霍路何公館差了一個人來。說今天是老太太的散生日。要請夫人前去吃酒打麻雀牌。時派汽車來接。夫人想辭復了他。家人又上來稟告道。一定要請夫人去的。因為來了張太太李太太。剛剛三缺一。桌面拾好老等呢。夫人笑道。如此我不能去參觀學校了。老弟同了黎先生去。回來告知我罷。夫人便不坐自己汽車。坐了何公館的汽車去了。這方面周肖僧同黎翰潭上車。先到革非中學。當有學監俞先生出來應酬。領看各處課堂。形式總算整齊。此時各教員正在上課。有上英文的。有上算學的。有上國文的。看到國文課堂。那位教員却是一位老先生。有四五十歲年紀。正講管異之的楚昭王論。講得頗為仔細。許多學生也都拿了書聽著他講。坐在前面三四排的。忽抬頭聽他講。忽看了書搖搖頭。象個心領神會的樣子。誰知後面兩排。竟有兩個學生。躲在後面打瞌睡。眼睛閉著。也不看書。也不聽講。末了一排。當中的一個學生。拿一本書儘看永不抬頭。望過去。不像古文本子。因為紙張不同。本子大小也不同。那教員却是個近視眼。在上面望下去。並不看見。學監在窗外。同周黎二人立著。却一眼看見了。面子上有些下不去。只得走進去。將兩個打瞌睡的推醒。又將看別樣書本的把書搶來。一看乃是一本今古奇觀。黎翰潭因向周肖僧道。學堂中每上國文班。總不免有此流弊。學生要好的固肯盡心聽講。

不要好的，便都往往如此。俞先生搶了書來，面子上覺得還有些過不去，口內說道：這三個人定要記過。黎鞠潭忙向他搭趣道：我們校內也有幾個學生如此，一班之中總不能個個都要好的。周肖僧也對他敷衍了幾句，隨即辭了出來，再坐汽車到崇德學校。校長李伯時出來歡迎，先到客堂內坐地吃茶，說起他這學校，創辦起來何等辛苦，經費又何等支絀，所以各樣都從簡陋。又道：我們這裏許多教員，差不多半盡義務。英文教員只有一塊錢，一個鐘頭。國文教員半塊錢，一個鐘頭。有時來不及，遇著曠課之時，都是我自己去代算學圖畫教員，都是自己朋友隨我送他，概不計較。所以這個學校別人來辦，是萬萬辦不成功的。周肖僧道：李先生熱心極了，我們幾時辦起男校來，也要請先生幫忙。李伯時道：當可遵命，効勞當領到各處課堂去參觀了一會。李伯時又拿了學生許多成績來，與肖僧看。肖僧見國文上的字跡不甚規矩，圖畫却甚好，便問道：你們這裏圖畫教員是何人？李伯時道：是我的同鄉一位姓繆的，他是繆小山之姪，家境不好，在此賣畫度日。我便請他每日教一小時，隨意送他二三十元。他人極好，倒也並不計較。周肖僧道：我們女學校內可惜尚缺此圖畫一門。黎鞠潭接著說道：照學校課程，本應有此一門的。李伯時道：貴校如其添此一課，我可推薦繆公過來。肖僧道：繆公有畫在此麼？李伯時道：有有，當從學生處拿來一張人物，一張花卉。肖僧拿

著再談些辦學方法。當即告辭出來。再坐汽車到知新學校。陳知新亦照樣歡迎。周黎二人亦照樣參觀。一切規模與崇德學校差不多。肖僧翰潭亦恭維數句。且說陳知新何如辦起這個學校來。知新有兩個兒子。名學棻。學侃。一個十八歲。一個十五歲。請了一位老先生在家教育。這先生性車。乃是一個老貢生。教法甚好。兩孩亦聰明。做起國文來。學棻有五六百字可做。學侃也可做二三百字。著實精通。歷史大綱亦很熟悉。知新課子甚嚴。想教二子再進學校。修習英算。因道聽何處學校最好。想去插班。有人對他說。英文要好。還是進教會學校。遂到春申學校投考。考取了中學一年級。一月之後回來。知新考查二人功課。學棻道。講到裏面英文。中學班亦不甚講究。須到了大學班。有外國教員教授。纔有真正進益。他們裏面最重的是聖經。其次體操。最不重的却是國文。先生從來不改課卷。圈圈批批就完了。那位國文先生。只有念多歲。別處大學畢業。學問恐比我還不如。出題目都是些常套。有好些典故。拿去問他。他都不知道。天天却要默寫聖經。默不出就是圈分。每日總得一小時上聖經課。半小時做禮拜。校長日日勸我們歸教。我們只是不聽。我二人交好一個朋友。姓曾名傑。是曾文正公的曾孫。他的國文最好。四書五經都能熟背。對於歷史也有見解。我們三人遇著默寫聖經時。總也默不出。因此都不及格。曾傑常對我二人說。別個學校不及格是倒煤的。這

裏學校却及格了反倒煤。我們三人聖經既都是圈分別樣隨他亂填去罷。知新聽了這番話倒又憂慮起來。又問裏面歸教的多不歸教的多。學棻道：「中學班有六七十個不歸。大學班個個都歸。我們將來如要升大學總要歸的。」那六七十個不歸的都推說父親叫我們來讀書不教我們來歸教。所以暫時攔下來了。知新道：「既然如此。明天不必去讀了。學棻道：「我們如果不去讀。曾傑也不肯去讀的。知新道：「你只管自己請假便了。次日學棻進校告知曾傑。曾傑道：「你二人去了。我沒人可以互相研究國文也要去了。當晚即做了一篇大文章。面子上是恭維耶穌。比耶穌爲徐鴻儒。韓林兒。李清三個人。說這三個人了不得。能夠剪紙爲馬。撒豆成兵。有天大的本事。可惜被國家害死。如同耶穌在十字架受苦一般。做完寫了張貼起來。裏面一班先生和學生都當作好文章。大家抄了讀。後被大學裏一個先生瞧見。說這是在那裏咒罵耶穌。罵耶穌是邪教。校長起先本很稱贊他。如今一聽方曉得是上了當。不免恨極。一時可又尋他不出錯處。只得老實說他毀謗耶穌。竟將他斥退。那六七十個學生不歸教的也就動了公憤。便去質問教長。何故斥退曾傑。校長無言可答。那六七十人便說：「校長無故斥退學生。我們也不願在此了。校長至是倒已有了轉圜之意。偏偏被一個大學甲班生略士瀛得知。忙到校長前去播弄。說此一班害馬。還聽他們辭退爲是。于是校長決意將六

七十人一齊斥退。駱士瀛却因此拍上了校長的馬屁。一畢業後，即派充教員。此是後話。學藝被斥回家，即將詳細情形告知新。知新十分氣憤，即負氣開辦這個知新學校。凡從春申大學出來的，一概都收進來。當年不收學費。此是知新學校起初開辦時候的情形。陳知新當時即一五一十的，把來告知了肖僧鞠潭二人。二人着實恭維了他一番。又問道：先生要賠多少錢？知新道：開辦至今已賠到五六千元。肖僧道：曾傑這個小孩子在那裏，可領我見見麼？知新便去喚了出來。肖僧向他看去，年紀約有二十歲，一團正直清剛之氣，問答了幾句話，仍令回課堂去。肖僧便從身邊拿出二十塊錢來，託知新代買應用書籍、儀器、文具，送與曾傑，並囑要買就送他。否則恐他不肯收的。知新代為致謝，又參觀了一會。肖僧鞠潭方辭別回來。此時夫人尚未回園，等到夜膳後，夫人纔歸。肖僧告知各學堂的情形，又說：我們尙少圖畫一課。李伯時已薦一個繆小山之姪，與我圖畫畫得甚好，不可不請。說著，取出帶來的幾張畫與夫人看。夫人當即答應。次日，即囑孫芝園寫信給李伯時，請繆先生來擔任兩班圖畫。月送束修三十元。這位繆先生字仲英，次日即應命到來，與肖僧接洽了一番。就搬來住在園中。自此校中又多添一種工課了。夫人自辦女校以後，名譽噪甚，心裏頗為高興。陳淡然雖則迂腐，然起早上課，勤於改筆，學生頗有進益。到了年終，各生放假回家，准定來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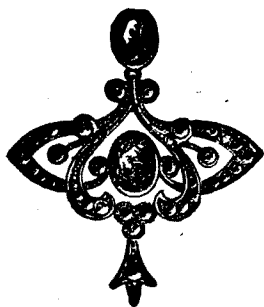
月二十開校。那日放假已畢。夫人閒下無事。在園中四圍散步。忽走到佛堂外舍。聽見裏面書聲朗朗。走將進去看時。乃是慧眼山僧教小和尚在那裏讀大藏經。另外還擺著四書五經。讀得非常好聽。原來慧眼山僧教小和尚讀經。句句解說。並不用梵音。仍同四書五經一樣讀法。所以好聽。夫人進去之後。小和尚都立起。夫人忙喚小和尚不要起動。依舊讀書。我要聽聽。內中有兩個小和尚。狼爲清秀。讀書口齒尤清。夫人見了。這一喜非同小可。笑對慧眼山僧道。你抄大藏經。並教小和尚讀書。藉以消遣解悶。真是樂哉樂哉。慧眼山僧道。大藏經我已全部抄好。現正逐日校對。開年可以發刊。前日喚刻字匠來。與他磋商。嫌他日子太慢。一年還刻不了。不如鉛印容易得多。夫人道。鉛印要多少日期。慧眼山僧道。半年儘夠了。夫人一面說著話。一面翻看抄本。見字迹端正秀麗。可愛之極。便對慧眼山僧道。依你准用鉛印。這一部抄本。我可要寶藏起來。也不忘你一點功勞。慧眼山僧道。夫人不是說大藏經抄好。刊印起來。要開和尚學堂麼。夫人道。我正有此意。你將抄好的多少經籍。開一細目給我。明正就好登報。招集小和尚來讀經了。慧眼山僧道。我目錄已編好。在此經律論疏語錄。共一千九百十六種。八千四百十六卷。夫人道。這真難爲你了。明天你到西花廳來。我把幾個教員請出來。大家商量一下。次日。陳淡然。黎鞠潭。李佩五。李竹如。邱久之。孫芝園等。都到西花廳。慧

眼山僧也來了。夫人同周肖僧出來，坐了主位。夫人開言道：「我們今年辦了半年女校，外間名譽頗好，全賴諸位費心。明年我想添辦一個和尚學校，好在我此地房子狠多，隨撥幾間就穀了。又要諸位費心，還有我們那位慧眼師父，想就請他掌教。現請諸位商量商量。陳淡然邱久之道，這事很是容易，不過專教小和尚，範圍未免太小。夫人道：「不必定是小和尚，小孩子也是一樣的。且到臨時看報名人數再定。我的初意，因為看見慧眼師父教兩個小和尚讀書，很是好聽，所以有此主張。而且開辦和尚學校，也可算得一樁特別事情。慧眼山僧道：「既辦和尚學校，我定個名稱，就叫華嚴大學。校如何？」夫人道：「好極。大衆也均贊成。」夫人便請陳邱二位先生定章程。定好交與肖僧。我再與慧眼師父商量。邱久之道：「學校章程都是大同小異，不過讀書課程略有不同。我們定好，明天拿進來便了。」夫人道：「我明天要到杭州去一趟，大約七八天回來，你定好。那麼先交與慧眼師父罷。」邱陳二人答應。夫人又將慧眼山僧抄大藏經一番辛苦，告知大衆。大衆都向慧眼山僧恭維了幾句。陳淡然道：「明年添設學校，想來必須添聘教員。周肖僧道：「我到杭州去，乘便也爲此事。我有個舊朋友施竹軒，會開彭蒙書室，於蒙學最有經驗。想去請他來，將來學校開了，教小和尚統請慧眼師父主持。教小孩子，就請這位施君主持。」陳淡然道：「是不是就拿大藏經做課程？」慧眼山僧道：「不然，我教小和尚。」

依舊教他讀四書。要程度到了很高，纔可以看大藏經。並且大藏經纔得抄好，要待排印完全，纔可抽出來選讀。陳淡然聽了，隨手拿了抄好的一卷經看看，把舌頭一伸道：「你抄了這許多卷，非十幾年苦工不辦，真有耐性極了。」佩服之至。夫人道：「這真正難爲他，你看字跡抄得何等端正，爲我父母，他肯如是，我實感激極了。」慧眼山僧道：「這都是夫人的孝思，小僧不過費了些閒空工夫，算得什麼。」夫人道：「我有兩位師父，都算得生平知己。一位就是慧眼師父，替我抄大藏經，造花園，佈置一切，十分辛苦，還有一位本非師父，替我看相，斷定我的終身，我一生幾乎走錯路，都是他來指引迷途的。可惜他今年已死了，遺言要葬到杭州西湖上去。我此去一則要在西湖上起造別墅，二則也順便替他看塊墳地呢。」說了一會，也就各散了。次日，夫人罕通同了周肖僧，一齊上杭州。罕通纔是第一次到杭州，此一去，有分教：夫人救了兩人性命，繼了一位乾女，肖僧結識許多朋友，聘定許多教員，欲知詳細，均在「下回分解」。

頑民曰：曾傑是大賢之裔，又是忠臣後代，宜有此一番大議論，拔出許多陷入火坑者，知新負氣而辦學校，雖一半爲私，然有裨公益不小。

大藏經抄完，開辦華嚴大學，從此又有許多文章發生矣。



第二十二回

款客延賓湖濱授館

撥雲撥雨席上傳情

話說夫人此次到杭州原是裘氏兩兄弟約了去的。所以同了罕通肖僧到得城站已有裘氏兄弟兩人前來迎接。隨喚十數輛人力車。送到西湖裘氏山莊。這兩弟兄一名廷梁。一名廷棟。原籍蘇州。弟兄本有四人。長二兩兄早故。只留下廷梁廷棟二人。當他們父親去世時。遺下家產不多。不過二三萬金。四房合在一起。尚可敷衍。一分就未免薄弱。老三老四本很友愛。老三就對老四說道。我們兩個人從小讀書不成。沒有什麼本事。如今家產有限。坐吃山空。如何得了。老四道。依我看來。不如尋點生意做做。老三道。做生意我們又是外行。這怎好辦。老四道。天下沒有不賺錢的生意。只要自己落場。克勤克儉。如今我與你兩個人。督率店務。認真辦事。怕甚麼。內行外行。老三想了一想。道。我且和你去。到市面上望望。看是何店相宜。于是兄弟二人。踱步到元妙觀前。每逢店鋪處處留心。看到那大的綢店布莊。資本既然要大。二人又真是外教。不敢妄想。酒館茶館。麵館菜館。利息雖好。太覺粗蠻。二人看了一會。踱到茶館中坐下。這茶館間壁。乃是一家茶食鋪。各樣粉食糖糕。都有不下數十種。鋪內有個夥友。乃是他們的近鄰。二人坐定以後。就請那人過來談談。那人姓王。多年老夥友。是鋪內核算配料的。閒談的時候。便道聽他茶食生意的情形。據說是有四分錢利息。除却夥

友薪金房租以及各種開銷。只要事事躬親。足有二分錢可以淨多。弟兄二人聽了。頗爲動心。老三就說道。我們頗想做這樣生意。不知王兄肯來幫忙麼。王夥友道。儘可儘可。現在我們店中配料之人很多。我儘可以進出自由。二位如高興做這行生意。我定來幫忙。但有一個主意。地位要揀擇。不可在這裏就近。他是多年老店。和他搶奪生意。要受損失。據我看來。最好離了蘇州。到別處去開張。掛起蘇式點心招牌來。生意一定可好。老四道。此論不差。俟愚弟兄商量停妥。再來奉邀。王夥友隨也辭去。弟兄茶罷回家。又商量了一會。老三道。我今天看來看去。還是這行生意。粗中帶細。很是相宜。並且此種茶食。都是乾燥之品。我們從旁督率。不怕走漏。本輕利重。很可做得。老四道。我也以爲然。如今我同你每人拿出三千塊錢來。有了六千現款。再和莊上往來一下。也可有一萬資本了。老三道。此事雖然穩妥。還要從長計議一下。老四道。地點最是要緊。老三道。我且和你帶點錢。去到各處遊玩。順便留心市面。老四當下贊成。於是每人帶了百餘塊錢。凡市面熱鬧地方。北面是松江。上海常州鎮江等處。南面是湖州嘉興杭州紹興甯波等處。預定都要去走一遭。一日走到杭州。去遊西湖。看那風景。都是真山真水。真可堪於天下。老三老四不覺樂而忘返。老三道。我同你做生意。如能順當。定要在此地買一塊地。造起房子居住。不知此願也能償麼。老四道。那麼我們不如就在此

落脚杭州也是省會之地。生意定不會壞。我們且進城留心店基如何。老三道甚好。兩人進得城來。道聽城裏市面最整齊的。要算薦橋地方。此時剛剛有家水果鋪。有雙開間房子要頂出。老三老四便租了下來。每月租金二十元。當時付了定洋。回到蘇州。邀請王夥友同到杭州。修整房屋。做起招牌店號。取名頤香齋。轟轟烈烈的開設。一另蘇式茶食店來。此時正在光緒十幾年。火車尚未建造。初行小火輪船。蘇式點心。杭州城裏尙爲初次通行。不免哄動一時。大家都來買蘇式點心。試嘗一下。因此生意異常發達。老三老四親自督陣。不肯放鬆一點。每年倒穩有五六千元可賺。便又擴充。改爲三間門面。誰知對面又有人開起一另來。牌名同復泰。和他搶奪生意。自此每年不免稍稍減色。但是開了十幾年。早已賺進六七萬了。弟兄就商量停當。在西湖葛嶺山脚下買了一塊地。造起莊屋。卽取名裘氏山莊。閒空之時。就在自己莊上住宿。有時也在莊上請客。與幾個富戶來往。此番聞得罕通與螺螄來遊西湖。想借此結交。特到城站來迎接。都接到莊上居住。酬應十分周到。又介紹了兩塊西湖地皮。一在岳墳裏峯。一在金沙港。請罕通與螺螄明日去看。當晚備了西餐。請罕通自己弟兄陪席。又備了魚翅筵席。請螺螄兩姊妹出來陪席。又問周肖僧還是吃西餐。還是吃中餐。夫人代答道。他喜吃中餐。不必費心另備。只須同坐好了。裘三奶奶裘四奶奶當與肖僧行禮相見。

倒也彼此不拘。又邀了一位劉少奶奶來作陪客。這位劉少奶奶人品中上。性格風騷。看見周肖僧年輕貌美。身材漂亮。不免眉目傳情。當由夫人坐了第一位。肖僧第二位。劉少奶奶第三位。他們妯娌二人。又硬拉大小姐坐了四位。自己二人坐五六位。這位大小姐。是螺螄前年領來的。已有十三歲。取名荷貞。一頭黃髮。好似西產。此時劉少奶奶坐在第三位。正和肖僧對面。時常對著肖僧迷迷的笑。却礙於夫人坐在當中。不好放肆。又以初次見面。未便詞涉遊戲。肖僧情竇雖開。然心地規矩。對於年少婦人。常要面紅。見了劉少奶奶這種風騷情形。頗不自在。座中六個人。夫人。肖僧。劉少奶奶。裘三奶奶。都是好酒量。大小姐只能勉強吃幾杯。裘四奶奶却是點酒不聞。劉少奶奶吃酒之後。更是有興。竟看著周肖僧。目不轉瞬。肖僧雖見女人怕羞。但是吃酒賭量。却是最高興的。不免你一杯。我一杯。對吃起來。劉少奶奶吃得高興。自以爲酒量無敵。便對肖僧道。你敢與我賭量麼。肖僧道。黃酒賭量。有甚麼稀奇。你敢與我賭白酒麼。劉少奶奶道。怎樣賭法。肖僧道。吃醉的。明天罰作東道。主。劉少奶奶道。算數。大家不准賴。我且與你豁一百拳。酒須篩滿。隨捲起衣袖。露出雪白臂膊。漸漸忘形起來。轉是夫人勸道。你們賭酒。不可用白酒。白酒吃醉。心中燒起來。性命交關的。劉少奶奶道。他欺我不會吃白酒。所以我偏要用白酒一賭。裘四奶奶也勸道。將就些。就用黃酒罷。我曉得你是

好量不怕白酒的。劉少奶奶道：不用白酒，改用白蘭地也可。夫人道：這是更利害了。肖僧却不作聲，只是一味的笑。劉少奶奶此時微有酒意，狂態更露。夫人在旁冷眼看著，見周肖僧尚知有男女之嫌，很怕難爲情。劉少奶奶却一切不顧，甚是注意周肖僧。佻然吃醉，恐有後文，不免刻刻留心。一會兒聽見肖僧說道：吃白蘭地也可遵命。只可惜我不會豁拳。劉少奶奶道：不會豁拳，可以猜子。可用瓜子三枚，花生兩枚，共是三黑兩白。先猜單雙，次猜數目，後猜黑白。說著，就自己先做。喚肖僧猜。肖僧猜是單的。劉少奶奶道：你吃酒。肖僧又猜四顆。劉少奶奶道：你又吃酒。肖僧再猜雙白。劉少奶奶道：你仍吃酒。攤開手來，原來一黑一白。肖僧道：你做的，好。我全輸了。劉少奶奶道：你怎不想一想。我兩人做，總要成雙。你爲什麼猜起單來。自然要輸。再成雙，總是兩個。兩個總是一黑一白。譬如人一男一女，才可成雙。你怎麼會不想到。劉少奶奶說此話時，著實有意。周肖僧倒有點怕難爲情。登時面孔漲得通紅。劉少奶奶還不知夫人在旁關心，趁著酒興，漸無忌憚起來。又說道：猜子不好。我們改爲拍七如何。夫人道：甚好甚好。這是大衆好來的。劉少奶奶便又對裘四奶奶道：我與你換個位子。並請大小姐也坐過去。于是他竟坐到肖僧上肩來。意思想弄個法子，把肖僧弄醉。隨又舉起酒杯來，說道：我們輪喚數目，或一數，或二數，均可。惟不能喚三數。明七拍上，暗七拍下。如有說錯拍錯

的均罰滿杯。說得太慢，也罰半杯。拍到七十爲止。等到拍將下去，裘三奶奶錯得最多。其次大小姐。夫人四奶奶都有錯。偏是肖僧聰明，一次也不說錯。拍錯，反是劉少奶奶自己錯拍一次。拍滿之後，劉少奶奶餘興未闌，定要依照前議。兩人對飲，并要夫人與三奶奶飲半杯相陪。卽拿起酒壺，自己來篩。足足對飲了三十幾杯。周肖僧並無醉意，忽然點心上來，乃是大盤春卷，炒好的肉雞絲，須自己包來吃的。劉少奶奶包了一個，笑嘻嘻的，拿到肖僧面前，要他吃，并說道：「我包好了，請你吃。」包你稱心如意。螺螄看的眼裏，實在有些不入眼。再看肖僧，只見他面上忽紅忽白，露著很侷促的樣子。倒還規矩，略覺放心。劉少奶奶此時見弄肖僧不醉，暗想這個人酒量比我還強，我不如今天裝作假醉。明天罰作東道主，引他到我家裏來罷。主意打定，又吃了十數杯，便假裝吃醉，把筷子跌落地下。自己只管默笑，眼睛朦朧，露著欲睡的光景。裘四奶奶道：「劉嫂嫂吃醉了，畢竟這位周大哥酒量好，還不醉。你須罰出東道來。」劉少奶奶道：「難道我竟醉了？東道竟輸了麼？也罷。就是明天罰我，請夫人同周大哥到舍間一敘。」夫人道：「說說笑話罷了，何必真罰。」劉少奶奶道：「遠客到此，我是該盡地主之誼的，並不專講罰的事情。」肖僧道：「其實我今天也醉了，也應該罰我。」劉少奶奶道：「明天先罰我，後天再罰你罷。」舍下住在紅門局，明天我備轎子來請看官。你道這位劉少奶奶是何等人物，且讓我

來補叙一番。他的公公名劉敬輿。要算浙江知縣班中一位能員。歷署繁缺。現署溫州永嘉首縣。帶了姨太太上任去了。公館內只有正太太與少奶奶。正太太有半肢瘋。不出房門。家中都是少奶奶一人當家。少爺名驥。今年三十歲。敬輿替他捐了一個從九品。分發江西。他們夫妻伉儷甚篤。少奶奶想同到江西去。但因公公叫他經管家務。又婆婆得了瘋病。要他伏侍。一時分身不得。只得守住公館。但交代少爺道：你到江西。如果沒有好差使。不如請假回來。少爺答應而去。誰知劉驥人才。很是漂亮。江西藩司一見面。十分契重。即掛牌令署撫州典史。急切不得回來。少奶奶生性風騷。日望少爺回來。偏偏不能如願。所以此番見了周肖僧。這麼一個翩翩美少。竟忘記自家身分。動輿起來。假醉願罰東道。想設法勾引他。此時裘三奶奶還在夫人面前勸酒。外面罕通却已吃完西餐。走進裏面看看。夫人見罕通外面已散。忙對裘三奶奶道：這位劉少奶已有酒意。我們也都已盡量。請主人賞飯罷。二人知是實語。當喚老媽子盪飯。大小姐與四奶奶各吃一碗乾飯。餘人不過吃點稀飯。應景。席散之後。劉少奶奶千叮萬囑。明日定要夫人賞光。夫人只得依允。劉少奶奶方回家去。此時裘老三。裘老四早已把客房佈置妥貼。即請夫人等前去。兩對男女居停。又陪著談了片刻。也回房去了。此間客房共有十數間。開出窗來。面前就是西湖。那時正在月半前後。月光十分

皎潔湖底下也映著月亮。夫人看了萬分歡喜。想我上海大觀園共花了六七十萬。雖有亭沼臺榭之勝。總沒有這般真山真水。開出窗來。好比西湖。就是我家之物。我明天尋一塊地。也要靠著湖邊。造起來纔得稱心。于是左顧罕通。右顧肖僧道。你們看這裏三面環抱。是山中間一個大池。這是天生成的。景子走遍天下。也沒有這般好法的。我見了。心花都怒放了。正在觀望。只見遠遠一隻划船。划了過來。口裏唱著西湖漁調道。月亮汪汪。西湖湯湯。我的船兒蕩漾。他的船兒波揚。一櫓搖出外。一櫓搖進艙。櫓兒進艙。魚兒也進艙。魚兒魚兒好眼光。一躍登艙。一躍登艙。今晚水游游。明天醋溜溜。溜外鄉客人來。都要嘗一嘗。說一聲好美味呀。盤兒精光。碗兒精光。只剩了三根葱頭。碟子裏澱甜醬。此時月明人靜。雖有一箭之路。字字聽得清楚。覺得十分好聽。夫人道。船家也有真樂。你聽他雖唱的是粗俚曲子。却句句由淺入深。先由月亮引到西湖水。又由水引出船來。有船方好捉魚。然後說到西湖醋魚。外鄉人都要嘗嘗。然而尚不算數。還要題外餘波。拿葱頭澱甜醬來收韻。純是一片天籟。可愛極了。說時。早見他帶唱帶划。咿咿呀呀的划過去了。夫人望了一會。好不開心。又復說到裘老三裘老四兩弟兄。今天如此殷勤款待。過一天我們臨行。該應怎樣酬謝。肖僧道。不必酬謝。他是有意結交。決不肯收的。夫人道。這話也不錯。等他幾時擴充營業。我們幫助他些就是了。隨又說

到今天席上這位劉少奶奶相貌頗好。人亦流動。我看了倒著實歡喜。這句話原是夫人有意試探。肖僧看他到底動不動心的。肖僧道人却流動。可惜太輕飄一些。我不歡喜。我同他還是初次會面。他就講這樣的瘋話。真叫人聽不下去。夫人道：你不要假道學。你外面說不歡喜。心裏實在是歡喜的。肖僧道：老姊說那裏話來。如果說我歡喜。我明天不去便了。夫人道：不可不可。我不過試試你看。我在席間見你面孔漲得通紅。曉得你是怕羞。早已明白你的爲人了。你明天只管去。只要心地把穩。他有什麼癡心。你只須裝獸便了。但是不可過於板重。反過來也要招大怪的。肖僧領會。次日下午四點鐘。劉少奶奶派來了車馬一大羣。請諸人前去。原來昨夜劉少奶奶回去的時候。卽稟告婆婆。說今天裘三奶奶裘四奶奶宴請上海富翁罕通夫婦。邀媳婦去作陪客。所以媳婦明天也邀他們來晚膳。特先告稟婆婆。他婆婆道：應酬客人。理所正當。你公公在家。也常要請客的。不必告知我。你儘管自己去做。不過我房裏不要引進來。因爲我立不起來。不能酬應客人咧。少奶奶道：曉得了。到了次日。果然差人去請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裘氏弟兄之得生涯發達。大獲其利。固其宜也。凡爲兄弟者。可以取爲法矣。

夫人因借住莊子。發生欲買西湖地。說來很是曲折。

劉少奶奶酒間狂態。頗堪發噱。亦爲絕妙一段點綴文字。

划船唱漁歌。有聲有色。夫人在水面上聽見。愈增興趣。



第二十三回 良友多情閒窗日暖 賢才入彀冀北羣空

話說罕通夫婦周肖僧裘氏妯娌同到紅門局劉公館。劉少奶奶迎進門去。看見周肖僧亦同來。心花都爲開放。走進大廳。二廳。花廳。又轉過假山。方是客廳。分賓主坐下。劉公館內的房子。很是寬廠。雖不能比大觀園。比到上海別處人家。却無此寬大了。劉少奶奶先送了茶。隨擺出四盤乾點心來。乃是杭州插酥。核桃糕。玫瑰片。桂花酥。都是細巧點心。隨後又拿出是兩大盤熱點心來。乃是自做玫瑰豬油蛋糕。豬油淨細沙粽子。每人都吃了兩筷。罕通却從未吃過這種點心。大吃特吃。一面又不住稱贊。點心吃完。不多一會。已把圓桌面擺好。劉少奶奶早爲罕通備下西餐。便問還有那位喜吃西餐。夫人道。肖僧可以吃西餐。兼吃中餐。我們隨意罷。說著大家入席。劉少奶奶自己家裏用著厨司。燒得很好。什麼上等玉潔荷包魚翅。什麼用白煤煮的熊掌。什麼羅裙。都是幾樣美菜。夫人雖是巨富。却向來持家節儉。在上海請起客來。從沒有這般講究。見了這種山珍海錯。夫婦二人都很過意不去。吃過了幾道菜。劉少奶奶又想出一個酒令來。說我們今天來滴翠罷。用酒一碗。約有四五杯光景。誰人當翠。卽飲此碗。過一點。罰一杯。過兩點。罰兩杯。各人行起令來。却是肖僧屢次當翠。好在他酒量甚宏。并不在意。劉少奶奶又篩了一大碗酒。說道。今天我敬罕太太吃一碗。定要賞臉。

的夫人吃了一碗。他又篩一大碗敬罕通。罕通不能吃。請肖僧代吃。肖僧吃完。他又篩一碗敬肖僧。肖僧說。我剛剛吃了一碗。連吃下去。要滿出來。不吃了罷。劉少奶奶笑迷迷的對肖僧道。你是海量。怎樣會吃不下去。今天定要你吃。賞賞我的臉。肖僧雖然能吃。却因剛剛一大碗。吃得未免太急。實在有點吃不下。所以不敢答應。劉少奶奶道。我篩酒很有道理。向來杯不空不篩。人不對不篩。今天替你篩酒。如何倒起我的煤來。肖僧無奈。只得喝了半碗擺住。劉少奶奶隨將碗奪了過去。替他一口氣喝盡。這是劉少奶奶有意如是的。肖僧很覺得難以爲情。夫人看在眼裏。屢次冷眼瞧他。劉少奶奶又只是看著他笑。弄得肖僧面紅耳赤。好不耐煩。只得對罕通與夫人道。我已吃飽。想回去了。夫人道。那麼請主人賞飯罷。劉少奶奶還要灌酒。夫人肖僧都再三遜謝。裘氏妯娌也道。不必了。我們改日再叙罷。劉少奶奶方喚盛乾稀飯來。各人都已吃飽。吃了一碗稀飯。卽行散席。劉少奶奶還要留夫人一行人都住在城裏。說牀鋪都預備好了。夫人道。改日來擾罷。裘三奶奶道。明天還有人來。邀至湖邊看地。只好仍住到敝莊去。肖僧道。我明天還要拜客。也只好回莊去。劉少奶奶見留他們不住。一團春興。只好暫時按下。此時天已將晚。城門要關。不好久留。夫人便拿出二十塊錢來。賞與底下人。當同了一班人。乘轎子回莊去了。回到莊上。晚上依舊賞月。夫人對肖僧道。這位劉少奶

奶很想勾搭你。我處處都冷眼看著。越看越不像樣。你千萬要留心。才是。肖僧亦已覺得。答應自己心地把穩。不去上當。次日。肖僧進城去看施竹軒。郭稼孫二人。此時施竹軒已不開彪蒙書室。已將店基盤出。改爲神州書局。獨在杭州家裏養病。肖僧道聽他家住在城內六克巷。當尋到他的家中。兩人見面。異常親熱。肖僧道。我曉得你已不做生意。回杭養病。實在渴想之極。現在人已好麼。竹軒道。現在略覺好些。我是在前次會試之時。飽受風霜。成了老病。去年又吐了幾口血。所以吃不起。辛苦了。肖僧道。我新辦了一個女學校。明年又要添設華嚴大學。想請你去主持其事。不知你也肯麼。竹軒道。弟並非不肯。實因精神不佳。恐要誤事。肖僧道。誤事一說。太謙虛了。你無論如何。總須幫我幾天。竹軒道。你現在所請幾位。是怎樣的。肖僧便告知他一個舉人叫陳澹然。兩個廩生是黎鞠潭。邱久之。兩個秀才。是李佩五。李竹如。竹軒道。那幾個有新知識的。辦學堂要有新知識的才好。肖僧道。他們都是舊學。我所以要來請教你。竹軒道。我亦係舊學。不過對於啓發蒙童。曾經略略研究一番。肖僧道。你千萬須幫我幾天。看看有什麼不對的。可以隨時改革。竹軒却情不下道。既然如此。我不收錢。略盡幾天義務。一切要隨我自由。肖僧道。如此足見盛情。竹軒道。但不知你注重的是那幾門科學。肖僧道。我仍注重中文。且要講究小學。最要緊的是識字。竹軒道。講究小學。要通六書。會寫

象隸。這非我之所長。我且薦兩個朋友與你。一是王純齋。一是鄒福堂。這兩個人深通小學。都是俞曲園的門生。王是錢唐廩生。從前與我同堂。鄒是兩榜知縣。從前得過優貢。很有聲譽。并在江蘇做過實缺知縣。國變後不願做官。就在家中閒下來了。但是這兩個人須要我自己去請。問問他。看再講。肖僧道我留下兩個名片。請你代我拜望。竟說我要請他們到上海去。早晚可以請教。竹軒道。請他未始不可。不過這兩個。不是微薄的薪水所能請來的。王尙可以勉強。鄒決不肯小就。肖僧道。凡事我都要稟明夫人。自己也不能卽行作主。不過鄒既是兩榜。又做過實缺知縣。自然不肯小就。你且去探探他。我送他一百元一月。不知他肯屈就麼。至于王。我想每月送他四五十元。你意下以爲如何。竹軒道。讓我去談談看。明天同來會你。你自己面譚如何。肖僧道。好極好極。你前年同來的。還有一位郭稼孫兄。現在何處。我也想去看看他。施竹軒道。他現住在拱宸橋。離城有十八里。要坐火車好去。我前幾天在他家裏。他現有一個官產差使。未必肯來。肖僧道。這個人很直爽。談談頗有趣。我很紀念他。既然路遠。我不去了。你代我候候。他如到城裏來。請你約他同來。我住在裘氏山莊。尙有數天就攔隔了一會。又道。明年華嚴大學。如果開起來。還少幾個教員。不知你意中還有什麼人。竹軒道。有一個我的同年。却是有名孝廉。筆下甚好。書院屢考第一。乃是湖州人。姓費。號軼羣。

不過脾氣有些驕傲。不知他肯不肯小就。他向來靠著筆墨生涯。在杭州每年要賺千元左右。可是錢到手。卽用去。不知居積之法。所以要碰他沒錢時候。定肯來就。如其有錢在手。那就無可設法了。此人脾氣。如是我可不能決定。肖僧道。凡是筆墨好的人。脾氣大率驕傲。你且代我請他。他重你的交情。或者肯來。竹軒道。如其肯來。將來你請他作什麼壽文詩詞。那是一揮而就。便當極了。肖僧道。好極好極。尹公之他。取友必端。你是第二個尹公之他。我放心之極。竹軒道。豈敢豈敢。我明天定去約他。並鄒王二公。同到裘氏山莊來會老兄。不過老兄此來究竟還爲何事。也能對我說麼。肖僧道。夫人偶在上海李家應酬。遇見李家兩位親戚。裘老三。裘老四。說起杭州西湖風景。天下第一。他已造起一個莊子。要請夫人去遊玩。夫人因上海花園雖大。沒有天然景色。聽了。也想在西湖上起造一個花園。便託他們留心西湖地皮。他們此番有信來。說有兩塊地皮。如年內要買。價可從廉。請夫人自己來看。剛剛又有一個本非和尚。臨終託夫人要在杭州西湖靈隱寺後面看墳地。爲了這兩樁事。所以到杭州來了。我現在總總託你。你開年一定要來幫我。竹軒道。我既應允了你。我總要來。但不過只好暫時幫忙。不能久住。肖僧道。且到那時再說。又坐了良久。方告辭道。明天務請早降。我在那裏恭候。卽上轎回裘氏山莊去了。這方面。竹軒與他夫人商量。說這個朋友。須要好生結交。將

來好興大事業。我彪蒙書莊雖已收場。心甚不甘。還有許多稿本。沒有刊出。將來重整旗鼓時。可以邀他作大股東。這位竹軒夫人。向有鄧曼之才。竹軒向來拜倒。惟命是聽。方寸僧講的話。他句句聽見。便說道。你想休想。我看他年紀太輕。不是做事的人。此刻被夫人管束著。囑他親近你們幾個舉人秀才。所以如是規矩。將來如有幾個花天酒地的朋友和他作伴。他亦就跟著放蕩了。即或不然。將來遇著幾個做官的朋友。什麼翰林進士。道台知府。他就要看你不起。你只要看聽你說鄒福堂是兩榜。做過實缺知縣。就送百元。對於王純齋。就只送四五十元。其勢利可想而知。你開店要他幫助。休得夢想。我勸你准定辭復他罷。并且你的身體。豈能吃得辛苦的。現在勉強可以關門吃飯。何必再出就館。況且聽他口氣。將來也不過送你百元一月罷了。如其情面難却。且去幫他開學。切勿擔任功課。亦不必收他薪水。率性賣了情面。不過你所薦鄒王費三個朋友。須要替他們多講幾個薪水。他們三人。均不得意在家。你須替他們設法。竹軒聽他夫人言之有理。便定了主意。即先到鄒福堂家中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螺螄夫人到西湖住在裘莊。周肖僧往訪施竹軒。施竹軒推薦鄒王費三賢皆爲本回

劉少奶奶雖係點綴品。然在書中亦不可少。

竹軒夫人確有男子氣。其料事却不遜鄧曼。後日皆有應驗。郭稼孫此時尙未進大觀園。直待籌備祭倉聖時。纔進園去。周肖僧與施竹軒爲第一好友。未知進園相待如何。





第二十四回 玩游魚同臨玉泉寺 得幽趣獨對飛來峯

語說當日施竹軒去見鄒福堂。笑問道：「近日酒興如何？原來他自國變後，生的一個實缺知縣，忽然下台回來，心中頗不高興，常藉飲酒以解悶。此時聽了，笑道：『我自借酒澆愁，有何酒興可言？』」竹軒道：「尚有出山之意麼？」福堂道：「時局如此，還談這些則甚。」竹軒道：「坐食也不是一件事。」福堂道：「我只聽天由命，天天喝酒，不管這種事。」竹軒道：「雖然生計亦很要緊，倘有知音來請你辦的是清高事體，你也願就麼？」福堂道：「除却政界，我都情願。」竹軒道：「那麼我有一個新朋友，他是喜歡研究小學的，想請幾位有學問的朋友作伴，每月大約以百金爲壽。此人酒量極高，你還可以和他作酒伴。」福堂道：「那一位？」竹軒道：「就是上海大觀園裏的周肖僧。此人極慕才，你進去著實對勁。若有著作，將來還可發展。」福堂道：「辱承關切，感甚感甚。」竹軒道：「你既情願，明天我們同去見他。他在西湖裘氏山莊居住。去時不妨將你著作，無論刊本稿本，一齊帶去。他亦稍懂小學，極想向人求教的。如今我還要去，看純齋。明天飯後，在舍間約齊同去就是了。」福堂道：「一准如約。」明天除了純齋之外，你還約著何人？」竹軒道：「我還想去約費軼羣，再寫信給郭稼孫，教他出來。稼孫與他本來是熟悉的。軼羣我想薦他到裏面學堂裏去。」福堂道：「你也不必去看軼羣，他已到上海賣稿子去。任在武林旅館，你還是寫封信。」

給他。叫他自己去見面罷。竹軒便辭別福堂。來見純齋。對他說。我想薦你到上海大觀園。周肯僧處。大約月薪有四五十番。強如坐守在家。不知你意下如何。純齋道。辦甚麼事體。竹軒道。總不離筆墨事情。明天同福堂一起去。看他說辦些甚麼。明天午飯後。可在舍間會齊。隨即回家。又寫了一封信與費軼羣。叫他自己到大觀園中去接洽。如不然。託孫芝園引進也可。又寫一張明信片與郭稼孫。告知他。周儒檀已陪了罕通夫婦來了。住在裘氏山莊。明天我同王純齋。鄒福堂幾個熟人都要同去會他。這且按下。再說那日九點鐘。裘老三。裘老四。領了兩個鄉人。一個叫周小福。一個叫李肖泉。來見罕通夫婦。說道。岳墳裏面有塊地。金沙港也有塊地。都有十餘畝。請二位前去看看。如要買的。價格甚廉。當喚兩乘小轎。老三老四一同陪去。走進岳墳。轉灣進去。七高八低。十分難走。四至又不方正。名爲西湖地。實在看不見西湖。夫人看了不喜。再領到金沙港時。乃在李公祠後面。又須灣進去。亦是七高八低的。造起屋來。亦看不見西湖。夫人看了兩處。都不喜歡。順便乘轎到玉泉寺去燒香。看看五色大鯉魚。只見一個長方池子。池中足有數百條大魚。看見人來。都遊了過來。彷彿懂人事似的。夫人道。這是甚麼原故。說時。和尚早笑嘻嘻的。拿了兩盤小饅頭來。夫人即拿一個丟下去。只見衆魚爭著搶著吃。好看之極。夫人便拿兩盤饅頭齊丟下去。小魚却吞不下。大魚你搶我

奪。夫人因喚和尚。再拿十盤來。把那饅頭扯得粉碎丟下。使他箇個有得沾潤。霎時間狼吞虎咽。吃個淨盡。便又拿了十盤來。亦如前法丟下。總共丟了五十餘盤。直至和尚拿不出了方止。這日池中的魚。總算飽餐了一頓。夫人即拿一張十元鈔票。放在盤內。交代和尚道。明日饅頭可多做些。我過兩天還要來。和尚却不認識夫人。見他如此大出手。開心的了不得。忙拿出上等果盒來。畢竟老和尚乖巧。又對夫人說道。我們後面一蕩魚秧。已被人出了五十塊錢定去。這裏面都是鯉魚。如買來放生。這一蕩魚。可免刀砧之患。公德非淺。夫人道。你去買他回來。養在此地。和尚道。如要買他回來。恐要加價了。夫人即拿出一百塊錢來。說道。我如今加倍償他。想來他總肯賣了。和尚道。太太這樣慷慨。他們總肯賣的。說著。又拿出緣簿來。夫人隨手寫下一個一字。適值茶碗倒翻。夫人只得停筆。和尚原想他寫五百元的。至少也得二三百元。現在寫了一個一字。心裏甚不滿意。誰知把茶搯乾後。夫人又寫下一個千字。和尚此時驚喜欲狂。想不到這個大施主。竟是天上飛來的。不免太太長太太短的竭力奉承。夫人等隨又坐了一會。方才出來。裴老三道。現在時光甚早。夫人何妨到靈隱寺去賞玩一番。夫人道。我久聞靈隱是個好地方。原想去的。當喚轎夫抬往靈隱。進得山門。裴老三喚轎夫停下轎來。告知夫人道。此地進山門。飛來峯底下的景子最好。坐在轎子裏看不見。不如步

行的好。于是一路進去。覺得幽雅異乎尋常。如登仙境。夫人口裏不住叫好呀。好呀。我的花園雖好。萬萬不及這飛來峯。正是天生成的。說著。便在亭子上坐下。看上面有一塊匾。寫著冷泉亭三字。據說從前蘇東坡做杭州府時。公事都拿到這冷泉亭來判斷的。又看到旁邊一副對子。上聯是泉自幾時冷起。下聯是峯從何處飛來。又看到亭子裏面。也是一副對聯。句子是一樣的。仔細一看。內中却換了一個字。可謂巧妙已極。原來上聯是泉自冷時冷起。下聯是峯從飛處飛來。竟與前聯機鋒相對。夫人看了一會。對裘氏兄弟道。有了此等雅地。應有此等雅對。我想通天下地方。沒有這般幽雅的了。裘老三道。夫人此刻來。還在冬天。樹木不免呈蕭疏之態。如夏天來。那更妙了。別處地方。何等炎熱。一到此地。就十分清涼。要比外面相差三個月天氣。因為對面飛來峯。既遮了陰。又有這樣大樹濃陰遮蓋。所以南面吹來的暑風。到此盡變涼風。這是何等有趣。夫人道。是呀是呀。我明年定要來此歇夏。就是此刻。我也覺得心曠神怡。此間做和尚的。真好福氣。怪不得本非和尚要葬在此地。我明年替他到裏面看墳地要緊咧。坐了一刻。走進殿上。看起他的規模。更比金陵大佛寺來得闊大。這是什麼緣故。原來因為對面飛來峯。好像自己家裏的山。借勢造殿。所以格外雄壯。夫人看了這個地方。覺得萬貫家財。都是假的。一心只想到此處來修行。再走到後面去。却一步高一。步一

會兒。到了羅漢堂。見共有羅漢五百尊。前在皇覺寺。只看見十八尊。此地竟有五百尊。覺得眼界又是一放。各處躡來躡去。太陽已將下山。因走出來。再到飛來峯下賞玩一會。不覺越看越愛。奈天色已晚。只得坐轎回莊。到得莊裏。宵僧迎出來道。地看成麼。夫人道。不對不對。都不是臨湖之地。不能看見西湖。不必說他了。當對裘老三道。最好要有臨湖之地。還要朝南。像你的莊子一樣。地畝更要寬大。老三老四齊搖頭道。難哉難哉。夫人道。從緩也不妨。隨又告知宵僧。玉泉觀魚。實爲一樂。後又遊玩靈隱。這個飛來峯之好。實是天下無二。可惜今日時光太遲。游興不暢。改日我常揀個早晨。同你前去。整整的頑他一天。因問老三道。那面好吃飯麼。老三道。儘可。那邊有飯店。葷素皆有。豆腐更是出名。比上海好得多。當晚無話。次日。裘氏弟兄又備了幾樣西湖土菜。請罕通夫婦。內中一樣是醋魚。那魚又鮮又嫩。一樣是蓴菜。此時菜尙小。然而極嫩。一樣是帶鬚醉蝦。小而且活。一樣是鱸鴨。一樣是醬鴨。風味迥然不同。原來杭州醬鴨。是生醬風乾的。不比蘇州的味太淡。一樣是火撞魚翅。一樣是生炒鱸片。一樣是西湖馬蜆。皆鮮美異常。餘外尙有數樣。都爲美品。不必細述。罕通這日亦吃中菜。贊不絕口。夫人也道。照此吃法。既很實惠。又不糟蹋。最好最好。午飯吃過。推開窗子。開望。只見一隻划船。慢慢的划進莊來。宵僧遠遠望去。見有四五人。內中有個是施竹軒。不覺開心已極。

忙到湖邊親自迎接。原來這所裘氏山莊前門是在山脚下。後面靠湖。湖邊造一亭子。有塔坡。小船可以搖進塔坡之外。打一個木樁。木樁旁邊做一扇木柵。開了柵門。船纔可進。肖僧到了外面。忙喚家人開柵。歡迎他們進來。施竹軒隨替鄒福堂王純齋向肖僧介紹。搗謙了一會。進莊分賓主坐下。肖僧又問道。還有一位貴同年費兄沒有同來麼。竹軒道。費同年正在上海。我已寫信去請他到貴園拜望閣下。那時閣下自己同他面訂罷。肖僧道。好極。好極。還有一個要求。開年二十邊。我們就要開學了。竹軒兄定要來幫忙。千萬不可却情。竹軒當時應允。肖僧隨問福堂道。鄒先生本在江蘇。是幾時回府的。福堂道。去年國變以後。時局一變。又是一班英雄出來。我們理該奉讓了。肖僧道。這是委屈鄒先生了。現在在府上作何消遣。福堂道。借酒澆愁。別無所事。肖僧道。兄弟曾託竹軒兄致意。未知肯屈就麼。福堂道。辱承不棄。如有編輯書籍之事。定當効勞。肖僧道。現在振興實學。未知以何種書籍爲宜。福堂道。兄弟於金石一門。會稍稍涉略。將來到貴園時。再邀請兩位博學先生。編成一部叢書。這到可以傳世。肖僧道。准當領教。弟處有廣倉學會一所大屋。卽請吾兄住在裏面。總理編輯事務。吾兄以爲如何。福堂點頭贊成。肖僧又回頭向王純齋道。老兄精於小學。兄弟早晚可以請教。純齋道。兄弟實在淺陋之極。不懂甚麼。肖僧道。竹軒兄早已稱道吾兄高才。何必太謙。二位都是

俞曲園先生門下高弟。兄弟佩服之至。竹軒道。純齋兄生性沈潛。素來厚重。少文。更有可敬之處。就是至性過人。事堂上極孝。遇朋友急難。時能從井救人。這都是末世所不能多見的。肖僧道。這真了不得。對於有品之人。兄弟最是敬服的。兄弟現在想興倉教。務望世界上個個人都能識字。純齋道。要望人人識字。莫如創立白話報。內中多說些識字好處。并使人人看得懂。肖僧道。我正是這個意思。如今就請吾兄同鄒先生創辦白話報。每日貳千字。不知可以做得麼。做好之後。我們一期一期出版。純齋道。謹如尊命。每日貳千字。不多不少。兄弟儘可承認。福堂隨又將自己已刊未刊著作。送給肖僧看。肖僧約略看了幾張。說道。大作佩服之至。可否讓我帶回上海。仔細拜讀。福堂道。儘可儘可。肖僧又問竹軒。月薪一層。曾轉致麼。竹軒只得代二人答應道。兄弟已經說過。一切謹如尊命。肖僧又道。那麼請開年就來。准以明年正月起算。正在說著。忽家人來報。外面有一位郭老爺來拜。肖僧道。定是稼孫來了。請進來。竹軒道。這是我寫信去通知的。少頃。稼孫進來。說道。許久不見。渴想之至。隨問幾時到此的。肖僧道。我是前天到此。因罕通先生要來看地。我所以陪了同來。稼孫兄現在如何得意。稼孫道。毫無得意之處。近年搬住在城外拱宸橋。管理一件小小事務。勉強過度。肖僧道。聽說你考優貢。第三場關出。實在可惜。稼孫道。富貴有命。不必說他。我好不容易保舉了一個知縣。未

會引見。又遭國變。如今家中食指浩繁。不能不當這個小事。肖僧道。凡事總要退一步想。光復以來。一班大人先生。不得了。的不知多少。我與你並不改樣。總算好了。稼孫道。是呀。就是福堂兄。剛剛實缺到任。忽遭國變。更比我來得可惜。肖僧道。現在我想請他去。並請純齋兄也去。稼孫道。這是好極。你竟使我杭州人才。有空羣之嘆了。明年我也到貴園來。你看如何。肖僧道。那是好極了。竹軒道。你不知道。肖僧兄現在大做公益事情。園內已開了一個女學校。明年要添設華嚴大學。定要邀我。我實在推却不得。因又轉邀軼羣同去。如此校內大概不致寂寞。稼孫道。肖僧竟做這許多公益事。可敬可敬。肖僧道。我想興倉教。請純齋兄做白話報。明天要先印白話傳單。此事可以奉託麼。稼孫道。這個應當効勞。我去擬稿代印便了。肖僧道。費心費心。此時裏面拿出點心來。大家吃了。又談了一陣。螺螄夫人出來與衆人相見。談了好多時候。看看天色已晚。衆人便起身作別。稼孫亦同坐竹軒之船而去。回到屋內。拿福堂一本朋壽室的稿子。翻閱了幾篇。見有懂有不懂。不過想到幾位有學問的人。都被我聘請到來。心裏很覺得意。晚間。夫人亦說。我看這幾個人。都是很規矩的讀書人。你儘可和他們訂交。以後所交朋友。總都要象這般纔是。旋又商量到看地之事。說此番已成畫餅。不必說他。明年夏天。我想借此地歇夏。慢慢到各處去看看。看中了。再問他們買。肖僧道。這個恐難如意。

因爲人家之地未必個個肯賣。賣之地我們又是不對。這不是難事麼？夫人道：有錢使得鬼推磨。我只要多花幾千銀子。總可買成他。現在看地第一句話。總要全湖在望。我纔歡喜。昨日之地。連西湖都看不見。要他則甚。這都是裘氏弟兄沒。有明白我的意思。只要是地。就介紹得來咧。我准定後天回去。明天且同你再到玉泉靈隱兩處玩玩。可不要老三老四陪去。他二人應酬我們。太是費事了。肖僧道很是。當晚無話。次日早晨起來。洗了臉。吃了點心。夫人正在梳頭。老四走進來。夫人便告知他。我們今天要叫三乘轎子。自己到靈隱去。你不必陪我們。因爲你二位太費心了。老四唯唯遵命。等到轎子叫到。已是鐘鳴十下。忽然劉少奶奶來了一進來。看見夫人剛要出門的樣子。又見三乘轎子在門口等著。便問道：今天到那裏去？夫人答道：我們要到靈隱去。頑頑前日多多攪擾。尙未曾道謝得。劉少奶奶道：好說好說。今天我正想邀你門到各處頑頑。誰知你們轎已備好了。你們何以不坐船。倒歡喜坐轎。夫人道：到玉泉靈隱去。都是水路不通。只好坐轎。劉少奶奶道：這倒是的。我也陪你們去。今天姑坐轎到靈隱。天竹明天再坐船。到湖邊幾處地方頑頑。夫人道：明天我想回去了。劉少奶奶道：既來了。總得多頑幾天。湖面上許多好地方。來了不去頑。豈不可惜。明天我來作指導。大船小船。隨便讓我作個小東道。夫人道：你作東道不敢當。既承雅意。我們就多留一天。坐大

船·我·却·不·喜·歡·情·願·坐·小·船·好·四·面·看·看·劉·少·奶·奶·道·既·如·此·明·天·叫·兩·隻·划·船·罷·他·今·天·本·坐·轎·子·來·的·說·了·一·回·即·坐·了·自·己·的·轎·子·同·了·夫·人·等·一·同·出·門·逕·往·玉·泉·去·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頑·民·曰·鄒·王·二·人·之·小·學·王·較·鄒·勝·周·肖·僧·今·日·十·分·佩·服·後·來·遽·加·貶·詞·肖·僧·之·無·定·力·于·此·可·見·

鄒·之·經·學·頗·有·聲·譽·於·時·然·終·不·得·志·百·里·琴·堂·已·受·委·屈·不·圖·又·遭·國·變·其·命·也·夫·竹·軒·所·薦·三·人·皆·太·有·益·於·肖·僧·的·惜·乎·肖·僧·既·受·悟·空·之·陶·鎔·又·喜·與·政·客·相·徵·逐·一·暴·十·寒·前·後·遂·判·若·兩·人·

飛·來·峯·天·然·美·景·初·次·到·者·莫·不·為·之·動·容·蝶·螂·夫·人·之·買·地·造·莊·亦·決·於·冷·泉·亭·上·之·一·霎·時·矣·

第二十五回 賭酒力靈隱留韻事 現原形佛殿發幽情

話說劉少奶奶陪了夫人，走到玉泉清澗寺，和尚看見如獲至寶，連忙倒茶，端果盒，忙個不了，又端了二十盤饅頭來。罕通一到，茶也不吃，即端了兩盤饅頭，走到池邊，魚見人來，都遊了過來，想饅頭吃。罕通即丟下數個，見魚搶奪之狀，心中不覺狂喜。和尚此時又來請夫人到後面池邊去看看，只見後池內有這麼數百條魚，最大的不到一尺，小的不過三四寸。和尚道：「這就是前日太太所買的鱼秧，花了七十塊錢買回來的。如今尚多三十元。」說著，和尚從袖裏摸出三十塊錢，交還夫人。夫人道：「這三十元與你做了香金罷。」和尚合手道謝。這都是和尚故意做作之處。夫人尚以為這和尚頗老實，連三十元都拿來還我。其實後面池裏的鱼秧，早已養好在那裏，無故騙了一百元去。夫人出來，罕通已將二十盤饅頭丟完，和尚便又拿了二十盤來。夫人命和尚研碎散下去。於是大魚小魚都有得吃。劉少奶奶雖住在杭州，西湖是常到的，却未曾看過喂魚這種事情，把他看得樂不可支。忽又看見有兩個魚，並著遊過來，便對肖僧道：「你看這兩個魚，恐是兩夫妻，不然何以並在一起遊？」肖僧笑了一笑，不敢回答。這句話原又是想打動肖僧的。幸而夫人沒有聽見，說也奇怪，劉少奶奶不見肖僧則已，見了肖僧，總要動心，偏偏夫人寸步不離。肖僧又同木偶一般，不甚和他勾搭。

心上頗不高興。但是無法可想。只好忍耐下去。慢慢的見機行事了。此時和尚又私下道聽這位太太是那裏來的。問到轎夫。纔曉得是上海的罕通夫人。所以如此闊綽。自此存了個念頭。慢慢的好拈花。不可操切從事。因此一味跟了夫人走。太太長太太短。奉承個不了。臨走。劉少奶奶從身邊挖出五塊洋錢。放在饅頭盤內。夫人本想拿出十元來的。因見劉少奶奶拿出五元。自己不好蓋他面子。只得說道。你太客氣了。四人便坐轎而去。轎子一直擡進靈隱山門。夫人喚下轎。慢慢的踱到飛來峯。對肖僧道。此處地方。你看如何。肖僧到了峯前。頓覺得心曠神怡。忙贊道。妙哉妙哉。好個去處。令人心地豁然一開。又四下看了一會。說道。這正是天生成的好景緻。我們花園裏萬萬不及。明年夏天。我同你到此地歇夏。好麼。夫人道。好極。據裴老三說。此地夏天尤其風涼。樹葉遮蓋。暑氣都不生。劉少奶奶此地却常來的。倒不覺怎樣好。不過跟來跟去。少刻。大家都在冷泉亭上坐下。裏面忽走出一個打掃街道的和尙。聽見四個人都是外鄉口音。便走過來說道。太太。少奶奶來進香。請到裏面坐坐。夫人答道。好的。停一回再進去。那和尙真靈便。隨去道聽轎夫。曉得是上海罕通夫婦。忙進去報知客師。並方丈。原來這位螺螄太太在金陵大佛寺。無錫皇覺寺。助了緣。各寺早已聞名。方丈便喚知客師趕緊出來。後面又跟隨兩個和尙。前來酬應。方丈雖不出來。却在裏面佈置果

盒點心。知客師走到亭邊來問訊道：老爺太太少爺少奶奶來進香麼？本寺裏都有現成的預備。夫人道：我們今天不是來進香，特來遊玩這裏的好地方。知客道：到了此地進香也是順便的。老爺太太貴府那裏？夫人道：上海知客道。上海是繁華所在，公館在何處？夫人道：靜安寺路。知客假裝不知道。靜安寺路麼？聞得有個大觀園，是上海第一個花園。園裏一位太太最敬三寶，最信如來，是真一個大善士，也是天上一顆大福星。夫人道：你怎樣知道的？知客道：我們釋氏門中幾個游方僧，凡從蘇州上海南京來的，沒有一個不極口子稱道。這位太太在三處地方緣簿上差不多了，寫二三十萬，從來沒有這般大施主。可惜這位太太不到這裏來，不然我們這雲林寺的大殿必可完工了。夫人道：這裏是雲林寺，不是靈隱寺麼？知客道：靈隱是地名，寺名乃是雲林。宋朝敕建到如今，太太停一回走到裏面，看見匾額就知道了。夫人道：原來如此。但是別處地方都稱杭州靈隱寺，並不知什麼雲林寺。我且問你：此地大殿緣何不造完全？知客道：總要十幾萬方可造全。前年盛宮保出了四千塊錢，捐了四根柱子，太太進去看看便知。這四根柱子又粗又長，由上海運來，運費都要一千餘元。夫人見知客應對靈便，便隨了他同走進去，看大殿上祇有舊基樣子，許多碎破石頭，及四根大木，臥在地上，進了內殿，少不得也要點香燭。誰知和尚早已備好，知客就拿了一股燒旺的香過。

來說道。請太太上香。夫人拜罷立起。看見裏面走出一個老和尚。扶了錫杖。合手問訊。叫聲太太。夫人道。這位就是方丈師父麼。知客道。正是我門當家師。當請夫人到客堂坐坐。後面罕通僧。劉少奶奶也跟著走了進來。方丈又與三位招呼。擺出上等果盒盤。送上四個大蓋碗。碗中沖出碧清的龍井芽茶。茶葉細極。真個一旗一鎗。平常乃用桂花米悶在名灰罈內。所以沖出來清香無比。衆人正在渴極之時。看見這碗好茶。贊不絕口。肖僧道。此地杭州茶葉。却比上海的好。方丈道。這是我們龍井出產。又用滄光山水烹的。我們此地上去。滄光泉水最是有名。同是一碗水。稱起來分量要重。水反較清。本來好茶葉與好水。須相輔而行。有了好茶葉。沒有好水。也是不完美的。事。此時罕通看了茶葉。愈看愈愛。更是不住的誇讚。方丈道。老爺既然歡喜。貧僧奉送一包。停一回交轎夫帶回去。夫人道。不敢不敢。方丈道。這是明前茶。乃是清明前所採。比之那等講究人家所吃的兩前茶。還要來得講究了。一畝茶山。這種茶。高處出不得一二兩。低處一點沒得出。所以最上之品。要算此茶。這是貧僧到各鄉人家定了來。預備請貴客的。方丈有意說得如此鄭重。討罕通夫婦的歡心。不過茶葉却是不壞。又是好水。又烹得好。正所謂無美不臻。夫人道。今天我不存心進香。原是因爲此地地方好。特來自相。明年春天。我來燒香。略爲盡點心。方丈道。太太如肯看菩薩面上發點心。我們寺裏

不勝光輝。貧僧也沒有別樣孝順，只有將明前茶預備著，以便太太嘗嘗新。夫人便從身邊摸出兩張拾元鈔票來，放在果盤內。劉少奶奶要來和他客氣。夫人止著他道：「此番少奶奶讓讓我不客氣了。」劉少奶奶纔縮住了手。方丈致謝道：「要太太費心，罪過罪過。」當喚小和尚將果盒搬開，隨搬出許多碟子來。夫人看見，說道：「老師父太費心了。」我們外面好吃飯的。方丈道：「貧僧本來想備點心出來的，因為已是午飯時候，所以特備兩樣粗菜，請問太太還是吃白酒，吃黃酒？」夫人道：「不拘不拘。」老師父太費事了。方丈道：「此地沒有好白酒，都拿紹燒混充高粱，吃了口渴，倒不如黃酒好。」貧僧現有二十三年十年的陳酒在此，太太可開出嘗嘗。隨喚小和尚抬兩壘來。夫人一想：「此地和尚真會應酬。」竟拿得出二三十年的陳酒，少刻四個小和尚抬了兩壘酒上來，說道：「這是濃字號，這是郁字號。」方丈指著濃字號說：「這是三十年的。」指著郁字號說：「這是二十年的。」即喚小和尚都開起來。果然開出來，糟香撲鼻。那二十年的酒，已在壘肩上，不過七折酒。三十年的，到了肩下，不過六折罷了。確是真正陳貨。夫人、僧、劉少奶奶都是吃酒內行，一開壘便知。夫人道：「果是陳貨好酒。」方丈道：「這是頂陳的遠年。」太太是識者。貧僧所以拿出來的。夫人道：「老師父待客可謂殷勤。」我曉得師父還有兩種酒，未曾拿出來。大約一種是四十年的一種是五十年的。方丈大驚道：「太太怎樣知道的？」夫人笑笑。

不說什麼。方丈道：太太要吃。貧僧喚小和尚抬出來。不過那個酒味兒太厚。只好裹來吃。不是貧僧不肯拿出來。夫人道：我原知道。也不必拿出來。如其拿出來。必須要再開一壘新酒。其實這個濃字號也儘夠濃了。肖僧在旁聽了不懂。問道：老姊何以知他還有兩種四十年五十年。其時方丈剛走進去。夫人笑道：因他說是頂陳的遠年。我所以說破他。肖僧道：但是老姊何以不說一種三種。偏說兩種呢。夫人道：你真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你不知道我有仙術麼。肖僧道：今天果真被你騙倒了。夫人道：倒要你猜一猜。如猜不著。今天只准看酒。不准吃酒。肖僧摸頭摸腦。猜了一陣。竟猜不出。劉少奶奶幫著猜。也猜不出。夫人不禁哈哈大笑。方丈出來。肖僧便問道：老師父。你還有兩種陳再的酒。沒有第三種了麼。方丈道：沒有第三種了。肖僧奇極。更佩服夫人不置道：你果有仙術麼。方丈道：太太的道行。確比修行的高。肖僧此時急極。喚道：好姊姊。你說破了罷。夫人笑指道：你這個俗胚。你難道不看見壘上兩個甚麼字。這就叫你的朋友施竹軒郭稼孫來猜。他們亦猜得著的。對你說罷。沈精濃郁。含英咀華。八個字。乃是兩句詩品。和尚拿來編號碼的。濃字是第三號。所以知道還有兩種。你是舉人的老師。怎麼倒不知道呢。肖僧聽了大笑。方丈又來問道：貧僧有句不識進退的話。動問太太。今天太太是來白相。不是燒香。不知還是吃葷。還是吃素。夫人道：吃葷只怕你寺裏不便。

方丈道：甚便甚便。夫人道：我們本可吃素，不過我們老爺不會吃素，他向來是吃慣西餐的，總不離牛肉羊肉這種東西。方丈道：我們這裏來的施主，大半都是吃葷，所以我們葷菜全備，雞鴨魚肉，無樣不全，就是我們本寺和尚，也都是吃葷的。夫人哈哈大笑道：又是第二個本飛僧來了，請問何以吃葷？方丈道：如今的和尚，那一個不是偷葷吃，還不如老老實實，竟是吃葷，并且修行吃素，本來全是假的，只要心地好，就是修行，不害性命，就是吃素。我們天竺靈隱的和尚，個個都是吃葷。我老老實實說出來了，說著，只見小和尚搬出菜來，都是葷菜，什麼火腿、魚翅、燕窩、鵝蛋，無樣不備，不過只有醃雞，沒有鮮雞，只有醬鴨，沒有鮮鴨。夫人問道：你這席菜，可謂豐盛之極，但是何以不用鮮雞鮮鴨？方丈道：這是我定的規矩，雖然吃葷，不准殺生，除了魚蝦之外，沒有別的活物，這就算我們吃素了。夫人點點頭道：很是很是，殺牲鬧口味，原是罪過之至。師父此法甚善，我將來要學你談談說說。一杯杯的吃下去，不覺吃了小半壘，這酒性極醇厚，初落喉嚨，一點不覺得什麼，慢慢發作起來，力量甚大。劉少奶奶早已有點微醺，對了肖僧，只是不住的笑。肖僧倒覺得難為情。方丈道：這酒力量甚大，今天不好陪太太到一處地方去了。夫人道：甚麼地方？方丈道：此處上韜光徑，地方極好，方纔吃的茶水，就是那邊挑來的。夫人道：今天為甚麼不好去？方丈道：那邊山坡不好走，轎夫抬了轎，要

一個人攔住前面。今天吃了這樣厚的酒。貧僧斷不敢請四位前去。因在轎子內身子幌一幌。轎夫即不能抬了。肖僧道：「我要去。」方丈道：「真去不得。」肖僧道：「我一點不醉。轎夫不能抬。我不妨自己走上去。」說著立起身來要走。方丈再三相勸。說去不得。如其走上去。尤其危險。此處山坡。都是絕壁。萬一一交跌下來。性命交關的。可是肖僧十分好勝。一定要去。方丈道：「少爺且等待一天。明天貧僧一定奉陪。此處不但絕壁。地下石子更是滑極。本山人穿的都是毛布底鞋。或草鞋。尚不敢快走。少爺如今穿的皮底鞋子。又吃了酒。怎好走呢？」肖僧道：「師父當我吃醉了麼？」我再喝兩碗與你看。方丈不敢勸止。只得說：「少爺好量。」肖僧對於劉少奶奶。本來刻刻留心。不敢放肆。惟吃到酒。難免興發。使篩了三碗酒。要和夫人及劉少奶奶對飲。夫人本來吃得還少。又貪這酒好。立刻吃了一碗。劉少奶奶本有酒意。又因是肖僧勸來。十分高興。拿到碗。即一飲而盡。肖僧也一口嚥下。吃得高興起來。又要篩第二碗。方丈倒有點著慌起來。又不敢勸止。心裏惱道：「不好了。今天總有點小禍鬧出來了。怎麼是好？」想了一陣。只好走到夫人面前。說道：「太太勿生氣。貧僧有一句話要講。夫人道：「你請講來。」方丈道：「並非貧僧小氣。這種酒吃下去。到後來發作起來。力量甚大。恐醉壞了少爺身體。請太太勸止一句。貧僧却不敢多言。」夫人笑道：「你當少爺醉了麼？」你放心。少爺牛莊高粱。尚能吃三五觔。這種黃

酒我或者吃得醉，他是一壘也吃不醉的，嚇得方丈頭也縮了進去，不敢再說。但是劉少奶奶已漸漸而紅起來。初時尚能支持，第二碗之後，已覺有些勉強。肖僧少年好勝，最喜灌酒，跟著又是第三碗過來。劉少奶奶此時實有點支持不住道：「你當真要灌醉我麼？」肖僧道：「你前天同我賭量，今天遇了好酒，我正要同你賭一賭。」劉少奶奶量本不小，不過一來酒力太厚，二來比到肖僧，却是遠遜。所以第三碗下去，酒性已到，眼光已花，只管迷迷的笑，一個頭只管向肖僧肩上靠過去。肖僧弄得窘不可言，可是讓又不好讓，動又不好動。夫人在旁故意不响，看他怎樣。後來劉少奶奶愈靠愈緊，肖僧只得高聲叫道：「劉嫂，你醉了。」坑上去躺一回罷。劉少奶奶心中却還明白，叫他也聽見，不過借了酒意，假作大醉，索性靠在肖僧肩上，只當不聽見。夫人因肖僧最喜灌人吃酒，今天遇到這個難題，目要看他怎樣打發，只在旁冷笑道：「你要灌人家的酒，如今灌得好麼？沒有法子想了，你力氣狠大，抱他過去，到坑上放下罷。」肖僧道：「男女受授不親，我怎樣好抱他？」夫人笑道：「你不抱他，讓他睡在你肩上等他醒來就是了。否則你走開，隨他跌下去，跌一個頭破面傷。」肖僧聽了這話，知道夫人有意責備他，真正弄得沒法，便問方丈道：「你寺內可有老媽子麼？」方丈道：「我們和尚寺內，怎樣可容女子？」請少爺明鑒。肖僧道：「那怎麼好？」此時劉少奶奶愈靠愈緊，連身子都斜過來，幾乎當作長城之靠。肖

僧又急又氣。夫人却笑不可仰。肖僧只得討情道：好姊姊，你怎樣幫幫我罷。夫人道：我沒有力氣，怎樣幫你。方丈道：少爺只好從權，別人幫你不來，太太是沒有力氣的。我們都是僧人，愈形不便。只有少爺自己把他抱過去。肖僧無法，只得將劉少奶奶抱起。劉少奶奶趁此緊緊摟住肖僧的頭頸，面也緊緊貼著。夫人見了狂笑。肖僧弄得愈窘，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螺螄之佞佛，大江以南，無人不知，和尚之歡迎，自在意中。

從來伏侍女太太，惟和尚能體貼入微。故大家閨範，切禁燒香。一進廟門，無不入其彀中者。劉少奶奶借托幾分酒意，得與肖僧相親片刻，雖不能如願，而甜頭已得。吾敢向之作筏。此時若非夫人在旁，肖僧豈能作柳下惠。天下事不外情與理兩字，情之所鍾，固應爾爾。

第二十六回 賞雪景良宵開小宴 覩奇情曲水救佳人

話說肖僧被劉少奶奶緊緊摟着頸項，面與面緊緊相貼，幾乎要來接吻，急得要死。夫人在旁看見，笑不可遏。肖僧只得紅着臉，抱了過去，橫放在坑上。劉少奶奶還故意把他當作自己丈夫，緊不肯放。口內含糊說道：「你也好睡了。」夫人拍手大笑道：「妙呀妙呀，肖僧更加發急道：『好姊妹，你不要再拿我開心，我真要急死了。』夫人此時也有些看不過去，況有和尚在旁，生怕被他看輕，連自己也沒光彩，只得走過去，大叫：『少奶奶放手，這不是你們的劉少爺，乃是我的兄弟，被方丈師父看見，不便。』劉少奶奶實在心裏明白，聽見夫人說話，只得模糊答應，眼仍不開，手早放鬆。肖僧纔得走開，笑道：『糟糕了，他竟當我劉雲騰，豈不笑話。』明天等他醒了，問問他，也曉得難爲情麼？」方丈道：『這是貧僧不好，酒太厚了。』夫人道：『這酒却是真好，連我都有點意思。』此時罕通忽想回去，夫人因與肖僧商議道：『這怎麼辦？總不能丟劉少奶奶一人在此。』方丈道：『我們寺裏客房儘多，乾淨被鋪也有，梳頭傢具也都完備，梳頭可喚山門口的人家女人來梳，樣樣都很便當。』老爺太太看來都不要回去罷。明天貧僧還可奉陪到韜光北高峯等處去游玩。夫人道：『多承師父厚意，容我們商量後，再定主意。』隨對肖僧道：『我看我們今天不能回去了，這個人爛醉如泥，如何可以丟他在此，且讓罕通先生一人先回。我』

們在此陪他一夜。明天早晨回去。罕通當卽坐轎回去。方丈送到大殿外。又說了兩句。我們這裏大殿不能完工。幾時要請老爺來發發心。罕通全然不懂。上轎去了。方丈回進來。夫人道。你去拿一牀被來。我替少奶奶蓋好。師父請方便。不必陪我們。只要留一個小和尚在此。防要茶水。可以呼喚。方丈道。不須太太交代。貧僧埋應派人伺候。隨喚小和尚拿了一牀湖縐綿被來。夫人自己動手。把劉少奶奶蓋好。此時劉少奶奶却真個睡着了。方丈方告辭道。太太要甚麼東西。儘管喚小和尚來拿。夫人道。師父請便。方丈進去後。肖僧同夫人兩個到外殿羅漢堂。各處走走。肖僧道。此地和尚真好。飄氣說著。又紀念著外面的飛來峯冷泉亭。便同夫人走出去看看。見那自來泉水。活潑好看。又見有幾個鄉下人。爬到一塊石上。到一個小小山洞口呼起來。聲音怪響。肖僧生性好動。也爬上去呼。呼看。果然聲應山谷。走下來。見峯前有一塊大石遮蓋。誰知灣進去時。乃是一個大洞。當喚夫人一同進去。走進洞內。微有亮光。都是些磷响怪石。石上有人題詩。肖僧對夫人道。此處既有人題詩。想必有人來過。我門可以胆壯進去。又走了數步。黑漆漆不能再走。地下又潮又滑。覺得有一股熱氣騰出。身上反熱起來。夫人道。不要進去了。既有熱氣騰出。恐防有大蛇在裏面呵氣。人受了毒氣。腫起來。不是頑耍的。肖僧纔不敢進去。走出來時。遇見一個鄉人。便問道。你們在此想已久。也曉得此

洞裏而是甚麼樣子。鄉下人道：此洞裏面深遠得很，可以通到徽州。從前劉伯溫先生曾備了火燭糧食，走進洞去，一直走了壹個多月，方看見山縫有光，山上有入走動，問起始知到了衢州，又走了兩個月，居然到了徽州。此外却沒有人去過。肖僧聽了，倒還相信。夫人忙把肖僧拉開，對他說道：這些話聽他則甚。這個鄉下人，明是胡說亂道，你還要相信麼？說時，又碰見一個小和尚，問他洞內情形。小和尚道：我們在此，亦不過走到看不見的地方爲止。從來不會再走進去，不知他到底深到怎樣。夫人道：爲什麼有熱氣騰出來？小和尚道：這個我也不知道。這洞本來冬暖夏涼，夏天進去要穿衣服，冬天進去可著單衣，越進去越熱，不知是甚麼道理。夫人道：我知道了，隨對肖僧道：這倒可以研究出地氣和物理。夏天外面熱，裏面反涼；冬天外面冷，裏面反熱，這都是空氣的關係。改日我門倒要拿了洋燭進去看看，到底好走到甚麼去處。小和尚道：不中用，裏面走不到多少路，洋燭就要無光，點也點不旺了。夫人道：我知道了，裏面大概沒有多少深，如果深極，裏面可以通空氣，火一定點得旺。如今如是，可知裏面定然不深，至多有半里可通，已是了不得了。肖僧道：我們明天且帶電筒來看裏面究竟怎樣。夫人道：無非是有石頭擋住，走不進去罷了。我看裏面蛇虫怪獸，倒沒有的，因爲各樣動物也要呼吸空氣的，沒有空氣，裏面也藏不住。現在我們走罷，一路走來，到了山門口，只

見左邊是寺。右邊是峯。實在幽雅之至。還有咫尺西天四個大字。刊在山門對面照牆上。寫得頗爲雄壯。再看兩面街道。都是些小店。不離乎鄉下情景。西面上去。就是三天竺。此刻冬天。却沒有人進香。走了幾步。見都是房頭和尙所住的房子。回到東面來。看看人家稀少。盡是坟山。一條大路。乃是西湖進出之路。走了一會。天色將晚。夫人對尙僧道。我們回去罷。劉少奶奶不知醒也不醒。此時身上覺得冷起來。原來西北風漸大。太陽早隱。天上起了白雲。好像要下雪的光景。有幾個轎夫原是跟了來的。夫人便喚他進去。打轎出來。轎夫答應進去。打轎。寺裏知客見了。知道太太將要回來。忙交代裏面備好芽茶等候。夫人尙僧剛剛踱到山門口。轎子已打好。在山門口等候。當時坐了進去。一直抬到二殿上。知客迎接進去。問太太走路不辛苦麼。夫人道。慢慢踱來。踱去。覺得甚好。只有裏峯沒有進去。知客道。裏面都是坟山。沒有什麼好玩。夫人道。有人家麼。知客道。不過十幾家。內中有一家姓張的。要算此地紳衿。他老子雖然種田。兒子却在城裏讀書。兄弟二人都進過學。哥哥捐了一個縣丞。在江蘇候補。陸春江撫台託他家管過坟。所以他去做官。陸大人很照應他。差使常常不斷。從前兄弟讀書出洋。回來頗有聲勢。現在做了省議員。要算他家最闊綽。還有一家姓江的。他管的坟山很多。光是郭家一家。有二十幾畝坟山地。託他管。出息不少。現在郭家已敗。長毛之後。只剩

了一房兩兄弟。雖則讀書，都是廩貢，却沒有怎麼發達。據說還是裏面張氏弟兄的先生，不知確不確。他的祖墳，確是明朝開國七星墳。劉伯溫先生所看之地，肖僧道：你曉得姓郭的甚麼名號？知客道：他兩弟兄都有孫字，不知叫甚麼孫。肖僧道：是不是喚稼孫？知客道：恐怕是的。還有一個好像是蘭孫，兼做產科醫生。他的地現在被江家修邊，賣與別人做墳。現在不過十數畝了。肖僧道：那七星墳是怎樣的？知客道：七星墳不過七個土堆，沒有甚麼好看。夫人聽了，却想起本非僧曾說要葬在七星墳的旁邊。下次倒定要看，說著談著，已到了客廳上，便走進後軒，見劉少奶奶仍在炕床上呼呼睡著，頭上微微有汗。夫人本怕他受寒，看見有汗，倒覺放心。小和尚端過茶來，少頃，方丈也走出來，說道：太太少爺竟一點沒有酒意，足見好量。晚間仍用這樣酒麼？夫人道：晚間的酒不必改換，小菜却不可多備，只要三四味足了。方丈道：遵命。隨送出兩碗點心來，乃是冰糖燕窩，坐了一刻，漸漸天晚，天竟下起雪花來。方丈拿了兩個火爐到來，一個手爐，一個腳爐，都是紫銅雕紋的。方丈道：我喚他們盪酒好麼？正說著，祇見劉少奶奶已醒了，轉來，覺得很煖，酒已全醒，說道：我竟睡著了，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夫人道：你好睡，我門都被你牽連了。今天不能回去，只好在此陪你。劉少奶奶道：真對不起，抱歉之至。肖僧只是笑，却不好說出方才那種情形。方丈早已備好面水，請少奶奶淨

面劉少奶奶洗好。方丈又是一碗燕窩端上。劉少奶奶吃下。又呼了一支雪茄煙。問太太外面去頑。過麼。夫人道。你睡覺。我們外面去頑。倒也各適其適。方丈隨又將桌子擺好。搬出四個碟子。乃是火腿香腸冬醃菜。醉蚶。請太太吃起酒來。用一把盞壺放酒。一面倒下。一面篩出。剛剛不冷不熱。夫人此時酒癮已到。兩樣小菜亦佳。不覺連吃幾杯。少頃。適又出一碗金銀火撞。火候甚足。燉得稀爛。一碗雪白氈裙。火候亦足。一碗杭州道地家鄉肉。切作方塊。用冬筍燒的。其香無比。一碗火撞素雞。純是火腿湯料。加之杭州腐皮。素是出色。一碗白湯乳汁鯽魚。鮮而且美。總之四碟五大碗。無樣不美。方丈道。此地靈隱豆腐是有名的。等到吃飯時候。我喚他們做一碗素豆腐來。給太太下飯。夫人道。師父實在費心。這種菜實在美極。我們家常做不出來。方丈道。只是兩樣土貨。太太將就些罷。今天晚上下雪。太太可以多吃幾杯。劉少奶奶此時酒已全醒。因為這種酒好。醉了一點不難過。依舊好吃。美酒佳肴。重新大吃起來。三個人足足吃了十幾壺。纔吃飯。方丈喚把豆腐拿來。夫人吃到這碗豆腐。正鮮得來說不出口。看看碗內。却並無第二樣料。作原來和尚用蘑菇湯筍湯。同著火腿熬濃汁。拿來滾豆腐。加之靈隱豆腐又嫩。所以其味無窮。各人吃了一碗飯。豆腐竟統統吃光。口中贊不絕聲。此時外面的雪。越大。開窗一看。雪大如拳。飛湧下來。夫人道。這種天。我們吃酒烘火爐。不

覺其冷。一班窮人却苦死了。此地靈隱花子多麼。我身邊帶錢不多。只有五百塊錢。煩師父拿去。明天代買些綿襖褲。并幾十担米。施濟他們一下。我看師父誠實可靠。所以託你。方丈道。這種棉衣褲。明天我即喚人來趕做。做好後。讓貧僧來報賬。是了。夫人又道。今天我們帶來的幾個轎夫。也請你多捨幾牀綿被與他。每人并賞他一壺酒。一總我來給錢。就是了。方丈道。太太真慈悲。真周到。真正是天上福星。貧僧代一般窮民道謝了。三個人吃得醺醺。當晚睡在客房裏。次日九點鐘。都走起身來。和尚先備了燕窩白木耳送上。然後又送上蝦仁水餃子來。夫人身邊的五百元。已作了善舉。吃完點心之後。便問僧身邊還帶多少錢。僧道。我身邊帶的。都是壹千元一張的大票。零票不過百數十元。夫人道。夠了。劉少奶奶搶著說道。我有我有。我來付便了。夫人一定不肯。即向僧取出零票。對方丈道。我零錢帶得不多。昨日已做救濟窮民之用。現在只贖了這一點點。這百元。付你常廚。這念元。分與廚役道菩薩小和尚等。你切莫嫌少。方丈道。太太又要費心。多謝多謝。何不在這裏吃了便飯去。夫人道。不吃了。推開窗子一看。雪厚一尺多高。却已住點不下。街上行人稀少。夫人便起身。方丈送到二殿上。說些明春太太來進香。貧僧拱候的話頭。一路抬來。到得裘氏山莊時。已交午。夫人命賞轎夫每人三元。總共九個轎夫。又賞了三元酒錢。共是三十元。轎夫雖然辛苦。抬了這

一趨好生意。倒也開心之極。夫人到了莊上。看看西湖雪景。只見三面山上。全是雪白一片。湖邊樹上。也是積雪皚然。真正好看之至。向來只在影片中看見雪景。沒有什麼真雪景。看見上海地方。又是沒有好雪景的地方。如今看了西湖環山雪景。真歎觀止了。罕通道。今天不能動身了。夫人道。索性明天去罷。裴老三老四又走來敷衍。午飯吃後。下午沒事。大家打一場小麻雀玩玩。到得將晚。劉少奶奶告辭進城。次日一早。太陽很好。太凡雪後必有數日大晴天的。罕通等都要回上海。看看鐘頭已來不及。叫好一只划船。想去游湖。停在莊子後門埠口。三人剛想上船。只聽見莊子間壁。撲通一聲。一個人挑下水去。夫人看見。忙叫人投水了。快去救命。道言未了。後面又是一人跑過來。也是撲通一聲。跳下水去。夫人肖僧忙喚划船快划過去。肖僧自己也跳在船上。拿了划板。飛搖過去。只見先前下去之人在水面穿了三穿。後面那一個也穿了幾穿。都望下傘過來。剛剛拿到船邊。幸虧肖僧手長。一把把他揪上。乃是一個年輕女人。只是翻白眼。肖僧把來丟在船裏。又飛划兩三步。又把那個人揪上。却是男子。也是在那裏翻白眼。幸而肖僧力大。划船又大。搖船的人力量也足。雖然幌了幾幌。到底救了起來。夫人在埠上望見。拍手叫道。好了好了。此時兩個人。口裏只是吐清水。肖僧忙將他們仆在船內。掉轉船頭。向埠頭搖了回去。兩個人起先只是流清水。二分鐘後。大嘔起。

來。眼睛也頓活動。白眼霎時變了黑眼。二人足足吐了滿艙的水。那個男人先叫一聲啊啞。又遲一分鐘。那女子也叫了起來。不一刻。船已到埠。夫人一看。兩個都是上等人。且不要管他。救了他們再講。裘老三卽喚四五個家人。把他們扛起了。倒豎起來。於是兩個人水盡吐出。不過身上已凍僵了。裘老三老四。便喚他們的夫人。扶了那女的入內。取女衣服與他穿。裹在被內。那男的也喚男家人替他換衣。裹在被內。隔了一個鐘頭。都好了。裘四奶奶問女子爲著何事要尋短見。那女子嗚嗚咽咽哭起來道。多承高誼。救我性命。我也沒有什麼話說。請你快派人到岳坟前李阿福家中。說有一個客人。姓何。名文偉的。請他就來。他是我的未婚夫。我爲了父母。對不起。只有一死。可以塞責。可以明心。咧。這邊夫人與肖僧。也來問這個男子道。你爲何要尋短見。他道。承情救我。一言難盡。我如今不尋短見了。我實一時不明。爲情所迫。所以也望湖裏一撲。幸虧諸位救我。這是祖宗都感激的。最好請你們派一個人到岳坟前李阿福家。有一個何文偉。快請他前來。有事當面一譚。夫人再要問他。他只說停一回。自見分曉。此時裏面裘氏兩位奶奶。又仔細向那女子盤問。女子無奈說道。我姓俞。名尙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生。我阿哥名尙賢。早死。父母祇有我一人。視如珍寶。向來父母把我許配給表兄何文偉。他在南京某某大學讀書。今年念二歲。夏間才畢業的。原說今年畢業後完

姻誰知他畢業之後，忽從南京來一封信，說合家生病，急切不能來杭，婚事只得暫擱。九月間又來一封信，責備我何以久不寫信與他，餘話一概不說，信上頗有怪我口氣，其實我八月間早有兩封信寄去，不知他何以不收到。當即掛號寄了一封回信去，亦無什麼復信。自此以後，我父母忽然生起病來，連去了十二封鷄毛信，竟沒有回信。後來我父母也就死了。不料他今天忽然恭恭敬敬，著了白衣，執子婿禮，前來祭唁。我雖沒有和他說一句話，但我有許多苦情，無可伸說，只有一死可以明心了。四奶奶道：你當面又未曾和他講什麼話，何必尋死，尙貞道：其中尙有曲折，讓我來說明白罷。我家中處境很苦，自我父母雙雙去世之後，我那時也想尋短見，轉念我母親雖已殮了，父親何人成殮，我如何可死，但表兄又如此負心，使我分文無可張羅，叫我如何設法，沒有法子，只得託人傳說，有人收殮我父親，並將我父母二人安葬的，我願以身子許他，因此就遇到這位劉端士，他寄寓在我同巷，是金華人，曾在師範學校讀過書，家中亦很寒苦，畢業之後，在此想謀館地，忽聽見我日夜哭泣，父親又已停尸三日，登時動了俠義之心，卽慨然出來相助，願將自己衣服典當，收殮我的父親，並代我尋到管坟人李阿福，將我父母安葬，等到諸事完畢，他的鋪蓋都沒得了，這種從井救人的舉動，真是令人可感。我當時便老實告訴他，讓我寫信將實情告知表兄，與他斷絕之後，然

後纔嫁與你，因爲表兄雖可無情，我却不能無理。誰知他說出話來，尤足令人生感。他說親事切莫題起，我是完全成全你，得孝思，並無他意。本來親死在堂，不得已以身許人，這是天下最可慘之事。我如因此娶你，豈不成爲要挾？我劉端士甯死不爲，但他雖如此說，我却有言在先，不能相負。不過沒有得到美滿的辦法罷了。不料昨日葬事既畢，今早我們正在坟上加土，我的表兄忽然到來，大約他先到我家中，曉得我在坟上，所以來的。他身上穿了白袍，到坟上哭泣甚哀，并說道：我一點也不曉得，悔不早日到來，不知他這是真話，還是假話。但我的苦情，不能對他當面說。預計對於二人，又不能得一完滿的解決，沒有法子，只得一死明心。至於我的實情，已在我綿襖內寫得明明白白了。三奶奶聽完出來，告知夫人。夫人道：原來一個是孝女，一個是義士，這兩個人都是應該救的。今天我決意不回上海，明天回去了。隨問劉端士：你爲甚麼又要尋短見？端士道：這是我一時之誤。我見他從坟親家跑出，許多時不回來，到坟上又尋不見，去問李阿福，他說小姐回來寫了兩張信紙，一轉眼就不見了。我不免有點疑心，忙出來找尋，剛剛跑到湖邊，看見他跳下湖去。我想他爲我跳湖，我實在對他不住，因此也這麼一跳。其實是一時糊塗，此刻回心一想，怎對得住父母祖宗？夫人道：照你行爲，實在可敬。我現有主意在此，快快去請了何文偉來，少頃，何文偉由李阿福家坐

轎來到莊上。夫人一見他的相貌，知道也是個誠厚少年，並非浮滑薄倖的人。他一到，便問貴府救起的兩個人性命如何。衆人說好了，都救活了。他跌足嘆道：「咳！我一句話都沒有講，他何以要尋短見？」夫人道：「你岳父母死，你沒有知道麼？」文瑋道：「我一點也不知，他們這種大事，何以不寫信來？」如有信，我早來了。我是知道岳家的境遇的。肖僧道：「現據俞小姐講，有十二封信到你處，你竟一封回信也沒寫。」文瑋道：「有這等事麼？」人非草木，遇著這種大事，知道了當立刻趕來，豈但寫信而已？肖僧道：「那麼你去向他對質，即一同領了他去。」一見面，他便問表妹：「此刻好麼？何以沒信與我？」尙貞道：「我共寄了十二封信，你連一封回音都沒有。」文瑋聽了，倒呆了一呆，半晌方道：「其中定有緣故，或者你把地名弄錯了罷。」尙貞道：「你住在宋家灣，我是記得清清楚楚的，怎麼會錯？」文瑋道：「啊呀，錯了，我住在宗家灣，你却寫了宋家灣，自然落空了。」尙貞道：「如此，我錯怪你了。」文瑋道：「我九月裏寫信來問你，沒有得到回信，怕你們或者搬了房子，以後所以沒有寫信，唉，錯了一個字，真正糟極了。」尙貞道：「這都怪你把地名寫得不清楚，我亦看得不清楚，真正誤事不小。」文瑋跌足道：「岳父母失於醫藥，實是可痛。我如早知，當帶幾個錢來替他們醫治，或不至於死了。」尙貞大哭，又將劉端士怎樣義氣，怎樣代爲收殮父親，他今天弄得沒法，怎樣要尋短見，細細說了一遍。文瑋道：「如此好人，我也要謝謝。」

他你如嫁他理所當然。我亦不怪你。我並非不明理之人。凡事不妨從長計議。你不可再尋短見。且讓我出去會會他。夫人肖僧聽了這番話。知道文瑋。又是一個明白好人。心中甚是歡喜。文瑋出去見端士已經走起。文瑋便向他深深一揖道。我岳父之事。蒙你老兄如此周旋。感激之至。我表妹寫信地名上錯了一個要緊字。竟落空了十二封信。以致累及老兄。真正對不住。老兄所當之件。理應由我取贖。不過現在銀錢不敷。請老兄將要緊的鋪陳及冬衣先取出。其餘讓我寫信到金陵。寄下錢來再取。更有一樁小姐應允之事。我決無二言。我并可以替你們介紹。端士道。這笑話了。你當我有挾而求麼。你們原有婚約在先。我豈可以劫奪。即使你們並無預約。我亦不如此幹的。兩人在那裏談論。夫人在隔壁句句聽見。對肖僧道。好好。你要學學這種人。與他結交。學問品行。都有長進的。少頃。夫人叫莊中備了一桌菜。并拿了一瓶白蘭地出來。請俞小姐。何劉二人一同吃飯。說道。二位今天飽受寒氣。防要受病。趕緊將白蘭地吃幾杯。驅逐這股寒氣。吃過之後。我再替你們出個主意罷。未知出何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鄉下人之談論。總不脫鄉氣。甚矣氣質之難變也。
屢次剛欲動身。忽又橫生事端。此行文之波瀾也。

俞尙貞·劉端士·何文瑋·均爲末世不可多得之人·而竟聚於一處·奇哉·
爲親失節·節爲輕·孝爲重·吾重其孝·吾略其節·

此等事·夫人竟肯代出主意·何視事輕易乃爾·此對於君子則可·對於小人則不可也·
本書雖不能及五才子·然懲惡勸善·實具苦心·幸勿以尋常說部視之·



第二十七回 急景凋年匆匆就道 藥爐茗碗款款留情

話說俞尙貞劉端士聽了夫人之話，便道：夫人是救命恩人，我們敢不從命。夫人道：我觀三位都是好人，俞女士孝行卓著，劉端士先生具有俠腸，何文偉先生明白事理，皆非現在一般輕薄少年所能比。實在令人可敬。我如今先要問俞女士一句話，並且先要斷定一句，不准以不嫁二字回復我。你意下究竟要嫁何人？俞女士正要說兩面不嫁的話，被夫人先斷定了一句：這不嫁二字，倒不能出口了。只得說道：我方寸已亂，聽憑夫人替我作主罷。夫人道：既然要我替你作主，你可不能違拗。我尙貞道：謹依尊命便了。夫人道：那麼第一樁，你須先過繼與我爲義女，我纔替你可以作主。尙貞聽了，當時出席跪下，拜了八拜。涕泗滂沱的說道：乾娘替我作主，我總完全受教。夫人道：你既受教，我可先要罵你。你今天短見投湖，實在不孝之至。你雖已葬好父母，可是坟墓喚誰管領。你既無叔伯，終鮮兄弟，父母的一脈全在你的身上，如何可以感恩知己，遽爾輕生，反絕父母之祀呢？所以我現在不許你講不嫁二字。古來以死明心，都是愚忠愚孝所爲。況且小姐此舉，並非愚孝，像是愚節。我甚不明。現在各事皆輕，單提父母爲重。你于二人之中，無論嫁與何人，皆是爲父母起見。生出大兒子，應歸夫家。次子應姓外家，以承血統。現在我先拿出二百塊錢，作爲拜見之禮。你趕緊去替劉

先生贖出當頭來。劉先生雖成全你的孝行，大有恩于你，然而圖報尚易，且也不妨稍緩，正不必以身事之。況且劉先生決不肯貿然娶你，反玷污他的名譽，所以依我主意，不如仍嫁何先生，且要從權，不可守經，須立刻舉辦婚禮。如此，只要三年，就可以生下第二個兒子，父母之血統也可繼續了。至于劉先生之情，我還可以替你代報，他寄住在這省城中，原爲謀事起見，我現在決定，明年請他去辦學，這豈非替你略報其德，兩全其美麼？說著，拿出一千三百塊錢來，又說道：「一千元助你粧奩，二百元代他贖當，一百元送與劉先生，作爲聘金，并明年來滬川資。」說完此話，即將錢分別授與各人。三個人齊立起來，對夫人作揖道謝道：「蒙夫人如此照應，我們真是感激之至。」尙貞道：「我們禍中得福，全是乾娘之德，沒齒不敢忘的。」夫人隨又取黃歷來，看念五是黃道吉日，就代他們定下，又問道：「你們房子還大麼？」尙貞道：「是三幢的房子，儘夠辦事了。」夫人又對文瑋道：「如今諸事已經講妥，趕緊去辦罷。」此時尙貞感激異常，忽然走到外面院子內，放聲大哭起來。夫人出去問道：「你哭什麼？」尙貞道：「我哭父親母親老早去世，倘然在世，見你乾娘如此照應，豈不笑煞？現在我雖然好了，我父母却不得見，所以傷心。」夫人道：「這是你的孝思，可敬可敬，哭了良久，大家勸了進去。」尙貞到因此出了一身汗，寒氣完全趕出，端士也吃了幾杯白蘭地，汗出如雨，寒氣全消了。丫環又來報道：「兩位衣服。」

已快烘好。再遲一會，就可穿著。夫人道：「莫急莫急。我今天已不能回上海了。跟著又談了一會。俞尚貞、劉端士、何文瑋三人，方告辭而去。三人心中都念念不忘夫人的大德。這方面罕通夫人、肖僧等，到了次日，大早進城，坐火車回上海。到得家裏，各教員都來迎接。問在杭州何以住了這許多日子。肖僧道：「遊玩西湖，被雪所阻，不覺耽擱了幾天。被此敷衍了數句。肖僧就進上房去吃午飯。到得三點鐘時候，孫悟空進園來。肖僧便將杭州之事，并請了施竹軒、費軼羣、劉端士、鄒福堂、王純齋幾位教習，一齊都告訴了他。并說：「有這許多人來，將來你倒可不寂寞了。悟空聽了，心裏暗忖道：「鄒福堂我却認識。是江蘇卽用知縣。將來或者開復原官。我倒有一點希望。可以就他的館。費軼羣性情驕傲。他一進來，恐不免要排擠我。我不如先下手爲強。王純齋不知何許人，却不認識。我總存一個有貶無褒主意。施竹軒常常多病，大約不會長住園內。我且緩緩的見風使帆。劉端士是他自己所賞識的。我面子上只好順從。遇著有可乘之隙，我再竭力排擠。總之孫悟空這人，最喜暗箭傷人。自己固寵他，一壁這麼想著，一壁不動聲色。隨口答應道：「好極好極。周肖僧又道：「開年辦起華嚴大學來，夫人喚我爲校長。但我不敢佔夫人面子的。你看學生對於夫人，應該怎樣稱呼。悟空想了半晌，說道：「你算一校之長，他算一園之長。園長可不好聽。不如改叫爲院長。肖僧道：「夫人稱了院長，罕通

先生又稱呼甚麼。悟空又想了一想道：「罕通先生可稱院主，肖僧道也得自此定了稱呼。但罕通仍諸事不問，也不知院主爲何物。事事總隨夫人作主。次日，肖僧邀請原舊幾個教員，商量明年開學事。託邱久之預備學校儀器書籍，決定開正就登報招考，專收小和尚來讀書，不收學費。又舉慧眼山僧爲教務長。諸事分撥已定，安排過年。這一日，罕通忽笑嘻嘻的，拿了一本行帳簿進來，說道：「今年結帳，又賺了五十餘萬。夫人小租項下，共有六萬多塊錢。夫人聽了，自是歡喜。乘空又對罕通道：「你也太辛苦了。租屋之事，不如叫肖僧替你代管。你只須看看帳，總其成。肖僧到行時，可替他立出一個名目，算是行中總管事。你看如何？」罕通道：「甚好。本來我每逢掉換租戶，總要詹先生傳言，實在覺得煩極。如今你派肖僧來作總管事，幫我的忙。我明年可以快活多了。他要用錢，行裏儘可拿。自此以後，肖僧果然天天進行。有時同罕通坐了汽車去，同去同來，權柄很重。這是後話。二人正在談著，丫環忽來報道：「士良少爺病勢忽又沉重，請太太過去看看。原來螺螄夫人親房，并無什麼人了。只有兩個堂姪，士良士玉，自從花園落成之後，卽撫養在園。誰知前年春天，士玉忽出天花去世，只賸下士良一人。因此夫人更爲關切。士良人頗沈靜，但是身體單弱。夫人也不強迫他讀書，只令他在園內隨事照應。他從不多言，所以上下都很和睦。他年紀只有十七歲，却偏偏得了個咳嗽病。上

年冬天已咯了幾口血。至今沒有好。夫人前天看了一會。也沒有法子想。便替他在西門請了一位醫生來。這位醫生名喚陳馥亭。却是儒醫。脈理尙好。診例連車費要十六元。園內有人生病。都是請他看的。一年之中。倒至少有七八十天請他。陳先生來了。替士良診了脈。靜心開了一個方。從此士良之病。倒漸漸好起來。胃口已開。能吃滿碗飯。仍天天請他來看。如是一月有餘。夫人覺得未免太費。便問士良道。士良。你現在覺得身子怎樣。士良道。娘放心。我現在好多了。胃口已開。力氣也有了。陳先生之藥。我吃下去。竟日日見效。夫人道。既然已好起來。補藥可不能吃。我想你明天上門去看罷。只要兩元診例。一元掛號。自己家裏。馬車汽車都是現成的。士良關在園內。本來寂寞已極。巴不得外面去看看。忙應道。遵娘的命。如此每日也可省十餘元。雖則娘有錢。到底省一點是一點。況且我現在行動已很方便。娘儘放心使了。到了次日。上午九點鐘。士良卽叫車夫備車。到西門內去。車夫問他坐馬車。還是坐汽車。士良想。坐汽車太快。我本想兩旁邊看看的。不如坐馬車。而且罕通。尙僧都要坐了汽車進行。我倒不能在外面久留。還是坐馬車的好。當坐馬車到西門內。走進陳馥亭先生家裏。先以一元掛號。拿得第十四號一根籌。此時陳先生已看到七八號。他便坐著老等。却已被陳先生看見。便叫一聲陳先生。陳先生道。恭喜士良兄。今天可以出來看了。這也好。可以外面

散散心。急喚阿翠倒茶出來。原來陳先生有一個女孩子。名喚阿翠。今年也是十八歲。和士良同年。阿翠倒茶出來。端到士良面前。問聲大哥尊姓。陳馥亭急代答道。這位就是大觀園裏的林士良。林大哥是那面夫人的姪子。阿翠聽見說是大觀園裏的人。曉得是父親的長主顧。不覺格外殷勤。含笑說道。大哥請用茶。這阿翠生得很美。士良一見他這嬌容。早已魂飛天外。阿翠跟手又拿了一枝銀水煙筒來。請他吃煙。士良接住到手。問陳馥亭道。這位姊姊是誰。陳馥亭急應道。這是小女士良聽了。又不住的向阿翠打量。見他長得實在體面。長圓而孔。眼如秋波。皮膚雪白。光潤無比。笑起來時。露出兩個淺淺酒窩。鼻梁一統。小口櫻桃。又擁著倩笑對著他。士良暗想。自家園裏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及他。心裏不覺大動。兩頰也現赤色。一壁又說道。姊姊不要費心。誰知慾念一動。口也登時渴起來。一碗茶。竟一口氣喝光。阿翠看見。又走進去。拿了一只大蓋碗。換上杭州細茶葉。隨喚娘姨沖了開水來。阿翠自己動手沖上。說道。大哥今天來。吹了冷風。所以口渴了。這是杭州龍井細茶葉。我特誠換一碗。你且嘗嘗看。士良道。姊姊真太費心了。阿翠隨又和他答七答八的亂講。陳馥亭看到第十二號。對士良說道。對不住。累你久等。如今就要看好了。士良巴不得陳馥亭看得慢。他好與阿翠多談幾句。阿翠因他是大觀園裏的人。一心要巴結他。所以總是笑容相對。士良越看越愛。恨

不得攙他一把。却因初次見面，不敢不稍放莊重。阿翠隨又問道：「大哥園裏怎樣好法？」士良道：「何不
同尊大人前來遊玩？我可陪你園中各處走走。」正在說得很有滋味之時，陳馥亭已將十三號看畢。
請士良過去看。馥亭一搭上手，即覺得六脈大動，相火引起，與常日大不相同。曉得這個小孩子
見了阿翠心動，但是病未復原，此事大不相宜，只得在脈案上說些安心靜養，不可動性的話。所開
藥味與往常亦不同，多用些滋陰降火的藥。開過方子，又應酬兩句，再看第十五號。士良復坐到這
邊來。阿翠已沖好茶，請他再坐坐。士良又坐了好一刻。陳馥亭已看到十八號。士良覺得難為情，只
好告辭上車。陳馥亭送出到大門口。士良在車裏，只想著阿翠，想明天再來，問他父親，曾許人麼？如
沒許人，我請娘倩媒人來說合。志在必成，不覺又想得意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夫人救人之命，又講出一番大道理，真是女中丈夫。

悟空滿肚打算，將來不知何人受其荼毒。

肖僧到行爲總管事，安排却好。

度年之時，最無話可寫，忽接寫林士良生病一節，此行文之波瀾也。

阿翠爲陳馥亭之女，士良一見動心，固料其病不起矣。

海上大觀園 第二十七回

陳馥亭若非儒醫。夫人必不肯信。夫人之重讀書人。筆筆寫到。



第二十八回 投師習藝別具隱衷 酌理斟情宏開士路

話說林士良坐馬車回來。一路上胡思亂想。一心專想著那阿翠。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品貌的人。我以娘命去求親。諒無不諧。但現在身體未好。同娘說起來。必不答應。凡事只好緩緩辦。又恐緩則生變。被人定去。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一時沒了計算。回家之後。吃飯也減少半碗。又忽然想到。今天都是瞎想。或者他早已許人了。且待明天問他父親之後。再想法子。到晚來。安然睡覺。次日一早起來。吃了稀飯。巴到八點半鐘。即叫預備馬車。並告知夫人。說我改方去了。夫人拿了十塊錢。交在他的身邊。他到了那裏。正在掛號。阿翠早先看見。告知他父親道。大觀園裏林士良大哥。今天又來了。已在外間掛號。陳馥亭道。你快去倒茶。士良此時已走進。喚聲陳先生。陳馥亭立起來招呼道。請坐。士良坐下。阿翠已倒茶出來。一手拿著一支水烟筒。火已點旺。即含笑喚聲士良大哥。士良被他一叫名字。從骨脊上酥麻起來。回說姊姊又費心了。阿翠道。今天大哥來得怎早。士良道。我恐掛號太遲。故來早些。阿翠道。先請吃碗便茶。我去泡開水來。再換細茶葉。士良道。不必。不必。阿翠不理他。仍去拿了大蓋碗。沖了一碗細茶來。士良十分過意不去。這邊陳馥亭已看了好幾號。輪著士良去看。馥亭便問昨日藥吃下去怎樣。士良道。吃下去倒沒怎樣。不過胃口反減。本來有一滿碗好吃的。昨日

日中只吃了半碗。晚間只吃了一淺碗。如同半月以前一般。馥亭明知其由。只得規勸道。據我看來。不是藥不對症。是你一時心亂。動了相火所致。須知人未復原。千萬不可亂動相火。大哥切記切記。總要安心靜養。不可胡思亂想。我說的是老實話。切莫見怪。士良被他說著心病。面孔登時紅起來。只得說謹聽先生的好話。陳馥亭依舊開方。士良却熬不住心中要問的那句話。只得搭趣說道。你這位姊姊真好。我來要他倒茶拿烟筒。多們的忙。我真過意不去。陳馥亭道。大哥是客人。應得如此。我到府上。你們也是照樣客氣的。士良道。不知曾否對親。陳馥亭道。尙未。雖有幾處來說。都是高不成。來低不就。他性情又很執拗。不肯將就一點的。好在年紀尙輕。再遲二三年不妨。士良聽了這話。心裏頗是高興。隨又說到別件事情上去了。等到方子寫好。士良要坐過去。覺得難爲情。只得移坐在陳馥亭旁邊。看他看第七號。乃是一個女人要保胎的。陳馥亭說不妨。只交代你八個字。不可不勞。不可過勞。隨開了一張方子。無非當歸白芍。這幾樣藥。再看第八號。也是吐血。狂血之後。尙未全止。陳馥亭道。這病不妨。你現在所吐之血。乃是狂血所剩。已經離管。要他吐出方好。吃幾服藥。再調理一月。靜養一月。即可復原。比這位林大哥的病輕得多了。你完全是失力所致。本原並沒有虧。以後只要各事小心。不可過於用力。便是。那人道。這話正對。我是學校內運動好手。平常跳杠子。走天

橋未免太過分一些。陳馥亭便又開起方來。士良此時實在熬不住，又坐過去，與阿翠扳談道：你幾時肯到花園裏來。我們娘是最愛人家小姐，決不會怠慢你的。阿翠道：我要來的。士良又坐談了一刻，把那阿翠越看越愛，可不便多留時刻，只好硬著頭皮回去。當對陳馥亭告辭。陳馥亭又送到大門口。士良坐了馬車回來，見了夫人。夫人問他這兩天坐車子出去，覺得喫力麼。士良道：娘放心，我一點也不喫力。兩旁看看，心上舒服得多。說著，爲著阿翠那件事，忽又心生一計道：娘，我在陳先生家看他看病，很有道理。旁邊有一部臨證指南，我看了，有懂有不懂。如今我想拜陳先生爲師。學醫道也好學點本事。我自己的病，或者也好研究研究。夫人道：你有志進取，那是很好。本來學本事是最要緊的。而且你的身體，惟學此道最好。最是相宜。你既然歡喜，我一定依你。你明天且去問問陳先生看，收學生要多少學費。士良道：這只好問旁人去問陳先生。恐防他客氣，一定不肯說的。夫人道：這也不錯。他一定要客氣的。你去問時，可不說自己要學。聽他說多少。我們從豐送去好了。士良聽了，開心已極。以爲從此可近美人。到次日，又去看病。改方。陳馥亭道：士良大哥，你這兩天病勢轉變了。相火大動，脈反洪大，不是好象。倘再夢遺，病勢一定加重。就要變成怯症。那是不可治的。你總要聽我的話。這不是頑耍的事。士良道：金玉之言，安敢不聽。等他看病已畢，士良又故意隨隨便

便的問道：先生何以不收學生？自己開方，每天要數十號，豈不辛苦？下午又要出門，天天不能間斷，不如收了學生，多少可以替力。陳馥亭道：收學生固好，但要人來尋我，我却不可以去尋人。士良道：假如有人來學，你收不收？陳先生道：可以傳道，爲什麼不收？士良道：要多少學費？陳馥亭道：我們醫家向來不收學費，只收膳費。假如別地方的醫生，大概只收學生三百塊錢，請他吃三年飯，以後學成，幫不幫先生盡義務，悉憑學生的良心。上海地方却是寸金之地，就是一張鋪，也要添上宿費，大約再加百元也可。這算普通收學生的價錢。士良道：如不住宿，三百元夠了麼？陳馥亭道：如不住宿，三百元儘夠了。士良記在心裏，回家告知夫人。夫人道：你不必住宿，自己家裏很大，空氣又好，如再住到外面去，實在不是道理。而且我的規矩，本來不准人出園門一步的。現在你去學醫，還是特別通融。至於膳費，別人雖三百元已可，我們應該格外客氣。你明天可送五百元過去，另封贄敬二十元。你且在我這裏，拿五百五十塊錢去，餘三十元，你放在身邊，作爲零用便了。不過你要盡心學習。我想你自己歡喜此道，必定肯當心的。士良此時開心已極，以爲從此一天到晚，可以伴著阿翠了。但想到不能住宿一層，還嫌美中不足。然而他娘所定規矩如是，知道無可設法的。這一日他心花怒放，飯量陡增，又能吃滿碗了。到第二日，他把簽條寫好，又把五百元封好，臨行時告稟了夫人一

聲卽坐馬車而去。到了陳先生家裏，並不掛號，一直走進裏面，自己移一張椅子，擺在中間，請陳先生上坐。陳馥亭詫道：「這爲甚麼？」他一句話也不說，但將贊敬及膳費呈上。陳馥亭見了，方才明白。便道：「你要拜我學醫，昨天何不說明，也可讓我斟酌一下。」遲一天再拜不遲。士良道：「我都預備了來，你萬不可推却。我是十分佩服你，所以要拜你爲師。」陳馥亭道：「雖然承你看得起，但我尙未曾與你們夫人接洽過。這是一樁大事，總要與長輩商量的。」士良道：「我已與娘商量停妥，所以敢來，就是贊敬膳費，也都是娘與我的。」陳馥亭道：「你雖與夫人接洽，我却未曾接洽，不敢如此冒昧。我並非不收你，容遲一天再拜。何妨？」阿翠也來插嘴道：「我們相交日子正長，何必定要今天？」士良沒奈何說道：「既是陳先生執意不允，下午可否請陳先生來園中一趨，與我娘面譚？」陳馥亭道：「好的。」我下午准來。士良無奈，只得把拜師一事從緩。又對陳先生道：「這個錢，我是不拿去的，可擺在此地，免得我拿來拿去。」陳馥亭道：「我代你寄存在此便了。」士良鬱鬱不樂，仍舊回去。馥亭又把此事暗暗思忖一會，想別人都可收，惟他不可收。他來學醫，全是爲了阿翠。將來病必加重，如果等到不治，我的名譽不要掃地麼？主意打定，下午就到園裏來。見了夫人，說道：「夫人，怎樣叫士良來拜我爲師？我是一點學問沒有，怎樣好收門徒？」夫人道：「陳先生休要謙虛，他這樣沒學問的人，可以做得你的徒孫，我實因他身體。」

單弱讀書怕辛苦。學醫最好。他又自己情願。又很佩服先生。所以教他拜先生爲師。先生何妨老實收了。陳馥亭聽了。不好據實回復。但如果冒昧答應下。將來又擔當不起。想了半天。方說道。他既然定要學醫。須依我兩句話。夫人道。怎麼兩句話。陳馥亭道。第一句。要等他病好之後。遲緩幾時也不妨。現在他病未復原。近日脈氣又有變卦。我實擔當不起。第二句。如定不肯緩。我另薦個先生與他。那人是個儒醫。醫理比我高明多了。夫人道。轉薦一層不必提起。從緩不妨。我倒不知道。怎麼這兩天士良的脈氣又轉變了。陳馥亭道。妨是不妨的。恐係他近兩天心亂之故。他這個病。藥力之功半。靜養之功半。最怕心緒不甯。須待復原之後。纔可無虞。夫人道。這個孩子。想必因近日想學醫。防我不肯。所以心亂。既如此。緩緩不妨。隨喚了環去喚大少爺來。士良聞命走來。夫人道。你要學醫。雖是有志。但陳先生說你近日脈氣不好。不如緩緩的再去。你千萬要靜心調理。不可心亂。病好之後。我總依你給你學醫就是了。士良喏喏連聲。不敢違拗。但是心裏總記念著阿翠。覺得有些不快。陳馥亭等夫人和士良接洽之後。然後從身邊取出膳費和贊敬。一齊交還夫人。夫人道。這個不妨放在陳先生處。將來總要送過來的。免費周折。陳馥亭道。到了那時再說。又與士良看了脈。說道。今天脈象還好。隨改了一個方子。夫人道。爲了士良。我費了多少心血。他又無弟兄。只有這麼一個人。我很

覺得寂寞。陳先生道：我們西門有個小孩子，品貌長得甚好，不過六七歲，母親早故，他父親是做洋廣雜貨生意的，帶領了兩三年。前天他父親惹了喉症，藥石誤投，竟不中用。現在只賸下這個小孩，夫人也能作福，收留他下來麼？夫人道：相貌究竟如何？陳先生道：甚是清秀。夫人道：你明天帶來，我要的。陳先生道：還有一個女孩，亦是長得好品貌，祇有四歲，父母也是早已不在，流離失所，可憐得很。夫人肯發發慈悲麼？夫人道：你明天可一并帶來，實對你說，我此刻錢多人少，撫養幾個小孩，也可解解寂寞。大起來，肯聽話，我就培植他，不肯聽話，就隨他去。本來這種花花世界，無非大家騙來騙去。你明天准帶來就是了。陳先生道：夫人這樣好心，也是功德。我准明天領來。士良自被陳先生規勸之後，心裏不敢再存妄想，因為稍存邪念，病即轉變，只得靜起心來，倒覺沒有什麼壞處。仍是每天去看病，與阿翠漸漸稔熟，不拘若何形迹。第二天，陳先生領了一男一女進園來。夫人看了，歡喜之極，也是合常有緣。陳先生喚那兩孩叫娘，兩孩就叫起娘來，露著依依不捨之態，站在夫人面前，娘要點火，兩人就搶奪著去點。夫人隨喚張媽、李媽，每人各管一個，又做起小衣裳來。男孩取名士蘭，女孩取名德坤。自此夫人男孩之中，有士良、士蘭，女孩之中，有荷貞、旋乾、德坤，共有兩男三女了。此時外面徐福忽又走了進來，說道：門口有一個老婆子，說他一個外孫快要餓死了，夫人肯作

福湊成了三男三女麼。夫人因爲徐福最是忠心耿耿，永不改變，素來很看重他，聽了，說道：「今天我正在過繼兒子，多繼一個也不妨。這正是他的造化。當時即領進來一看，皮膚雪白，一張長面孔，也還生得清秀，不過看過去少福澤一些。」夫人見了，不甚歡喜。幸虧這小孩口甚甜，也會叫娘。夫人也就收下，取名士山，喚一趙媽領去管領。從此夫人無事，即喚幾個小孩到面前頑耍，拿點水果分分，倒也可解寂寞。是年過年，歡天喜地，到了正月初十，邱久之拿了稿子去登報，招學生十六來考。十二起，即報名登簿，歸陳澹然一人經管。女校照常請陳澹然作教務長，男校推慧眼山僧爲教務長。周儒檀爲校長，肖僧初因自己年紀太輕，不肯承認。孫悟空竭力勸他，不可辭去。將來可奪慧眼之權。肖僧最是佩服悟空的，當然惟命是聽。一諾無辭，惟來報名之人，小和尚却甚少。陳澹然因進去請示，并說學生來報名的，如果專收小和尚，恐怕將來不滿十數人，如其可以通融，大約可多十倍。夫人便邀集各教員到西花廳商議，先向慧眼山僧道：「我們華嚴大學，因師父要收小和尚，所以如是辦法，現據澹然說，小和尚來報名的不到十人，普通人來報名的，倒有百餘人。現在他一概不敢應承，囑他們明日來討信，你看究竟如何收法。」慧眼山僧道：「夫人意下如何？」夫人道：「先問課程怎樣，還是專教佛經，還是兼教各種書籍。」慧眼山僧道：「我本來四書五經都教的，若專教佛經，教員教起

來不便。莫非專請和尚不成。肖僧道。我所重的是識字。本應該各書都教。慧眼山僧道。聖賢之道。與佛經本是一氣。只好各書都教。報名的學生。也只好全收。不然。不像什麼學校。況且又是大學名目。難道十幾個學生。就可以開校麼。陳澹然道。如此。我明天都收下。登簿就是了。這事總算解決。報名到十五截止。共有一百四十餘人。十三日劉端士也來了。夫人親到西花廳來。要問何文璋。俞尙真究竟成親沒有。端士見了夫人。作了一個長揖。又道謝了幾句。然後說道。夫人要問他們的細情。容我詳細說一下。罷。坟上是十九完工的。二十日。兩夫妻同到坟上。大哭失聲。尙真回來之後。對何文璋道。我與你成親。究竟問心不過。如不成親。又對不起罕夫人。真是兩難。說著。哭一陣。說一陣。何文璋也真好。句句順從他。沒有什麼話說。次日我去。見妝奩物件。一概沒有預備。我問起原由。俞尙真說是問心不過。我竭力勸道。問心不過。一句話。說得固是。然而怎對得住罕夫人。俞尙真道。照大道理說來。新喪豈可成親。我勸道。但是大道理之外。更有大道理。你應該急於宗祀。不可一味守經。聖人之道。雖重守經。然有時不能不達權。何文璋却說道。這是他的孝思。我不敢違拂。況且以前我不能早來。實在抱歉萬分。尙真道。承你體諒。我亦感激。極應從權。但是總覺問心不過。現在既然恩公勸我。且暫依允。當交出一百塊錢來。一切托我代辦。說各事只須草草。不鋪排。不請客。只拜見兩家。

祖宗行個結婚禮罷了。我當時替他代辦下牀帳箱籠等件。正日這一天。用藍布遮住靈幃。草草行禮。誰知行禮之後。晚間進房。他又一人在房大哭起來。我又進去解勸。說今晚暫且從吉。不宜悲傷。他道。實是情不自禁。越因從吉。越發悲傷了。隨喚老媽子在房內另外鋪一張牀。又拿出舊被褥來。說道。雖然同房。萬萬不能同牀。文瑋道。既承小姐允吉。今晚若仍不同牀。這倒不如不辦姻事的好。因爲既辦姻事。我要對得住父母。萬萬不可空房。俗例對於此事。迷信很重的。要求小姐原諒。我可書下一張筆據。請端士先生作證。雖則同牀。決不相犯。數日以來。我的爲人如何。諒已早知。大概可以相信罷。那時我很難勸說。幸虧文瑋自己說出這番話。亦拿父母之命來抵制。便聽尙貞道。承蒙體諒。兩不相犯。十分見情。但恩人同著乾娘。既都以宗祀相責。我也何敢固執到底。今天就不鋪小牀。明天一定要鋪。以下每月同牀一夜。由我定期。此外我只睡小牀好了。文瑋道。謹遵小姐之命。不過須我睡小牀。你睡大牀。兩人又讓了一陣。總算議定小姐睡大牀。文瑋睡小牀。此後據說只有完姻第一夜同睡。至今分牀。未曾同牀一夜。我却不能保證到底。所以今天動身來了。夫人聽了大笑。暗想如此。至性難移。真可稱得純孝。尙僧在旁也笑。端士又說道。據文瑋說。滿月之後。想迎接他的父母來。一同居住。等到安排停當。他要遊學日本。尙貞願將妝奩費。助他丈夫遊學。現在他們有信。

在此託我帶來。夫人接來看時，乃是尙貞一封、文瑋一封。信內未知如何寫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陳馥亭產前八字箴言，謂不可不勞，不可過勞，的是儒醫口吻。余從前見有論產之言，二語亦可云是箴言：曰產前多飲一碗湯，產後遲起一日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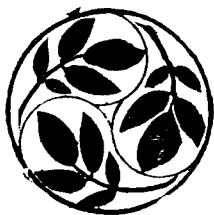
士蘭士山來，夫人家庭間，更多生趣矣。

士良病未愈，而遽見阿翠，此催命符也。

和尚多半路出家，從小卽做和尚者，頗少見，如何可收專門學生。

劉端士來，夫人竟出堂相見，重其品也。未幾而爲悟空所讒矣。小人之害君子，往往如此。尙貞成親後，忽有如許要挾，洵屬別開生面。

海上大觀園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慶元宵東家請西席 觀考榜老弟託阿兄

話說劉端士從身旁拿出信來授與夫人。夫人拆開一看，見上面寫道：「寄母大人膝下。敬稟者：自蒙拯救，蟻命重生，恩重如山，固非敢搪塞於褚先生也。又蒙多方覺我迷津，俾不孝之躬積昧而明，尚希冀乎晚蓋，是以遵奉慈訓，已於年內念五日，舉辦婚禮。女之苦衷，有非管城所能罄者。劉恩公端士事事仗渠調停，筆所難盡。當能代達悃忱，惜乎高厚之恩，未能圖報。惟有昏暮禱祝，預卜期頤康強而已。女現創立念劬女學校，業已佈置苟完。尚乞大人時錫箴言，俾得循途守轍。丈夫文璋擬遊學橫濱，雖路近而費省，然已非千金不可。荷蒙助奩之資，業已移作學費。臨行之際，必由滬濱買輪，定當鞠躬進謁，面聆教誨。屆期女或能偕來，尤當匍匐泥首，誠恐校務絆留，或竟遲至暑假，想慈愛如大人，必不女責也。肅函敬謝，恭請鈞安。寄女俞尙貞叩上。」夫人看罷，又把何文璋之信，看了一下，也是大同小異，覺得十分欣慰。下午孫悟空來園，令其作覆，并云：如其來園，當于學費小有所助。到了十四日，施竹軒偕同鄒福堂、王純齋到來，即搬進園中住下。施竹軒又去通知費軼羣，到了第二日，費軼羣也到園中，由施竹軒介紹與肖僧相見，即便住下。園中從此人才濟濟。次日，大家幫著招考新生，共取了一百二十名。凡程度太淺者，一概貼出，分不出大學中學，勉強定了甲乙丙丁。

四班俟上課三月後再定。午後孫悟空亦來，與施鄒王費諸人各叙契闊。肖僧與夫人商量道：「今天是元宵佳節，又值開校將近，我杭州請來幾位朋友，都到晚上何妨備兩桌酒請請客？」夫人笑道：「不勞費心，我早預備下了。原來夫人早著聚豐園挑了兩席來，更比平常加豐十二塊錢一席。向來園內定酒，高則十元，低則八元一席。今天格外加豐兩元，這是夫人辦事周到之處。」夫人道：「今天的酒可擺在一軒，此處院子最大，樹木最少，擺酒最是相宜。」又買了十六套烟火，五十元的花炮。晚間吃酒看花炮烟火，豈不有趣？肖僧道：「我們自己家裏怎樣？」夫人道：「我已喊自己廚子特別備了兩桌，擺在東面，讓他們比比高下。究竟外面的好，還是自己的好？你不妨兩面察看。」肖僧聽了，開心之極。佩服夫人辦事周到。原來肖僧有一樣脾氣，好鬧鬧，好擺架子。在外面總誇園裏怎樣錢多，怎樣場面大。如有人問他借錢，無不應承。即使自己手頭不便，也要轉借與人。從不肯坍台。這是他一生好勝處。所以照實講來，心術却是不壞。救人急難，也與夫人同心。惟眼光不及夫人。察看人之賢否，夫人一望而知。肖僧却有些辦不到。即如孫悟空之爲人，肖僧最爲相信。夫人不過尋常相待罷了。聞言休絮，單說到了晚上吃酒之時，肖僧自己先坐了主位，請各人隨意坐下。誰知遜來遜去，竟沒有人肯坐首位。引得鄒福堂說起笑話來道：「從前瞿大軍機請客，共有五位客人，都推遜坐位。瞿大軍機

弄得沒有法子。便說遜位一事，最是惡習。甚至於菜冷客還不坐，我的主意。今天應搶坐首位。衆客問怎樣搶法。瞿大軍機道：搶坐之法，也不妥當。最好請五位客人，序齒搶坐。衆人道：很好很好。第一個便笑著說道：彭祖大年享八百。我見彭祖梳丫髻，應該我坐首位。第二個接道：陳搏一忽三千年。我見陳搏三反側，應該我坐第三個。道：慢來慢來。若說我的年紀。諸位請聽。盤古先把天地闢。盤古見我稱老伯。這不應該我坐首席麼。第四個笑道：老伯令堂新婚時，我在堂前作賀客。第五個搶說道：你做賀客，我記得。當年是我坐首席。然後各以次坐下。今天我們遜來遜去，也要學這個法子。纔好。孫悟空道：我看請主人派就是了。周肖僧道：我怕得罪朋友，不敢派。所以請隨便坐。悟空道：讓我來寫坐位條子。諸位不可再推。等到寫出大衆看時：左席第一位鄒福翁，第二位王純翁，第三位費軼翁，第四位劉端翁，第五位施竹翁，第六位孫芝翁，第七位肖僧陪坐。右席第一位陳澹翁，第二位黎鞠翁，第三位李佩翁，第四位李竹翁，第五位邱久翁，第六位徐少翁，第七位慧眼山僧代坐主位。鄒福堂道：我如何派坐首位。肖僧道：你還是我們父母官，應坐首位。不必謙了。劉端士道：施先生年長，我不能坐他上首。肖僧道：這只可以新舊而論。施先生是多年老朋友，只好委屈他坐在下首。你是今天第一次。下次決不與你客氣。大家坐定後，開懷暢飲。施竹軒胃口不強，却不大多吃。肖僧道：

你不肯吃。我很過意不去。你千萬不可客氣。竹軒道：我不吃。是我自己吃虧。我看你們拳高量雅。很有趣的。肖僧道：照你這樣客氣。桌上之菜。恐怕沒人吃了。諸位千萬不要客氣。千萬不要學施竹翁的樣子。我記得郭稼孫曾說過一個笑話。今天吃得高興。講講很有趣的。我們施竹翁客氣不肯吃。却有一個人專門好吃。此人姓趙。年紀有五十餘。滿口鬍子。人人稱他趙老瓜。旁邊便有一個人。做了一首七律詩贈他。詩道：好吃無如趙老瓜。未經坐位手先抓。頻將一箸又重塊。慣使雙肩壓兩家。嚼破牙根流白沫。捲光盤底見青花。已看桌上無餘物。閒倚欄杆剔臭牙。大家聽了。笑不可仰。施竹軒道：第三韻做得工整之極。牙根都要嚼破。想他那種吃得樣子。真好看煞。貪吃至此。可謂形容盡致。費軼羣道：我說收韻做得最好。已看桌上無餘物。一句險極。直逼下句。誰知他還以閒倚欄杆放鬆半句。直到末了剔臭牙三字。纔作驚人之筆。此人真是做詩好手。你想沒得吃。竟吃到臭牙縫裏。真正奇想天開。妙極了。鄒福堂道：今天我們吃得真斯文。盤底青花。恐怕永不會見罷。肖翁請客。下次必須請個趙老瓜在座。方為有趣。陳澹然在右桌上接口道：今天趙老瓜要算是我。我吃得最踴躍。孫悟空道：你不必做趙老瓜。還是做劉老老罷。陳澹然道：說我做劉老老。我就做劉老老。好給列位笑笑。肖僧道：孫先生太戲謔了。王純齋私問孫悟空道：你怎比他是劉老老。孫悟空道：你久後

便知。肖僧道：他這人確很有趣。年紀雖大，却會拜我爲師。施竹軒道：你說笑話麼？肖僧道：真的。他確是備了帖子拜我的。你們不信，讓我拿他開心，與諸位看看。說著，便喚道：澹然，你走過來。這皆是我的好友。你要重新見禮。都叫一聲世叔。陳澹然連聲應是。果真走到大家面前，深深一揖，口稱世叔。衆人都道：不敢不敢。施竹軒道：肖僧兄，你太會尋開心了。孫悟空道：不要緊的。他本是個劉老老。此時合座笑得肚疼，但不敢笑出聲來。陳澹然却一點不以爲奇，反露著洋洋得意之色。費軼羣着實看不下去，趕緊拿別話岔開道：今天我們取了幾個學生。陳澹然道：整整一百二十個，比舜年加十，軼羣聽了，真熬不住，不禁狂笑起來。孫悟空却還要刻薄他道：我不知舜年多少。陳澹然道：你難道連中庸註都忘記了。中庸朱註，舜年百有十歲。這是我們從小都讀過的。這話一說，鄒福堂、王純齋都笑得來不可開交。孫悟空却仍故意正色說道：澹然先生記心真好，書也真熟。連小註都不忘記。不愧是個孝廉公。陳澹然道：你莫笑我。在位孝廉公並不少。悟空道：在位幾位孝廉，都不及你。你本來是要中元的。他們不過是散舉人。陳澹然道：這話却是。我那年不是二三場的卷子薄弱一點，原可得元。悟空道：這還是主考瞎眼。其實老兄二三場的文章，並不薄弱。你又何妨將得意之作，背與大衆聽聽。陳澹然道：這又何必。我箱子裏還有十幾本硃卷，明天拿出來。每位奉送一本。這不過請

諸位指教指教。並不是討人情。鄒王二人儘拉悟空之衣。教他不要如此打趣人。悟空却一味不顧。費軼羣實在聽不過。只得大聲說道。現在民國時代。何必再談這些舊事。陳先生寶卷。明天也不必見送。倒是商量學生上課的事情要緊。肖僧聽了。佩服道。費先生真是爽快朋友。真是定課程表要緊。邱久之道。學生課程表。我已約略擬好。每日八小時。早晨六點半起身。七點鐘吃稀飯。八點上課。上午四課。國文。佛經。歷史。地理。下午四課。國文。英文。算學。小學。諸君以為如何。施竹軒道。國文一天有兩課。麼。肖僧道。我們所重是國粹。在此者。又都是國文。先生。所以只好偏重些。好在我們不收學費。不妨專制一些。而且規矩要嚴。我見別個學堂中。先生學生如同朋友一般。我此地却不准如其違背。立時斥退。王純齋道。這個好極。我們小時讀書。見先生何等尊嚴。現在的學堂中。都稱學生爲主人翁。所以學生越發肆無忌憚。這都因校內經費沒得。反拿學生的學費來作開支。不得不如此遷就。肖僧道。現在想請諸位各人認定班次。至於鄒福翁。王純翁二位。我要請他們編輯一部大書。並出一種白話報。不必擔任什麼教科能。這裏佛經一課。當然歸慧眼師父担任。每日四班。共四小時。可算不多不少。國文擬請施竹翁認甲班。費軼翁認乙班。陳澹翁。李佩翁。李竹翁。黎鞠翁。分任丙丁兩班。每逢晴天。再請徐少翁來教體操。不過只好半盡義務。施竹軒道。我不能擔任全課。我是

病軀並且就要去的。肖僧道：竹翁抱病而來，我很過意不去。那麼就請竹翁自己揀擇，不妨當作頑耍。高興上上課，不高興儘可請人輪代。不過既已到此，千萬緩去。那我很見情的。施竹軒道：既然如此，我就勉強留一月。可是擔任甲班，却吃不下。我從前作彪蒙書，揣摩兒童性質，喜從淺而入。請將丁班之半課，由我暫時擔任。甲班一課，不妨請四位之中，精力有餘者任之。這話一說，餘三人皆不响。陳澹然即道：我來擔任。我雖在女學校有課，但是尚有餘力。施竹軒道：好極好極。畢竟陳先生熱心。肖僧道：澹然却很熱心，有一分力，總肯盡一分的。不過也太忙了。可將女校兼課，請劉端士先生暫代。每日也可減去一個鐘頭。此外脩身一課，也是不可少的。費軼羣道：小學一課，可與脩身輪半。你自己擔任小學，脩身就請端士先生擔任。端士先生最重品行之人，此課必然合宜。其餘算學英文等門，也由各教員當場自己認定。總之名爲華嚴大學，實在全是注重國粹。課程定好之後，外面已將煙火抬進來。家人就到夫人面前請示。還是吃飯之後放，還是此刻就放。士蘭、士山、旋乾、德坤等聽見，立刻都到夫人面前作嬌。要此刻就放，跳咧吵咧，飯也不肯吃。夫人見他們天機活潑，倒也歡喜。說道：好好，依你們。此刻就放。千萬莫吵。四個小孩聽了，喜得跳來跳去。罕通亦極歡喜，抱起德坤來，給他吃果子。霎時間，煙火架子吊上，點了起來。第一套天官賜福，以下無非是王小二過年，八仙

過海。唐僧取經這些老套頭。十六套看完。也有二十餘分鐘。再放大花筒。太極圖。金盆鬧月。流星。走綫。月炮等。一班家人丫環都搶著放。士良沒有力氣。只在旁邊看看。士蘭。荷貞兩個大一點的。却十分高興。幫著搶放。誰知士蘭一個不小心。把一月炮放在荷貞臉上。拿他一隻眉毛。燒得精光。眉毛之上。又起了一個泡。荷貞大哭。走到他娘面前。夫人忙喚人取了玉樹神油來。趕快塗上去。士蘭只嚇得躲在屏風背後。不敢出來。夫人叫丫環把他拖出來。撲了兩下。此時忽聽士山狂叫。這個金盆鬧月真是好看。荷貞連忙回頭去看。竟把痛苦忘記。也不哭了一會兒。又拍手大笑起來。拿了流星去放。人家問他還痛不痛。他說還好還好。惹得夫人也笑起來。花炮放完。大家酒也吃完。散席各自進房。次日掛榜出去。下午一班學生。即紛紛來填志願書。共到了一百零九個。內有十個。因為聞得要吃素不肯來。還有一個黃德樞。已填志願書。忽又來求退學。適值夫人走出。見他方面大耳。雪白一張面孔。相貌生得甚好。身上穿一件藍色大綢棉袍。元色夾呢馬褂。却均有破處。兩件衣服。鈕扣也都不完全。他一看見夫人。曉得是園主人。連忙垂手站立。露出一副恭敬的樣子。想叫一聲。却不知如何稱呼。陳澹然適在旁邊。便告知他這位就是院長。黃德樞即恭恭敬敬呼一聲院長。夫人見別個小孩。並無什麼規矩。獨有他規矩之極。相貌又是出衆。心下實在歡喜。便問他既來投考求學。

何以又來要求退學。他聽了，對夫人看了一眼，面上露出要哭的樣子。低聲說道：「母親不准。」夫人訝道：「那有父母不准兒子讀書的道理。」隨問你父親怎樣。黃德樞道：「父親出外經商未歸。」夫人道：「既然父親不在家，你母親應該格外教你讀書。」黃德樞道：「不敢相瞞，因為兄弟沒有取，所以母親說兄弟不取，你亦不准去。」夫人道：「你的母親真是不通道理，你兄弟程度不夠，自然不取，豈有也不准你來讀書之理。」你回去講，裏面校長定要我去讀書。」黃德樞道：「我不敢去講，講了，母親要打我的。」夫人道：「你要讀書，是件好事體，怎樣會打。」黃德樞道：「就是因為兄弟不取，我也不能一人來。」母親講，兄弟讀書交與我管，不曉得的地方，要我通知他，我們弟兄萬萬不能離開。」夫人道：「這也講得去。」你兄弟讀書究竟聰明不聰明。」黃德樞道：「我兄弟讀書比我聰明，今年十一歲，纔去年進了一年學校。」先生說他頂聰明，年終考了班第一。」夫人道：「你同在一校，沒有。」黃德樞道：「我也同在一校。」夫人道：「你考第幾。」黃德樞道：「我考甲班第一。」夫人道：「甲班第一，這是一校之冠了。」黃德樞道：「那是高等學校，程度很淺，不算什麼。」英文不過讀讀字母，算學不過初學筆算，國文只要一百餘字就彀了。」夫人聽了，很是歡喜，索性坐下，細細盤問他。又問陳澹然道：「他取在第幾。」陳澹然道：「第三。」夫人道：「你把他卷子都理出來，我要看。」陳澹然道：「他國文做得很好，做了二百餘字，句句清通，不過力量薄弱一些，筆也寫得端。」

正一字不錯。看到別個卷子。却都是添註塗改的。夫人又問劉端士道。他的英文算學如何。劉端士找出他的卷子。再看了一看。說很有頭路。夫人道。怎麼。他說不過讀讀字母。劉端士道。不止不止。定學過兩年的。夫人聽了。尤其歡喜。一面却故意問道。你講去年在學校內。英文不過讀讀字母。如今你的卷子。究竟那個替你代做的。快些講來。黃德樞道。那邊學校。確是只到讀讀字母爲止。隔壁却有個鍾大哥。他是中學畢業生。我回來常去請教他。所以是在外面學的。夫人把桌子一拍道。原來如此。好好。我今天要你來讀書。我託先生特別照顧你便了。黃德樞跪下哭道。雖蒙院長辱愛。但至死不敢從命。如果我兄弟不來。我書也讀不成。夫人道。此話怎講。黃德樞道。我一本書也沒有。都是兄弟借我的。夫人道。這又奇了。你兄弟工夫沒有到。讀的書淺。就借你也無用。黃德樞道。不是的。兄弟待我極好。先問我要用甚麼書。他就去騙母親。只說自己要買。買來借我。夫人道。你兄弟真也好。黃德樞道。我兄弟時常點心不吃。讓與我吃。夫人此時肚裏早已明白。便問你弟兄二人想必不是一母所生。黃德樞不答。夫人歎道。賢哉賢哉。兩條眼淚。也跟著直掛下來。原來夫人最是心慈。聽見這種好小孩子。好弟兄。不覺心腸軟下去。兩條眼淚。就不由自主的。淌出來了。隨說道。你立起來。我自有道理。誰知德樞立起來。太快一點。一足踏住袍子角。嗤的一聲。把那一條袂角扯破掛下來。

夫人見了格外心酸。又在他臂膊上捏捏看，裏面穿著很薄的舊綿襖，便告知他：「今天我放不下你回去，讓我接你母親來勸勸他。」黃德樞道：「不可不可。」院長如此一來，母親必以爲我在此搬弄是非，說他不好之處。將來定要盤問我打我。」夫人道：「據你的意思，要怎樣？」黃德樞先拉了衣裳角，然後又跪下道：「求院長把我兄弟也補取進來。」如此，我們弟兄好同來。」夫人道：「好好，當對邱久之道，可再補取一個學生。」隨問黃德樞道：「你兄弟叫甚名字？」黃德樞道：「他名黃德機。」夫人便對陳澹然道：「你且拿黃德機的卷子看看。」陳澹然當時理出卷子來，看看做得還好，不過穉嫩一點。邱久之道：「他的卷子，却比別個不取的好得多，只恐他年紀太小，起居不便，以前所以不取的原因也。」卽在此，黃德樞道：「不要緊，我會日日管他，只要冷熱飲食小心些好了。」夫人道：「好極好極。」邱久之卽寫起補取的紙條來。夫人又對黃德樞道：「你去喚兄弟來看看。」黃德樞道：「知道了。」卽飛跑回去報告，約一小時，黃德樞領了他兄弟黃德機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一部書中必有出色人才，陳澹然亦此書之人才也，何脩而得此。

舜年百有十歲，除却註疏，別無可考。陳澹然却牢牢記在心頭，一得當卽向人前賣弄矣。

至情至性，最易動人。矧以年纔十齡，天真爛漫之小孩，而有此友愛之狀，夫人安得不爲之動。

海上大觀園 第二十九回

一二

心耶。

大凡有至性之人。纔有感動性情之眞淚。非若愚夫愚婦。一吃虧便掛眼淚也。
兄弟竟得補取。黃德樞之樂可知。飛跑報告。人情之常也。



第三十回 此腹常枵後母肆虐 修羊何薄多士興嗟

話說黃德樞領了兄弟來到園中。問知院長已進上房去了。陳澹然道：「不要緊。院長交代過。等你們來。就叫我領進去。看官。你道黃德樞何以來得這快。原來他跑回去後。就對他母親說。兄弟也取了。求母親把我袍子縫縫好。我是看榜擠破的。他母親聽見自己兒子也取了。開心之極。竟不打他。另外拿了一件新布青灰袍子與他穿。又問他起初何以不取。他說道：「兄弟卷子做得甚好。却因他年紀太小。穿衣不便。所以起先不取。後來叫我進去問。我說我會日日管他的裏面。校長就補了出來。裏面一個女的。一個先生叫我叫他院長。想必是園主人。他叫我領兄弟去看看。看他樣子。是極喜歡小孩子的。他母親聽見口都嘻開。忙給德樞換了一套新衣。給德樞也換了一件馬褂。叫一部人力車。兩人坐了來。本來黃德樞自己是走的。靠了兄弟的福。竟得坐人力車。所以快得多。再講到這兩個小孩子家庭。他父親黃善培是做皮貨生意的水客。家道小康。先娶一個孫氏。生了德樞。隔了兩年。又生一個女孩。不久就死。又因產後受風。孫氏就亡過了。那時德樞只有兩歲。善培又娶繼配沈氏。生下德機。德機未生以前。也還喜歡德樞。等到德機一出世。就把德樞視若眼中釘。漸漸放出晚娘手段。於是德樞啼笑皆罪。德機漸長。沈氏更是喜歡他。好衣總與他穿。舊衣才給德樞穿。好食

總與他吃。德樞只吃些蔬食糲飯。善培在家之時很少。所以並不知道。德樞倒也真好。從不把這些事告知他父親。這也是小孩乖覺處。有一次善培回家來。看見沈氏在堂前同德機吃飯。有魚有肉。問德樞那裏去了。沈氏無可回答。只好說德樞不聽話。自己到廚房裏吃飯去了。善培心中明白。忙到廚房中去。只見德樞端著一碗冷飯。並沒有什麼小菜。看了未免心痛。便問道。你爲何在廚房中吃飯。堂前有小菜。倒不去吃。德樞死也不响。善培卽拉他同去吃。德樞仍舊不敢下箸。善培看不過去。夾了幾箸小菜。放在他的飯碗內。他纔敢吃。善培此時早已看出情形。吃過飯。卽拉他走出門外。問道。你母親如何待你。你可仔細講來。德樞仍是不响。善培逼著定要他講。德樞只得說道。母親待我。並沒有什麼。不過稍稍比待兄弟嚴一些。善培又問。你爲何在厨下吃飯。德樞道。我吃飯本不一定的。有時在堂前。有時在厨下。善培是極明白的人。聽了此話。曉得德樞怕打。所以不敢聲張。也不再問下去。回去對德機道。我抱你看戲去。抱到外頭。問道。娘打不打哥哥。德機道。時常要打的。善培道。他到厨房中去吃飯。是那個叫他去的。德機道。娘叫他去吃的。有時還不准他吃。我到下午時常偷了點心與他吃。善培道。哥哥到底倔強不倔強。德機道。哥哥那裏敢倔強。連哭也不敢哭。善培聽到這裏。不禁忿火中燒。開口罵道。我要打死這不賢的。德機此時只有七歲。忙問道。爺要打那個。

善培道：打你的母親，德樞道：打不得，善培道：怎麼打不得？德樞道：你打了娘，娘不是要打哥哥麼？如果曉得是我告知你，說不定還要打我。你打了一個娘，要打兩個，這如何使得？善培想一想，道：也罷，我且忍耐下這口氣。今晚勸勸他罷。這而沈氏等善培抱了德樞出去之後，便把德樞拷問。父親究竟問你什麼話？德樞道：父親沒有問什麼話。單問我爲何在廚房中吃飯？我回答說：我自己歡喜在廚房中吃飯，並不是母親叫我去的。沈氏此刻倒也有點良心發現，暗想：我如此待他，他竟不去告知父親，那我平日之間，未免太過分了。過了一刻，善培回來，面色不甚好看。沈氏本來心虛，見了未免耽心，及見善培並不發作，心裏略覺放下。到得晚間，夜膳之後，善培進房，正言厲色的問沈氏道：我問你兩個小孩子，你看看那個有出息？沈氏本在提心弔胆，如今忽聽善培問出這句支離的話來，忙回答道：我看兩個孩子都好，都是忠厚一路。善培冷笑道：我做一人，一向是正派，是忠厚的。所以兩個兒子也沒有什麼刻薄種。德樞雖你所生，但我今天抱出去問問他，倒還明白事理。我心裏頗是喜歡。至於德樞已經十歲，自然格外懂人事了。如今我要勸你一句話：你對這兩個兒子，須要不分厚薄，待自己的，不必十分顯面子。待前生的，須格外客氣。總要出一個賢名，不要被人說是晚娘手段才好。等我下次回來，看見德樞長得肥肥胖胖，那就非常感激了。你如果不肯見聽，我

也沒有法子。只得把德樞帶在身邊。各管一個罷了。沈氏道：你既如此說。我和你不是外人。豈有不聽之理。但是我並不十分虐待他。不過比起來。自然稍分厚薄一些。以後你只管放心。我好好照管他。便了。善培道：你以後肯好好照管他。那我十分見情。但你說並不十分虐待他。這句話却不敢信。你想不然。何以他上桌子。連葷菜都不敢吃。我出去問他。他又一句不敢說。這不是你平日積威所致麼。幸虧你自己生的德機。到像我人雖小。事理很明白。他倒把各種情形。仔細告訴我。還勸我不要同你鬧。怕你到哥哥身上去。出氣。你想想看。這種孩子何等好。倘然你不幸也死了。我又再續弦。他拿你的好孩子。也如此凌虐起來。你痛心不痛心。說到此句。沈氏也哭起來了。善培見他已有悔心。不忍再怎樣責備他。也就不說下去。此後善培出門去。沈氏對於德樞。稍比從前待得好些。但日子一長。又難免故態復萌。這也是女人性質如是。做得晚娘。總是凶的。幸虧德機時時勸阻。有時德樞被打。德機竟爬在德樞身上。情願代打。德樞有時餓了。肚到學校中去。德機總私買點心給他吃。這種天性。好像聊齋中的張誠一般。德機到得十歲。即與哥哥同學。二人都很聰明。所以一個甲班第一。一個丁班第一。當時陳澹然領了進去。交與僧僧。僧僧領到上房。夫人忙向那德機一看。只見他穿的品藍花緞皮袍。元色直貢呢馬褂。德樞雖也換了新衣。但一件青灰布綿袍。一件小呢馬褂。

究竟都是布的。遠不及兄弟來得華麗。夫人心裏頗以爲不公。便問德機道：你穿花緞皮袍。你哥哥却只穿布綿袍。這是什麼道理。德機不好怎麼說。德樞忙代答道：他小。我大。應該他穿得華麗一點。小孩子出去。總要打扮好看一點的。夫人這。你代他分辨得好。我想你的母親。真是不公。自己生的。就打扮得如花蝴蝶一般。不是自己生的。只穿一件布綿袍。我本有一套衣服。預備在此。你現在已經換了新衣。我也不必拿出了。隨又問德機道：你幾歲。答十一歲。又問你讀了幾年書。答在國民學校二年。高小學校一年。問你做國文。是那個教你的。答都是哥哥教我的。問英文。懂不懂。答只識得幾個字母。又問算學。懂不懂。答只懂珠算。筆算却不懂。夫人見他對答如流。心中實在歡喜。想試試他待阿哥怎樣。便又問道：你哥哥待你不見得好麼。德機道：院長何以見得。夫人道：你哥哥如待你好。你母親應該喜歡他。爲什麼只喜歡你。不喜歡你哥哥。德機道：院長有所不知。隨走過去。低說道：哥哥不是我母親生的。夫人笑了起來。故作不知。又問道：你怎樣知道。你哥哥却同我講。也是你母親生的。德機道：不是。不是。否則他不會這樣苦。夫人道：他一樣吃飯讀書。有什麼苦。並且他自己也不說苦。德機道：院長。你不曉得。他是苦到萬分了。夫人笑道：怎樣苦法。德機道：我不好說。夫人道：你就說給我聽聽。德機道：說起來。你不准哭的。夫人道：我不哭。德機道：我却熬不住。恐怕要哭的。夫人

笑道：「你只管哭。」德樞忙攔著他道：「你不准多說。這些事不好告訴別人的。」夫人假怒道：「他肯說，你倒不准他說。如此我不喜歡你，不准你在此讀書。」德樞忙道：「不是不肯說，說起來不好聽。」夫人道：「這不要緊，我決不去告知外人。」德樞聽了要說，便又問他哥子：「究竟好說麼？」德樞道：「你如不說，院長要生氣就說了罷。不過不要亂話。」夫人暗想：「這個小孩子真能幹。」起初說家事不可對人說，知現在又教他不要亂話，心中很有分寸。將來定大有出息。此時德樞便講道：「我哥哥真好苦呀，苦呀，常常沒有午飯吃。」夫人道：「亂話亂話，你家裏頗有錢，那裏有不吃午飯的道理？」德樞也在旁道：「你一出來便亂說，我也禁你不住。」幸虧院長是明白事理的，隨你在這裏亂講，我可要到外邊頑去了。」夫人曉得他怕難爲情，很想讓他出去，便對他講：「此地花園很大，你去頑頑罷。」德樞走出，夫人道：「你哥哥已到外邊去，你好講了。」德樞道：「他真個常常不吃午飯，乃是母親不准他吃。」夫人道：「他總有不好的地方，所以母親不准他吃午飯。」德樞道：「冤枉冤枉，他並無不好之處，乃母親故意尋事。」夫人道：「那有故意尋事的道理？」德樞道：「這就是不是自己生的緣故。」夫人見他這種獸頭獸腦的樣子，一壁笑了起來。一壁又問道：「你哥哥不吃午飯，不要餓壞麼？」德樞道：「我家中下半年送點心到校中去，我的點心總讓給他吃。」夫人道：「你沒得吃，不會餓麼？」德樞道：「我午飯吃得格外飽，就不會餓了。」夫人道：「你吃甚麼點

心德機道：我喜歡吃麵。有一次我讓給哥哥吃，被丫頭看見，回去告知母親，母親罵我犯賤，以後要看我把麵吃完。當時收碗回來，免得我再掉搶花。我雖幾次叫那丫頭回去，這個丫頭可惡之極，總是不肯。後來我索性不吃麵了，專吃饅頭。外面裝得都是我吃的，其實藏在袖管理。等了頭去後，我就拿出來給哥哥吃。夫人道：你自己吃不，德機道：我只吃一個，剩了三個，都給我哥哥吃。不然，我哥哥真個要餓死了。夫人歎道：賢哉賢哉。兩條眼淚不覺直掛下來。德機道：這個哭他則甚。你如見他被打之時，那可真要哭了一條雞毛帚，差不多都打斷，還不肯住手。我跪在母親面前，求他不要打母親，不肯聽。還要剝下衣裳打我，沒法子，只得爬在哥哥身上，母親拉我，我死不放。這纔不，院長。你想我們哥哥苦不苦？夫人也不回答。只是一味的點頭。德機又道：這樣打法，你倒不哭，吃饅頭，你倒哭起來。這真奇怪極了。這話一說，引得夫人反笑起來。對僧道：這兩個小孩子真好。我要過繼做乾兒，不知他家裏肯不肯。德機道：肯的肯的，就是我母親不肯。我一定要肯。夫人聽了，好不歡喜，即抱他起來，貼著臉，叫聲乖兒子。德機也真乖巧，就捧了夫人項頸，叫聲我的媽。夫人當即拿出一根金鍊條，親自解開他的衣裳，替他套在頸上，又拿出二百元鈔票，並喚丫頭去請黃德樞來。誰知黃德樞並不走，常在廳門外張望，聽見叫他，隨即進來。夫人即將二百元放在德樞手中道：

你拿去買些書籍罷。二人好不開心。德樞即喚他兄弟道：我們應該謝謝。德機道：是。於是二人跪下，恭恭敬敬的磕了幾個頭。然後辭了出去。僧亦看了歡喜。每人給了一張十元鈔票。喚他們去買菓子吃。并送他們出去。二人回家告知他們母親。沈氏亦開心之極。只得喚一個老管家來前。交與十元鈔票一張。說你同了二位少爺即去買書籍。并筆墨紙硯。德樞心中纔爽快。到得店中。把中學所有用書。揀了幾種買來。又買些紙張筆墨。把那十塊錢。差不多都用光了。其中所買之書。德機不過二分。德樞倒佔了八分。沈氏知道了。心中雖不高興。但係正經用度。又是院長的錢。不好怎樣說。他只將餘下的錢。都收藏好了。當晚又接到園中一封信來。說院長要過繼二人作乾兒。又說明日到校。衣服不必華麗。此後到了校內。一概要吃素齋。沈氏素來溺愛兒子。聽了要吃素齋。倒覺爲難起來。德機說：娘放心。我能吃的。如吃不來。我會到裏面去同乾娘吃。沈氏方才放心。次日備了兩副鋪蓋。都是一式。不分什麼彼此。這是沈氏恐防夫人批評。不得不如此。即打發二人進校去了。此後夫人常喚二人到裏面去吃葷菜。有時進去吃點心。并盤問盤問各樣課程。德樞初進去時。在丙班。不到半年。陞了乙班。德機在丁班中。亦常列前茅。這且按下。再說到了開校那日。各學生齊集。實到一百另十人。悟空笑對陳澹然道：果然實到彛年之數。澹然亦大笑。到了九點鐘。各生齊集。華嚴大

學禮堂中堂中上面供的佛像。下面供着倉聖牌位。大家以次朝上行禮。跟著再行見師長禮。然後退了出來。到了十八日。方正式上課。四班學生分配不勻。常常撥來撥去。到了一月之後。纔弄清楚。那邊女學校亦招添了十幾個女學生。二十日正式上課了。此時各教習都按部就班上課。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發見。只有施竹軒吃不起這個苦。並且天天吃素。實在有些不便。他在家中。天天吃金華火腿。以食品作滋補的。吃了半個多月。連飯都吃不下。只得來向肖僧告辭。肖僧勉強硬留。總算將就了一月。肖僧送出束脩三十元來。施竹軒堅不肯收。肖僧道。區區之數。竹軒兄何必客氣。竹軒此時心裏頗不高興。決不肯收。肖僧不知就裏。還在那裏推個不了。決不疑心到竹軒嫌少咧。其實這樁事。都是夫人未曾道聽明白外面情形。所以有此閹隔。原來近來各處官立學校。計論薪水。都講鐘頭了。大學校每個鐘頭。四元或兩元。中學校每個鐘頭多則兩元。少也一元。小學校以月計。不以時計。每月也有二三十元。此是普通的薪水價錢。華嚴大學既是大學名目。又是大觀園這種場面。人人意中。以爲每月薪水總有百金。至少也有五六十金。誰知夫人自幼看見鄉下那班先生。來得非常便宜。又不知近來外面情形。以及時下生活艱難。薪桂米珠的狀況。竟質質然定下一個數目。凡是教員。一概致送三十元。教務長加五元。體操教員減十元。在他意中。還以爲這個數目。還

是我園中的場面。要比別人多十元八元了。去年女學初辦。宣布這個辦法之時。黎李邱諸人。因夫人當初曾對他們說過。我們不收學膳費。純盡義務。要請諸位也半盡義務。這些話。所以大家都把三十元當作六十元收。沒有什麼反對。至於陳澹然。他在鄉下坐館。一年只有幾十千錢。見了這三十五元。自然更是心意滿足。沒有話說了。不料今年添設男校。仍抄老文章。每人致送三十元。一點沒有增加。於是衆人私下不免紛紛議論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雖晚娘。也有良心發現之時。所難者久長耳。

余每見凡爲晚娘者。必虐待前妻之子。引得人人唾罵。噫。此非晚娘之過。其咎實在父。

陳澹然純乎天真。故兩處上課。從不躲懶。此書生之本色也。

孫悟空與劉老老。一太薄。一太厚。相讓而成。致有薄待文人之舉。月薪僅發三十元。螺螄夫人尙惜焉不之知。然爲盛德之累矣。

窮秀才不脫酸氣。陳澹然一孝廉公。亦仍不得免焉。何故。

第三十一回 憤待遇兩人同辭職 比壽文二子各稱能

話說衆教員見了這種情形，私下議論道：「去年他喚我們半盡義務，我們已經盡了半年，如要常常如此，那我們不比東家有錢，我們的束脩，個個都要養家的，豈能辦得下？」黎翰潭道：「我看夫人做事，樣樣寬大，從不刻薄待人，或者他不知道外面情形。」兩李道：「這也未必，他未必不向人道聽過，或者竟要我們長盡義務下去，也未可料。」邱久之道：「還有肖僧，他是最要場面，最喜闊綽之人，夫人不去道聽，難道肖僧也沒有道聽過？」他的脾氣，是別校送五十，他定要送一百，別校送一百，他定要送二百的。如今怎麼如此？」費軼羣道：「我今年初來的時候，一班朋友聽得罕通花園的名望，人人都同我道喜，說我得了優館，每月薪水定有二百元，不料如此一個結局。但是衆人雖如此說，所幸家累尚輕，還不要緊。內中却苦了李佩五一人，他的家累甚重，全靠館穀以爲挹注，每月非有百金不可，去年不得已，暫時虧空一些，不料今年仍是三十元，叫他如何幹得下去？因此一心想辭職了，不言衆人紛紛議論，其實這全被孫悟空所害。原來當初興辦女校之時，夫人雖不知外面情形，却喚肖僧去與孫先生商議。孫悟空心想：「我只賺得五十元一月，他們如比我多，恐要被他們看不起。況且教務長陳澹然本是一個鄉下人，不必賺什麼大錢的，我不免竭力說小，面子上也可算是代東家省。」

錢當對肖僧道。我們與辦女校規模未全。全盡義務。各教員也須請他們半盡義務。薪水可照外面普通情形。加上一個義務名目。也算肥了。況且這個教務長是個土瓜。又是你的門生。把他定得少。別人自能不爭了。肖僧道。我不知外面情形如何。悟空道。外面普通月薪不過三四十元。肖僧道。那我們竟定教務長四十元。教員一律三十元。你看如何。悟空道。很好。不過辦事經驗。別人都比澹然高。不一定要四十元。肖僧道。他總是一個教務長名目。三十五元如何。悟空道。夠了。夠了。就爲了他這一句話。惹得各人都不如願起來。其實夫人並不要省錢。肖僧又極要做面子的。只須孫悟空把現在外面實在情形告知他們。夫人就不拿出一百八十。至少也有五六十。斷不至於三十元的。閒言休絮。再說當時施竹軒心裏大怪肖僧。以爲肖僧口裏。一口一聲。說是與我很有交情。此番我料他至少必要送我五十元。或者再送我五十元作程儀。也未可知。不料僅有此數。我施竹軒雖是個窮秀才。但在外面處館。也不止賣三十金的。這種價目。只好請請一般鄉下人的。他如要緊留我。我就請一個似通非通。小縣分的秀才代處。唐塞他一下便了。又想起照此數目。到有點對不起費軼羣。但是只在腹中打算。口中並不說出。周肖僧見施竹軒不肯收。還以爲竹軒有錢。所以如此落。落大方。推了一會。就老實不客氣了。別了肖僧來看軼羣。對軼羣道。我薦你來。原以爲此地局面很

大至少總有五六十金。誰知送出三十金來，照你的大才來賺這三十金，却不犯著現在你道下如何。軼羣道：我此次到上海來，本很拮据，因有一部正經參攷書稿，崔磐石答應付印，肯送我二千元。在杭時已收到六百元，隨手用去，此刻想來向他先支四百圓，誰知崔磐石要我脫稿後纔付。我所以逗遛上海，如今費用已告罄，只得姑且將就在此，惟吃素一層，頗覺不慣罷了。你如今想怎樣施竹軒道：我已決計告退，我本來有病在身，不能担任全課，本想敷衍一二月就回去的，不過看在肖僧分上，還沒有走，如今不能再重情了。昨天與你一般，也送出三十元來，不知是甚麼意思，我可決計不收。軼羣道：你落得大方一點，何必貪此三十元。我們今晚也在此議論，不知何人替他主張，一概送三十元，未免與這裏名望不符。李佩翁現也決計辭職，因他家累很重，長此三十元，如何能敷衍咧。不過我很不解，爲何送你也只照普通一律辦理，我以爲你們的交情，至少必有百金相贈，不必算是薪水，就是程儀，也應有此數。施竹軒道：他究竟年輕，不知世務，我也不與他計較。不過我倒覺得委屈了你了。費軼羣道：我倒凡事都看得很輕的。竹軒也就一笑辭去。自回房去，過了幾天，上海道尹要爲他母親七十稱慶，夫人知道了，擬送壽屏，因對肖僧道：學校內有如許人才，定有佳作，可得，你何妨請各教員代做一篇壽序，做好之後，再請孫先生看看，即請他繕寫，他寫得一手好字。

這應該爲我効勞的。肖僧道：「這事容易，還有編輯所鄒王二君，我也可以向他們請教，當走出來尋鄒福堂，說要做一篇壽序，共十六條，約一千餘字。福堂道：「這是應當効勞的，你還是歡喜駢文，還是歡喜散文，如作散文，我可替你代做，如作駢文，有現成好手在此，就是費軼羣，他筆下又快又好。做駢文更是拿手，我却做了幾年官，對於駢文一道，已荒疏了。肖僧道：「費先生筆下，比你如何？」鄒福堂道：「各人路數不同，軼羣善於詞章，我却善於經學，做起壽屏來，還是軼羣合宜。」肖僧便又到學校裏來，先碰見了陳淡然，卽隨口說道：「我要託你一樁事，澹然道：「老師儘管吩咐，決不推託。」肖僧道：「下個月是李道尹的老太太七十大慶，院主院長要送壽屏去，想託你作一篇壽序。」陳淡然聽了，心下登時躊躇，不敢答應，又不敢不答應。肖僧道：「并且要作駢文，不要散行，淡然尤其爲難起來。原來陳淡然只會做兩句死八股，詞章一概不懂，別人作的壽序，他向來不去關心的。如今又要駢文，叫他怎能做得出來，只得措詞推託道：「駢文門生却會做，不過筆性太慢，現在兩校功課甚忙，改本又多，實在不得空閒。」老師何妨請外面編輯部鄒先生做做呢？」肖僧道：「我本想託福堂做的，福堂講，費先生駢文見長，我所以走到這裏來，你看如何？」淡然道：「費先生正在上課，少停下來，不妨問問他，等了一刻工夫，搖鈴下課，費先生進房休息，肖僧便說道：「我想奉託費先生做一篇駢文壽序。」軼羣卽道：「男

的女的。肖僧道。女的。軼羣道。幾歲。肖僧道。七十歲。軼羣道。丈夫想已不在。子孫多少。肖僧道。兩子。五孫。一會孫。軼羣道。想是政界。肖僧道。正是。軼羣道。壽期在何月。肖僧道。三月。軼羣道。屏送幾條。肖僧道。十六條。軼羣道。幾時要的。肖僧道。七八天內。軼羣道。卽點頭答應。肖僧一聽。軼羣的話。卽知他稿是老手。所問的話。要言不煩。隨又問道。費先生何以知他丈夫已不在。軼羣道。七十歲女壽。丈夫如在。定要作雙壽。子孫但不能單慶母而不慶父的。卽使年歲不同。也定要同慶。送壽屏的。亦須雙慶。這是可以推想而得的。肖僧當下十分佩服。又談了一會。方才出去。却遇李佩五來辭職。肖僧驚訝道。佩翁何以要辭職。莫非嫌禮貌不周麼。佩五道。並非並非。實因家裏有事。有信來喚我去。肖僧道。家裏如果有事。不妨暫時回去一趟。請人輪代幾課。再請假幾天便了。何須辭職。并且如要辭職。何不早說。其中想來必有緣故。佩五不好說。嫌薪水太薄。肖僧亦想不到此。因爲如果嫌薄。去年何以不說。所以總疑心到禮貌不周一層。見他不響。忙又問道。究竟有無開罪之處。佩五道。並無並無。實因家裏有事。肖僧道。方纔竹軒要去。我留他不住。他實是有病。對於飲食起居。稿是不便。所以沒法可想。現在你佩翁又來辭職。一校內同時少了兩個教員。這怎麼好。正在挽留之時。竹軒又走過來說。道。我想今天晚車動身回去了。肖僧道。明天罷。我真抱歉之至。累你扶病幫我。并連幾塊錢都不肯

收叫我怎樣過得去。今晚略備小酌，請到西花廳一敘。佩翁且請緩去，讓我稟知夫人再定。佩五道也好。那麼就請肖翁代稟夫人，爲我告辭。千乞不要作挽留的話。肖僧縐眉頭，走了進去告知夫人。說竹軒一定要去了。錢不肯收，還有李佩五也要告辭。不知何意。夫人道：莫非我們有禮貌不周之處麼？肖僧道：我也如此講。佩五却不肯說，或者他是客氣。夫人道：或者因錢少一點，我覺得在我們這裏，拿出去總應該從豐一點。肖僧道：我也這般想，但是如其嫌少，去年就該辭。何以今年又來咧？夫人道：這也不錯，或者他真有些事情，不過一煞時，少了兩個先生，倒不是椿事，可問問他們可能轉薦人麼？再問問孫先生，所定薪水究竟嫌薄麼？我們甯可從豐，不可過薄，不要被人在後議論。肖僧便出來問悟空。悟空道：三十元雖不算豐，但我們是義務學校，決不會被人議論的。因此肖僧渙然釋疑，斷不再想到此一層了。到了晚間，喚廚房備了八樣菜，八個盤子，算替竹軒佩五餞行。邀了孫悟空、鄒福堂、王純齋作陪。席間，肖僧說道：兩位暫時分手，嗣後務請常顧。到府之後，并請先發封信來。隨又對悟空道：他們二位，我千留萬留都留不住。我想總是我有禮貌不周之處。悟空道：這是你太謙了。竹翁是本來有病，佩翁是府上有事，皆是實情，並無別故。肖僧又道：如今一時缺少兩位教員，却是不事。二公意中有人麼？竹軒道：有一個俞哲夫，是吳興老秀才，我轉薦代我，你看如何？肖

僧道甚好。竹軒道：讓我去後，備一封信，叫他自己到這裏來，由你斟酌錄用便了。肖僧點頭道：好。就問佩五、佩五道：我意中却無人，隨又談到做壽序之事。肖僧道：費先生真是老手，我去託他。他所問的話，都是簡要不煩，將來做好之後，還要請孫先生一揮咧。悟空聽了，暗想：軼羣做，我寫，雖不算怎樣失面子，但恐以後軼羣或要跨過我也罷。等他做好後，我來購批評他兩句，當下暗中主意已定。肖僧又道：這裏這許多教員，能作駢文的，不知有幾位。鄒福堂道：這倒沒有知道，不過軼羣的駢文，頗是華麗濃厚，我是素來佩服的。他中舉人，也是取中第四篇駢文。悟空道：駢文不算甚麼稀罕，人都會做兩句的。李佩五道：我却不曾做，這個肚內典故須要多，聞費先生在浙中是有名的。施竹軒道：軼羣從小聰明，做得又快又好。悟空此時肚裏早存排擠之意，却不响。王純齋道：軼羣樣樣皆能，只可惜不懂小學。肖僧道：現在我們花園裏，要算人才會萃之區了，各種人才都有。我們這孫先生，他會寫大篆。王純齋接口道：篆文要通小學，纔有門徑宗派。孫悟空聽了，兩眼對王純齋一瞪，要想發作幾句，暗想我原是來混混，騙騙外行的，你竟來戳傷我，少不得有一日在我手裏。爲了這一句話，從此悟空記恨在心。純齋却坦然不覺，仍舊彼此吃酒。周肖僧又與鄒福堂商量編輯何類書籍最好。福堂即擬了一個書名，叫做藝術叢編，乃是一部大宗書。一人萬萬擔任不下。肖僧

便道。福翁能轉請幾位老先生來幫忙麼。福堂道：却有一位姓王號清如，他是前清諸生，品學兼優，新從日本留學回來，却有一樁不合時宜。辮子未曾剪去，又沒有一件外國衣服，別人前去留學，不過學些表面，他却講求實學，如要編輯叢書，非此人不可。肖僧道：能得福翁佩服賞識，諒必不差。留學生不剪辮子，那倒是萬中選一，不可多得的。福翁明天去代我請來，薪水照福翁一樣，如不夠時，可以加增。福堂答應。竹軒見他們話已講完，就在酒席上，向肖僧告辭道：明天我一大早動身，不來驚動肖僧兄，也不必遠送。到杭州來的時候，請到舍下談談。院長面前也請代為致意，不去面辭了。肖僧道：不敢當，不敢當。我轉致就是了。佩五亦與竹軒一樣的話。肖僧道：佩翁家事完畢，不嫌怠慢，仍請到園裏來叙叙。佩五道：遵命遵命。席散，肖僧回進上房。次日一早，佩五竹軒，即一回蘇州，一回杭州去了。到了下午，肖僧走到廣倉學會，只見福堂純齋同捧了一張稿子，高聲朗讀，一壁搖頭擺尾，贊不絕口。肖僧走過去看時，原來軼羣所作壽序，已經脫稿，特託福堂轉交的。看過去，覺得滿紙典故，濃厚異常，只有一半可解。肖僧亦就拿來看了數遍，有些不懂地方，福堂純齋替他解說，一一告知原文出處，却仍有一二分不甚了了。肚裏却十分佩服，想竹軒薦人到底不錯，又好又快。我限他十天做就，誰知他兩天即繳卷了。此時滿肚虛心，拿了一張稿子，走到學校裏來，適值軼羣散課。

下來當即面謝道。費神之至。先生才氣縱橫。又如此敏捷。兄弟萬分佩服。軼羣不免謙虛數句。此時陳邱李三人也都下課來。即拿着同讀下去。覺得無句不典。無字不工。自慚萬萬不及。少停。黎鞠潭亦走來看。更是十分恭維。軼羣自然欣欣然有喜色。肖僧當即謝了出去。進上房拿與夫人看。又將許多不懂之處。告知夫人。夫人亦說甚好。明天快著賤房去買十六條泥金壽屏來。請孫先生寫起來罷。誰知到了明日。悟空接上手。看了一遍。即搖搖頭丟在桌上。一聲也不响。肖僧笑問道。好麼。悟空道。不過如此。這種老套頭。我辦書啓時常做的。一部留青新集裏面樣樣都有。再拿吳殺人袁簡齋的駢文看看。東抄西襲。就可雜湊而成了。所以看似濃厚。其實不離勦襲。肖僧聽了。把舌頭一伸。暗想老頭子眼光好利害。真是強中更有強中手了。想不到他竟是一員健將。當問道。我把此篇給禰堂純齋及各教員都看過。都說他做得好。你怎麼獨說他不好。悟空道。何所見之不廣也。我早告知你。駢文易做。散行却是難做。不瞞你說。我時那做賀稟三十行二十行駢文。可以立就。并且草木對草木。鳥獸對鳥獸。顏色對顏色。非常工整。你看見了。恐要當我才子了。肖僧道。據你看來。不過如此。但鄒福堂是個兩榜進士。何以也佩服他。悟空道。這或者是他客氣。亦未可知。肖僧道。這且不去管他。現在沒得人寫。要請你寫寫罷。悟空道。要我寫。我却要改的。這種文章。我實在不高興寫。肖僧

道他有幾處典故，狠是深奧，如同某句某句，連福堂也不知出處。你怎麼好改？悟空道：這是他杜撰的，自然不知了。肖僧道：原來駢文可以騙人的，那竟請你改竄便了。悟空道：只恐他要怪我。明天問起來時，只說院長的意思，叫我改的。肖僧道：那個自然。因此一來，肖僧倒又看不起軼羣，倒佩服悟空起來了。後來悟空仍拿軼羣這篇做底子，改了一篇散文，筆力非常薄弱，寫好之後，先拿到廣倉學會。福堂見了，曉得已被悟空改過，便道：你把駢改散了。悟空道：他們只要這種物件，算是好貨。軼羣做得太厚，討好反壞了。福堂笑笑，不說什麼，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夫人非愛闊綽，實處處存厚道耳。

肖僧之與施竹軒，為交友中之第一人。常告人云：我夢中得此益友，此時致送束脩，竟依普通之例，未免太將就矣。

施竹軒雖怪肖僧，然仍諒其年輕，然則暗中其有不滿於夫人之意乎？

日本留學，此種種之髮仍不去，此人的是怪物，宜為大觀園中收羅而去也。

費軼羣之文，竟為孫悟空改竄，吾為軼羣不平，然而天下可改之文亦多矣。悟空如不憚煩，何不擇其可改者而改之耶？

第三十二回 兩姊妹負笈春申道 賢令尹作宰慶元城

話說鄒福堂看了這篇壽文。見遠不及軼羣所作。曉得是悟空弄的玄虛。也就不參一辭。純齋懂得就裏。亦不說什麼好歹。少停。肖僧出來。悟堂攤開讀與他聽。說某處是學三蘇。某處是學韓柳。並無一句杜撰。自稱自讚。說得天花亂墜。鄒王二人也只得隨聲附和。肖僧還以為真是他做得好。連忙拿了進去。到是夫人看了。說道。句子好像比費先生做得淺。肖僧道。他講全是學的韓柳三蘇。看看淺意思却深。句子又好懂。不比費先生做的。有許多不懂之處。夫人道。字倒寫得很好。肖僧道。我們壽屏拿出去。總要寫作俱佳。叫外面人都說一聲好。這才有面子。夫人道。這倒是的。明天就拿去送罷。見了孫先生。代我謝一聲。這方面鄒福堂與孫悟空仍舊談開。問他十六條屏共寫了幾天。悟空道。足足寫了九天。每天寫兩條。有一天一字不寫。所以寫了九天。福堂隨又說起軼羣的壽屏。還可用得。問悟空。你何以要把他改去。徒然自己辛苦。悟空道。這是裏面看了不懂。叫我改去的。老實說。裏面用不著什麼好東西。只會瞎批評。反是淺顯粗俗的好。我來了多年。很曉得他們的性格了。就是你編書也只要騙得過。不必怎樣經心作意。少頃。肖僧又拿了壽屏出來。對悟空道。夫人叫我向你道謝。自此以後。肖僧以為悟空寫作俱佳。便更把他當個才子。却把費軼羣看不起了。這樣過了

一陣。有一日忽然接到杭州俞尙真的來函。薦周蕙蘭、周靜蘭兩姊妹來讀書。此外都是套話。看官且住。這周氏兩姊妹將來都是大觀園中出色人物。我如今不得不騰出筆來。把他家世細寫一番。原來他們的原籍是貴州。隨宦在杭州。兩姊妹從小就許配裘家伯璫仲篋兩弟兄。父親周潭。號水如是。是個大挑知縣。聽鼓十年。纔得署理處州慶元縣。這慶元錢糧最少。是個著名苦缺。路又離省最遠。藩台委了幾個人。都不肯去。只有水如肯去。藩台很是歡喜。交代道：「等你署事期滿。我調劑你一個優缺。水如是個正經讀書人。卽回稟道：知縣做官。并不論缺之好歹。總求我盡我心便了。藩台聽了十分器重。水如便携眷上任。到了那裏。衙門裏三班六房。都來迎接新官。水如向他們一看。只見都是衣履不全。原來衙門苦。連差役人等也都苦下來了。而且庫房、糧房、代書、聽差、皂隸等。一齊算起來。不過二十餘人。水如看了。記在心裏。隨向他們交代。衙門裏面不必辦什麼差。只要一切照舊。替我掃除潔淨就是了。并定八月朔日。接印視事。那時前任羅公署事一年。賠了二千。現正調任嘉興。肥缺。巴不得早交卸一日。早走一日。誰知到了初一日。舊任要來交印。周水如忽然不見了。問轎班不知。問家人們不知。到上房去。問問太太及兩位小姐。也都不知。原來周水如着了一件青灰布長衫。一件元色布單馬褂。獨自一個人。早已微服走出城外去了。這城外都是山路。爬上爬下。足足

走了二三十里。到了一分人家門前。牆門口貼出新進癸巳科第五名秀才報單。他便走了進去。看見這位秀才。年幾約有四十餘歲。穿一件深藍布衫。剛剛蓋住膝蓋。在這慶元地方。算是最斯文之人。水如跨進廳房。便問府上報單上的名字。填著李國柱三字。就是足下麼。名標彙案。可賀可賀。李國柱聽見這個人曉得彙案兩字。知道一定不俗。隨答道。足下曉得彙案二字。莫非也是秀才麼。水如道。豈敢豈敢。兄弟却不是秀才。不過曾經考過。沒有進學。國柱道。考過的人。好稱童生。也算了不得的。此地像我兄弟這樣。也要算大鄉紳了。再過去二十里。還有一個最大的鄉紳。此人姓俞。名鵬。是個廩生。你問起俞廩生。無人不知的。一縣之中。共只有兩個廩生。除俞廩生外。還有一個趙廩生。此地完糧。都要問他們二人。他們說不完。別人就不敢先完。所以縣官到任。先要來拜他兩人。他們的衣服。也是定做的。要比我們長三寸。共有三尺八寸長。名爲官衣。此外的人家。十家之中。不過三家有長衫的。平常也不穿。要等到過年拜神。或是逢著喜事纔穿。水如道。這個風俗。倒樸實得很。國柱道。聽足下的口音。好像不是我們溫處兩府人。水如道。不是。我是貴州人。跟我們新任大老爺來的。國柱道。足下原來是官親。失敬失敬。我倒要請教。你們這位老爺。究竟和氣不和氣。水如道。狼和氣的。國柱道。這倒還好。水如便問道。和氣便怎樣。不和氣便怎樣。國柱道。你不知道。此地人最怕官。

見了官。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一場官司。總有兩場好打。水如道。這又奇了。一場官司。怎會變作兩場。國柱道。鄉下人一見差人進門。無人不嚇煞。情願當了綿襖。送給差人。好可不去見官。這不是一場官司。變了兩場麼。水如道。差人權柄。既然甚重。當然很有油水。可得。何以今天我見那班差人。都是衣履不全。國柱道。實因太嚇得兇了。大家都不敢吃官司。所以這班差人沒生意。我們這位羅老爺。却好。曉得他們常在外頭需索。待得他們很嚴。至於百姓犯了罪。羅老爺問起供來。却還是笑嘻嘻的。這個真是好官。不知道現在這位新任老爺怎樣。周水如道。現在這位老爺。還要比他好。李國柱道。這是我們慶元人的福氣了。水如道。我問你。怎樣一場官司。吃兩場。我倒還沒有弄得明白。李國柱道。因為鄉下人怕見官。總請人代見官。有幾個住在衙門左近。從前當過差人。現在已革去的。專做這種事情。於是這方面請代。那方面也請代。到得官的面前。大家都是假的。每每弄得你說出我。我也說出你。豈不是官司沒有打。先要吃真假官司麼。水如聽了。笑起來道。你們這裏的百姓真好。國柱道。不過也有苦處。每有兒子不孝父母的。媳婦虐待翁姑的。還有上虐下。出了人命的。都不敢去吃官司。都是怕見官之故。水如聽完。起身想走。國柱却堅要留吃夜飯。請他到書房裏面坐坐。只見桌子上放了幾部七家詩。青雲集。唐詩三百首。文集之中。有啓悟集。能與集。小題正鵠。小題文。

府四書合講四書味根錄等書。國柱隨又將自己的窗稿及進學時候的文章向水如請教。水如看過去。竟是似通非通。想不到在這慶元小縣之中。居然也可以進學。面子上不免仍誇讚了幾句。復又問道。此地鄉下人種田不偷懶麼。國柱道。我們此地種田。苦到極處。怎麼還敢偷懶。足下看過去。山上一塊一塊都像棋盤一般的。不都是田麼。這種田都是靠天田。春天落雨。把水關起。四面做起土垠。時時刻刻。恐防漏出。又恐防下面種戶偷去。倘或遇見大水。土垠冲坍。却又要做過了。日夜當心著。也只有中間這麼一塊田。還不到一畝。夏天如遇大旱。却依舊晒乾。又是白辛苦一場了。唉。你道他可憐不可憐。所以我們慶元吃兩顆米。真是珠子寶貝一般。并且米身極糙。很不好吃。還有些人家。并不頓頓吃飯。不過拿些番薯豆麥充饑。我今天想請你吃的是我內倉中藏得好米。非有貴客不肯拿出來的。可是這種米也。只抵到省內最低之品。然而我們慶元。終身不得嘗過此米之人。亦不知有多少咧。水如道。照此說來。百姓怎樣完糧。國柱道。所幸國家定的山糧還輕。有時遇著顆粒無收。還要求豁免。凡是來此做官的。看得淒涼。也只好豁免了。水如聽了。暗想。這倒不是頑的。別人或者賠得起。我却賠不起。這怎好。便又問道。方才你說大鄉紳是兩個廩生。他們如果不完糧。別人也不敢完。這兩人品行如何。國柱道。這兩入却好極了。又都是富戶。未到完糧時候。就趕先完糧。

他兩人家裏堂中都掛一幅朱子家訓。他們行起事來，句句要依朱子家訓做的。內中國課早完，卽囊橐無餘，自得至樂這幾句。他們尤視爲玉律金科。我也是很服膺這家訓的。因沒有人寫好字，所以沒有掛。水如道：此地民情如此，真好極了。我遲幾天當替你寫一張。國柱深深作揖道：卽問道：足下在衙門裏到底辦甚事？水如道：我在裏面辦書啓。國柱道：書啓麼？我們慶元縣衙門內從來不請書啓的水如道：此話怎講？國柱道：因爲衙門太小，事體太簡，沒有多少信札來往，用不著什麼書啓。大半都是老爺自己寫的。就是刑名錢穀，也是兼席。從來不用兩位。這是浙江第一個苦缺。水如道：這是衙門以內之事，你怎知道？國柱道：裏面一個刑錢兼席黃老夫子，他因此地無可交往之人，常到我這裏走走，是他與我講起的。水如道：他所批的公事，也同你講麼？國柱道：有時也講起。不過我最避嫌疑。連羅大老爺也曉得我，從沒有什麼請托之事。但是對於地方公事，有時要說幾句話。我說到這裏，却又想起一樁事。這要新任大老爺趕緊辦的，也可去了。我們慶元的大害，水如道：是甚麼事？國柱道：此地有個橋蒼寺。寺裏一個大和尚，最是十惡不赦，通縣之人，沒有比他再富了。這都是人家送進去的。寺裏香火，逢到朔望，挨擠不開。鄉下人迷信不可解，雖在數十里之外，也來燒香。遇著收成不好，大和尚又說是不敬神明之故，害得那班鄉民，當賣抵押，賣兒賣女來付香金。

前任老爺幾次要拿他。誰知被一般鄉民聽見，紛紛都來跪香，說不可得罪活佛。因此就停頓下來了。他在這裏好如皇帝一般。左近一帶鄉下人都很願代他做事。比自己父母還要情願。還有兩家無恥女人，被其淫污了，還以爲體面。逢人輒道：大和尚如是一班小和尚，亦就難免要看樣了。尤可惡的寺裏產業，大半都是黑進。鄉民每有田地，賣與寺裏，往往只收半價。說是一半送與活佛。所以人民愈窮，和尚愈富。現在竟富極了，并且一縣都聽他指揮。恐他如果說聲造反，百姓也會真個不顧死活去依附他。將來下去，要不得了。咧。水如道：這些話，我都知道。當代稟知縣尊，想個懲治他的法子。如能把這些寺裏產業，創辦學校，興助田垠，豈不有益。說說談談，已搬出夜飯來。約有七八樣菜，總不離豬家門裏一杯土酒，亦十分惡劣，不能下咽。等到盛出飯來，到尚可口，不至如黃糙米一般。水如吃完，聲聲道謝。晚上即睡在書房裏。次日，水如請國柱陪著到鄉下走走，看到某處的田，怎樣算好的，怎樣算壞的，一齊記在心裏。又走到寺裏去看看，和尚也不來理他。這天一共走了七八十里路，見並無一處整齊店面，只有布店最大，並賣綿花。水如一連考察了幾天。到第三日早晨，向國柱告辭，要回城裏，并告知他。我就是新任周水如。隨拿出一張名片來。李國柱大驚，堅要盛席相款。周水如道：不必。我已經格外叨擾了。依舊徒步而去。直到九下鐘，纔到寓中。衙門裏人正在四

處尋找咧。此時前任羅公已送印來，並叫好了船，預備即日動身。水如知道，即去拜訪這位羅公。河南人，乃是羅澤南之少公子，做官亦甚清廉。水如到了那裏，羅公便問起這兩天老兄到何處去的。水如道：我初到此間，不知民情風俗，因往各鄉探問，倒得了不少好處。如今我要問一句：老兄在此究竟共虧空多少官款？羅公道：我竭力節省，尚虧了二千幾百兩銀子。歷任以來，無不虧空的。上司也曉得是苦缺，總糊塗了事。我不過到嘉興，如果稍有餘資，一定要來彌補的。一則關於我自己的官箴，二則庫書告我，倘再如此下去，庫款要一些無存，萬一有緊急事發生，真無法可想咧。水如道：庫款原額有多少？羅公道：共三萬五千，要算各縣庫款之最小者。水如道：有法子讓我來彌補，連你的二千多兩，都憑我彌補便了。羅公道：此地民情困苦如此，你有什麼飛天手段，可以代我彌補？水如道：不過這仍須老兄幫忙的。羅公道：我已下台，他們都已不聽號令，怎樣可以幫忙？水如道：你有所不知，我前昨兩天，各鄉道聽見民情困苦不堪，幷知道你有未竟之志。羅公道：老兄能知兄弟有未竟之志，這倒佩服了。水如道：此地民貧僧富，那個成海和尚，不知刮了多少錢去，是否老兄未曾辦他成功？羅公立起來道：正是這都怪我才具短絀，要請老兄來辦。水如道：我幸初到，請你暫住幾天。我明天即去燒香，裝作十分迷信佛法，成海必不忌我。我並且在緣簿上助上幾文，成海一定歡

喜百姓也必歡喜。然後騙他同來向你送行。到了船上。你即邀他相送一程。并說些迷信鬼話。到了大河地方。請他到船頭看魚。乘他一不留心。就把他推沈海底。除却一害。所有善後事情。統由我來辦。此事只有我初到之時好做。遲幾天就不能做了。羅公拍掌道妙。說現在像你我這樣做官。也總算對得過百姓了。水如道不然。凡是肯到慶元來的人。都是肯耐苦的人。肯耐苦就肯愛百姓。這是一定之理。此事辦成之後。讓我慢慢將和尙刮進之款。先來資助百姓。百姓信我之後。然後可補庫款。老兄的二千餘兩。當然同補在內。那時我再寫信通知罷。羅公道謝道。各人才具有短長。老兄下車伊始。即行此善政。我自歎不及。水如道不必客氣。羅公又道。我在此只有兩個朋友。一個刑錢合辦。一個辦理各樣筆墨。兼管徵收。水如道。我却想連這兩個人都不用。只有一個親戚。他諸事都不懂。代我辦些粗事。羅公十分佩服道。老兄真是高才。自有手段做的。談了一會。水如辭去。即到衙門接印。接印之後。即行點卯。點卯之時。將書差皂隸仔細一着。都是鳩形鵠面。非常老實之人。便問道。你們這班人。都是羅大老爺舊用的麼。這般憔悴。怎樣辦公。各差道。羅大老爺不准我們下鄉。只有一名飯食。我們因此不敢出去賺一個錢。有幾個漂亮的。早都革除。如今只賸我們幾個老實一點的在此了。水如暗想。羅公總算愛民。可惜辦法不對。這樣豈能持久。點過了卯。隨交代明天火

早預備兩乘轎子。我同太太要到括蒼寺燒香。辦差的答應下去。背後却議論起來。想不到這位老爺是相信菩薩的。看看人倒和氣。誰知這個風聲。早已傳到括蒼寺裏。這個成海和尚。每逢新官到任。總在那裏仔細道聽脾氣。預備煽動百姓。聽見說是和氣。又是極相信菩薩的。即把心放下。備了一席素菜。專等周大老爺到來。次日早晨。果然周大老爺同著夫人來到寺裏。百姓都說菩薩自有靈感。連到大老爺都相信起來了。周大老爺同夫人下轎後。大和尚即迎接進去。請至客堂用茶。周大老爺道。我是敬神而來。未曾敬神。不先吃茶的。成海道。好一個敬重神明的大老爺。總算我們一方有福。此地菩薩最有靈感的。說著。已到殿上。周大老爺即先請大和尚點燭。成海已喚小和尚點好。然後拿一柱香。恭恭敬敬上香。自己插在爐內。又將馬蹄袖一抖。朝上三跪九叩首。行起禮來。百姓從未曾見過這種情形。見了一聲也不敢响。跟著夫人也來拜佛。拜過之後。和尚引進客堂。吃茶吃點心。周大老爺即問此地香火如何。成海答道。從括蒼上來。香火要算此地最盛。周大老爺又問此地是不是敕建的。成海道。不是。是百姓造的。貧僧未來這裏以前。房子還少。現已由貧僧漸漸擴充起來。又認真講經禮懺。諸大善士助進來的產業。倒也不少。周大老爺道。好百姓。好百姓。你把緣簿拿來我看。緣簿拿到。周大老爺看過去。捐戶却也不少。便隨手寫了助緣五百元。又告知他明天

早晨請你到我衙門裏來坐坐。我們太太是極相信菩薩的。和尚聽了。覺得榮幸之至。以爲從此結交下縣尊太爺。愈可以哄騙鄉民了。少頃搬出幾碗蔬茹素麵來。周大老爺吃了。要到裏面各處看看。成海欣然引導。只見東邊是方丈。西邊是知客。還有內禪堂。庫房等等。廚房也很大。廚房裏放有幾枝小青菜。這在慶元地方。真算是寶貝了。便問道。這樣菜。慶元地方不是沒得吃的麼。成海道。却是寶貝。大老爺倒也明白。貧僧特尋了一塊地種起來的。因爲大老爺要來。貧僧黎明就去拔了來。千定請大老爺吃了素齋去。周大老爺滿口答應。請他快點預備。到了十點鐘就吃。這一席。却比李國柱家中來得講究。吃完回衙。次日和尚果然坐了轎子來。周大老爺請他進去。分賓主坐下。太太也出來相見。周大老爺道。我們太太最信菩薩。現在我託你一件事。請你每天在菩薩面前。上上香。也出來相見。周大老爺道。我們太太最信菩薩。現在我託你一件事。請你每天在菩薩面前。上上香。每月送十塊錢香金。說著。拿出十塊錢來。成海道。此事自當効勞。錢可不必拿去。周大老爺定逼他拿去。又對他說道。我初到任。沒有什麼錢。遲兩月徵收錢糧後。就將五百元緣金送上。成海道。大老爺不必性急。菩薩總知道的。周大老爺道。今天還有一事。高興同去麼。今天前任大老爺要動身。前任大老爺。起初是不相信菩薩的。被我昨天一勸。也居然極相信了。我已拿二百塊錢。託他到溫州。塑一位觀音像。供到你內禪堂來。不知你肯也不肯。成海一想。這位老爺真迷信。我如何不肯。添一

位菩薩總可添一種香火。終來總是我的利益。當下滿口答應。周大老爺道：「不過佛像尺寸長短。我們不懂。要請師父同去談談。順便向他送行。成海不好不去。也只好滿口答應。」周大老爺卽同他走出上橋。於是前面是知縣老爺。後面是成海。大和尚。一路上好不威風。羅大老爺已在船上老等。看見周公同了和尚來。卽邀進船裏坐下。談了許多閒天。又談起觀音菩薩怎樣靈感。成海不料這位羅大老爺也是相信菩薩的。羅大老爺共有兩隻大船。兩隻小船。當時羅大老爺卽命開船。成海道：「周大老爺何不上岸？」周大老爺道：「我們談談何妨？我有一只小船備好。送一程。我再同你坐小船回去。成海聽了坦然不疑。搖過了二三十里。到了河水急流地方。羅大老爺一個當差的。生得力大無窮。早已在船頭等著。羅大老爺先出艙去。看了一看。進來說道：「好像有一條大蛇遊過來。快去看。水如卽拉了成海。同出艙來。剛剛走出艙外。被當差的攔腰一抱。撲通一聲。成海變了沈海。就在這急流中。余下去了。却被一個船戶看見。不知就裏。狂叫救命。羅周二位大老爺忙說：「不必救。來不及了。」周公便坐了小船回來。小船跟在後面。並不看見成海落水。便問起大和尚。何以不回來。水如說：「大和尚跟了羅大老爺。到南海請活佛去了。回到岸上。也是如此說。跟著卽帶了全班差役及親兵。耀武揚威的。來到括蒼寺。把方丈、禪房、庫房。統統封起來。并對知客說：「大和尚已一切交代我。你快把

大和尚所有的鑰匙一概交出來。隨又請了李國柱來清理寺中各種產業。發簿代收。以後來燒香的不收香金。并貼出告示。說明大和尚已被羅前任請到南海去迎活佛。寺內一切產業物件暫歸紳士李國柱掌管。後來李國柱整整查了半個月。方發現地窖藏有現洋十二萬有零。慶元一個苦地方。竟有這許多現洋。真個刮盡地皮了。水如拿到了這筆錢。先到別處買米。散與各鄉窮民。又興起工藝廠。請了教師來教。又在各鄉鎮開設義務學校。并貼告示出去。去年所欠錢糧一概豁免。一時百姓歡聲雷動。不久。又將原助括蒼寺的田畝。一概給回百姓。令其每年出多少米。補助學費。又另提出一宗款項。所有當差皂隸。一概給賞錢三十千。令其改業。自尋生意。有父母在堂者。加給十千。各差人無故得此鉅款。儘可作生意度日。自然欣然從命。只留三個老而無用的。令其在衙門前開設一片茶鋪。鄉人到此吃茶。只收兩文一碗。水如自己每日亦來吃茶。亦付兩文。每日給算。計算連三個人的飯食。每月要虧二三十元。乃由水如每月提出二十元。專貼這片茶鋪。水如各椿善政。人人都很敬服。惟有開茶鋪一事。人家都不知是何用意。其實這是他一片苦心。真是愛民如子。內中的好處。却都說不盡。且在下集書中。細細叙明。此外如水如兩位女公子。到大觀園中來讀書。螺螄夫人收作義女。螺螄夫人姪子去世。過繼姪孫進來。肖僧與慧眼山僧不睦。慧眼一怒出園。園中

編輯藝學叢書。請王清如進來。又興春秋倉祭。請鄭繆二公進園教音樂。并預備各樣樂器。仿照丁祭佾舞。再到杭州看西湖地皮。葬本非僧。上吳山修理倉廟。立小學部。投標地皮。買進旁邊民地。許多怪怪奇奇的事實。盡在二集書中補叙出來。諸公且靜待兩月。即可大飽眼福。

頑民曰。俞尙貞所薦之人。即非其同志。其中必有異情。

周慧蘭靜蘭。確是奇女子。然天下無論男女。一奇未有不遭蹉跌者。

周水如一出場。便知其爲好官。然好官必不得志。天道不公。往往如此。

慶元一小縣。何能施展經濟。而周水如自有一番作爲。可見事在人爲耳。

水如到任之日。先作此驚天動地之事。慶元一方。賴之安謐。到今。眞所謂百年平治。不見當日經營也。

此回書却與園中無甚關係。然作小說必先有伏線。此實第二集書中之伏線也。幸弗等閒視之。

第一集僅表創造大觀園情。由園中並不鬧熱。至二集中。奇情疊見。始大有可觀矣。蓋大觀園實海上第一出色名園。而此書亦小說中第一出色之作也。

